

雲海爭奇記

還珠樓主著



還珠樓主著

雲海爭奇記

第六集

正氣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34 8706B

前 題

第 六 集

志苦情真長路遄征急友難

言甘幣重假名拜壽肆凶謀

危崖夜燈紅失路無心遭巨寇

荒山涼月白窮途遇救見高人

武俠名著
長篇小說
雲海爭奇記
第六集

還珠樓主撰

總算還有幾分真情，結拜也是錢復拉他加入，依了馬琨，還說不配，這次對錢復，甘出死力，也由於此，此外更無一人，對他親近，一旦遇見阿婷這樣天仙化人，慇懃慰藉，親如家人，那不刻骨淪肌，感深五內，受寵若驚，一點也不敢拂他盛意，量本有限，幾杯熱酒下肚，臉更成了紅布一樣，一娘對於阿婷，鍾愛嬌慣，看出陳業量淺，微作色道，阿婷便這小囚皮氣，你要把他灌醉麼，陳業酒已半醉，誤當一娘嗔怪阿婷，忙代分辯道，伯母不要生氣，小姪還能陪阿姐，再吃兩杯呢，阿婷聽他舌音發短，忍不住笑道，你真沒醉麼，酒有不少，我再給你燙一壺去，陳業忙道，隨便阿姊，阿婷道，你隨便，我却不能隨便你呢，阿娘還有多少話，沒對你說，吃醉了，你怎聽得進，舌頭都短了，還要吃呢，陳業忙道，是我不好，我不吃就是，阿婷見他語無倫次，全隨己意而答，益發忍俊不禁，一娘又微瞪了他一眼，才忍着笑，盛了兩盃冷飯，用開水淘過，泡上熱茶端來，將多的一盃，遞與陳業，一同吃了，阿婷撤去杯盤，抹擦好桌子，又泡了壺好茶，自往裏間走去，一娘這才詳說舊事，原來陳業生父陳公亮，也是維揚一帶，有名豪俠之士，五十無子，那年遊杭，一時酒後，乘興納一船女爲妾，陳業生才過歲，便遭父喪，生母不爲嫡室所容，

自帶孤兒，逃往故鄉，中途失盜，銀物蕩然，沒奈何以女紅傭工謀生，流落三四年，憂急氣忿而死，小老頭姓祝名三立，乃山東道上，數一數二人物，因他身懷奇技，生平獨往獨來，從未挫敗過一次，性情又最孤僻，量淺喜飲，酷好文墨，不輕易管閑事，下手却辣，如與爲敵，極少倖免，自稱龍湫醉叟，江湖上人，都稱他爲生死判，雖是魯籍，偏愛江南景物，每到一處好山水，必要穴居野處，留連些時，陳公亮也是一個山水癖，生時二人交好，常共往還，遊湖納妾，便是三立作成，公亮死時，曾有遺函託孤，被嫡室吞沒，三立適往新疆塔平湖白馬山中訪友，被人留住，一去五年，始回山東，途中聞悉公亮已死，甚是悲痛，趕往慰唁，嫡室將遺函隱沒，假說陳業在丈夫死前數月，出痘天殤，側室年青，不耐久守，夫死三年，改嫁北方商人，業早北去，三立知他素妬，半信半疑，親往側室娘家訪問，並無音信，時久也自罷了，五年前，公亮嫡室，老病身死，死時天良發現，託一門人，將遺函與三立送去，並說遺孤面作紅色，眉有朱痣，和乃母去處，三立行蹤不定，那門人展轉訪問了兩年，才得尋到，三立故人情重，見信大驚，照着所言之路，又訪查了三數年，雖訪得一點踪跡，無奈陳業早被陳松，收爲義子，帶往天目山中隱居，怎訪得到三立也真心細堅誠，百拆不回，因在昨年，訪出陳業生母死耗，和孤兒被一中年漢子帶走之事，仗着交友衆多，耳目靈敏，與自己絕技，行步如飛，一面到處託人向遠地打聽，一

面以所居金華北山爲起點，每隔一日，四出查訪，到了本年正月間，居然探出孤兒下落，親往天目山中，窺探了數次，細心視察，看出陳業甚是愛好，用功刻勵，所習也非尋常家數，故人有子，甚是欣慰，祇惜所交不善，馬琨尤其是個敗類，恐其年少無知，習與性成，陳松是個熱腸漢子，孤兒蒙他收養教誨，得有今日，乘人不在，給他引走，未免不合情理，正在打定主意，和孤兒相見，說明前事，恰值錢馬二人，因賣武得罪花四姑的內姪花刀苗秀，約往比鬥，正由所居崖洞經過，三立深知花四姑爲人細底，原意暗中指點，給陳業指一條明路，即便挫折鐵女丐師徒姑姪的威焰，等陳業往花家去後，忽想起一娘母女，與鐵女丐，結有深仇，正好合力，隨往一娘家中，告以機宜，一娘原因敵人勢盛，守伺多年，遲遲未發，雖喜得遇世交舊友，仍自有些顧慮，聞言還在躊躇，阿婷情切兄仇，日夕在念，常和一娘絮聒，巴不得早些下手，心想照三阿叔說，陳業爲人忠厚，本領有限，花家多是惡人，保不失陷在彼，恰巧花家有一丫頭，因買點心與阿婷相熟，屢次約往遊玩，即便做點熱點心，與主人吃，並還許以厚酬，一娘母女，恐是花家疑心自己，如知仇人，一經邀約，定必乘機進身，窺探虛實，故推生意太忙，婉言謝却，阿婷暗忖，正好藉題往探，見天還早，應賣點心，已然做就，靜等上籠出賣，仗着家傳本領，地理又熟，可明往無須閃避山口眼線，也沒和一娘商量，便偷偷趕去，徐行進了山口，走出半里，折入小徑，四顧

無人，立即施展輕身功夫，如飛前進，所行之路，要上下穿行，好些山峽崖壁，甚是險峻途程却要近一半多，到時正值陳馬二人分手，阿婷以爲花家別有用意，不會這樣輕鬆，將人放出，恐有黨羽潛踪追躡，暗隨陳業身後窺伺，不曾露面，嗣見陳業，在崖下喊了兩聲老前輩，縱上崖腰，看了看，方始縱落，往出山路上走去，始終無人跟踪，這才放心，仍由小道馳回，阿婷脚程，比陳馬二人，要快得多，路近一半，陳業又恐追上馬琨，脚程轉慢，馬琨由花家出來，又是一肚子氣悶，邊走邊想，暗中咒罵仇人，一個不經意，誤入歧途，繞行了好些冤枉路，阿婷反倒越向他的前面，馬琨也是飢渴交加，一出山口，便打聽那裏有賣飯點的，經人指點，尋到蔡家，見阿婷生得美豔，急難未完，色心又起，妄想以銀錢打動，又欺對方是個女流，居然出口調戲，一娘母女，已早知他來歷姓名，念在同仇分上，才破例提前，先賣給他一些點心，馬琨上來，沒聽人說清楚，誤把一娘母女，當作尋常當爐婦女，母女本已不快，如今再聽他出言無狀，阿婷本要當時給他一個辣手，一娘恐露馬脚，禁止發作，方欲暫時容忍過去，隨後再令阿婷，追去給他苦吃，偏生冤家遇見對頭，小老頭正由別處走回，見馬琨在一娘餛飩担前，風言風語，走近前去，假作癡呆失手，將一碗油湯潑在馬琨身上，馬琨見阿婷，玉顏含噴，一雙鳳目，隱射威稜，那知利害以爲美人薄怒，愈增媚媚，正在心中得趣，神魂欲蕩之際，忽聽身側一人，老聲老氣的喊

道，阿囡，你呆在這裏作什，想讓小野種，描了喜神，去當祖宗供麼，還不快點到屋裏去將燒賣做好，我老頭子，停歇困醒好吃呢，衆吃客買主，先見馬琨撒野，俱都有氣，因知一娘母女不好惹，早晚必要發作，各自閑立不散，一會小老頭到來，這位更是利害，益發想看笑話，聞言知爲馬琨而發，不禁好笑，馬琨一心在阿婷身上，先未覺出衆人神色，及聽語聲刺耳，阿婷聞言，悄罵了聲，不知死活的下作坯，轉身便走，再一回頭，瞥見衆人笑視自己，面帶鄙夷之色，有的更在冷語相嘲，才悟出這幾句說笑，全爲己發，心中有氣，剛想看那發話人是誰，身材一扭，便碰在一人身上，跟着胸前一熱，淋漓滿身，油湯碎皮，到處都是，定睛一看，身側站着一個矮瘦老頭，方自怒發，待要理論，老頭已破口先罵道，娘賣的小野種，眼烏珠戳瞎了不成，快賠還我這碗餛飩，便放你生，否則今天叫你倒爬回去，馬琨見老頭兒如此蠻橫，益發大怒，罵聲老鬼，伸手便抓，吃老頭一把攆住手腕，三指往脈門上，微一用力，馬琨便半身酸麻，再也吃不住勁，口剛吱呀一聲，老頭緊跟着往外一甩，馬琨身不由己，便往右側草地上搶擲出去，衆人見狀紛紛喊好，阿婷聞聲趕出，也在一旁拍手笑罵，馬琨想不到會吃這虧，當着阿婷和衆人面前，愧忿交加，急怒攻心，更不尋思，一面縱起，就勢取出身帶鋼鏢，大罵老狗，今日小爺，要你狗命，縱身上前，左手一拳，右手鏢便照左肩打去，老頭祇冷笑一聲，鏢到身上，左肩微振，鏢便自

彈回來，正打向馬琨右臂，因是鏢頭朝前，老頭又未下辣手，齊則右臂非斷不可，馬琨疼得骨痛如裂，到此方知利害，那裏還敢再上，忍氣負痛，喊聲後會有期，轉身便逃，縱出才祇數丈，人影一晃，老頭又在迎面出現，馬琨也頗學會幾下煞手，急迫間，還想傷人要害，誰知手才一伸，便吃老頭攔住，這次不往旁攢，就勢往上一扔，便將馬琨，向空拋起兩丈多高，轉風車一般，往下跌落，馬琨恐防跌傷，凌空一個鯉魚打挺，將雙腳轉下，意欲好好縱落，說時遲那時快，這裏雙腳快要點地，老頭笑立原處，將左手朝前，虛推了推馬琨，便覺一股極大的動力，當胸撞來，再也隱不住勢，往後一仰，逕自跌倒，衆人又是一陣闐然大笑，彩聲四起，馬琨嚇得驚魂都顫，二次翻身縱起，又想逃跑，跑不多遠，老頭凌空一躍，仍趕向前頭，攔住去路，一交手，依舊跌倒，老頭也不怎傷他，口口聲聲，要他倒爬出去，惡劇不休，每跌一次，必換一個花樣，如在平日，馬琨早已跪地伏罪，免吃苦頭，一則年青氣盛，自覺老頭，無故欺人太甚，心中恨毒，又當阿婷在側，旁觀諸人，齊聲嗤笑，譏嘲不已，覺着打人不過無妨，似此倒爬出村，日後怎再做人，祇管又急又怕先還不甘服輸，不消片刻，便被跌得頭破血流，目眩耳鳴，再也支持不住，這才轉念，大丈夫能屈能伸，何必白吃苦頭，便賴地不再扒起，累得直喘，小老頭容他喘息，也不走過，祇笑問道，你這匹小野馬，也敢到我這裏來放肆麼，我還是看在別人面上，不然，今

天就要叫你看，識相點，趕緊爬上兩步，我便饒你，馬琨祇得喘吁吁答道，老頭子，你本事大，怪我不好，我服你了，小老頭一任怎說，仍非馬琨倒爬不可，馬琨無奈，祇得強忍怨忿，嘲笑，勉強爬行了兩步，老頭又笑道，我諒你爺，也不會有什好骨頭的子孫，你如強到底，我也服你，白做了一回倒爬烏龜，給你爺娘師父現世，滾吧，馬琨聞言，又愧又悔，怒火中燒，起身攥了攥土，怒目問道，韓信曾受胯下之辱，祇你老不死，便有見面之日，是好的，把你姓名住處，這家賣點心的，是你什人，說出來，早晚自會尋你算帳，老頭笑道，憑你也配，你的來意，我已盡知，今早你往花家，還由我崖下走過，我是山東人，姓祝行三，現時就住在你今日早走過的山谷古崖壁上，適才來吃點心，見你年紀青青不規矩，存心尋事，給你一點教訓，如不服氣，祇管把你師父搬來，再如嘮叨，我便叫你爬回家，不是三步兩步，應景完事了，馬琨見狀，嚇得撥頭便跑，衆人也自闕笑散去，一會陳業趕到，祝三立怪他不該在崖下喚人，給自己惹事，雖說不怕，倒底花家知道以後，要多費好些心思對付，又想將一娘母女，拉在一起，敵愾同仇，所以見時，故作不理，吃完自去，後來阿婷冒雨往追陳業，三立由別處走回，和一娘商議前事，說起廣幫丐頭金龜神蔡海金愛徒，越境欺人，在西湖靈隱擾鬧，犯了幫規，打傷當地丐頭，吃上天竺俠丐邢飛鼠，趕往擒去，當衆拷打，背上刺字釘封送回，蔡海金當時暴怒，便要親身率衆報仇，

恰值義子天台惡丐火赤練楊開泰，拜壽新來，聞說此事，給出主意，說丐仙呂瓊，現在湖亭賣卜，邢飛鼠與他門下，頗多交往，此去恐難佔得上風，女鐵丐花四姑，現居金華北山，不如給他一個全面，借地講理，丐仙和他相識，有老面子，必不好意思，上門欺人，就被邢飛鼠苦求了去，花四姑祇肯受我們這份重禮，就不能敵，也必想法袒護，有勝無敗，還顯我們知禮能讓，並聯上一個好幫手，豈非絕妙，蔡海金立贊好計，依言行事，花四姑人極好勝，先頗高興，繼而想到邢飛鼠，頗有義名，不具蔡敵，丐仙定被請來，不允借地，面上無光，如允，丐仙無人能敵，一遭挫敗，盛名全失，想了想，祇有老友金眼神蠟查洪，是個高手，以前爲防視三立近居肘腋，萬一生事掃臉，想約他來，無如此人是年青時情侶，皮氣古怪，爲娶自己未成，獨身到老，每見時，仍和少年一樣，喜歡風言風語，當着外人，不好看相，因此攔下，如今尋他，正好兩便，隨令苗成苗秀，帶了重禮，將查洪請來，靜待時至應付，三立却知丐仙呂瓊，自從二次出山以後，日以積修外功爲務，不再過問閒事，邢飛鼠前往相求，至多派兩門下能手出場，不會親到，未必能制得住查洪，自己和查洪，也祇半斤八兩，何況蔡海金，楊開泰，卻是徒黨甚衆，定有能手同來，查洪爲人祇是剛愎古怪，不似花家姑姪，爲惡多端，趁着還有半年功夫，最好先把此人去掉，知道查洪一生，受有兩人大恩，立誓生前必報，無如這兩人，本領高強，一個還遠在他以上，

又都富裕安樂，苦無報恩之機，至今耿耿，引爲恨事，無論天大的事，有此二人一紙一言，無不立解，內中一個，便是隱居南明山的南明老人，惜乎此老喪子以後，久不問事，去了白去，還有一個，遠居湖北黃岡，姓莫名全，水功最好，外號老龍神，最喜救人之急，不問生熟，祇求到他，無不勉爲其難。彼此還有交情，求他比較容易，不過行踪無定，難於定準，便令一娘告知陳業，先往湖北黃岡，如尋不到莫全，最後再想法子，或是明見南明老人借他竹牌一用，查洪對南明老人又是感恩，又是佩服，竹牌一到，無不惟命是從，陳業一聽，求人相助，還須前往黃岡，都是遠水不救近火，惟恐錢復失陷日久，夜長夢多，甚是憂慮，一娘母女，却說此中別有原因，非此不可，至於錢復，因花家老丐婆，生平說一句，算一句，他既答應不傷他命，任怎忤逆也不妨事，至多受點悶氣，無什關礙，否則除非等他父親回來，登門負荆，別無法想，錢應泰也是成名多年人物，怎能在老丐婆前，丟此大人，彼時事情鬧大，反多不妙，仍照前議，方爲上策，陳業祇得允了，商定以後，阿婷便在中間備好竹牀被褥，令其安歇，次日一早，雨又下大了，阿婷先起，去備點心，陳業想了一夜心事，入夢不久，便聽腳步聲驚醒，見阿婷忙着和麵，正待扒起，阿婷笑道：你忙什麼，阿娘和我談了一夜，剛睡不多會，你要起來，扒東弄西，把娘吵醒麼，我知道昨夜也未睡好，反正你總要尋着那姓馬的小鬼，到天目山錢家走一躺，現正下雨，午後或

能起身，怎麼宴起，也來得及，好好再睡上兩個時辰，點心做好，阿娘起來，我自會喊你，我這人最是強橫，說怎麼辦就怎麼辦，不聽我話，比什麼都難過，陳業雖然心正無邪，不敢稍涉遐想，已早爲他柔情所醉，聞言方答，阿姊一人受累，這樣怎麼對得過，阿婷把臉一板，逕持麵盆，往裏便走，陳業忙卽臥倒，連喊阿姊少停，我不起來，再睡一歇就是，阿婷回眸微噓道，不聽好話，什人理你，說罷自去，陳業仍盼他回，等了片刻，也自迷忽人睡，嗣聽耳旁一娘說話之聲，二次驚醒一看，桌上冷盤杯箸，已然擺好，地下濕陰陰的，阿婷正就烘爐上，將新烤乾的濕衣取下折疊，窗外春雨，依然未住，看神氣似在等他起來吃飯，知時不早，趕卽起身，阿婷打來面湯漱口，笑道，你還睡不睡呢，可知現在什辰光麼，天都近午，把兩頓併一頓吃了上路吧，一娘見陳業面有愧色，笑道，你們年輕人，都是這樣，也能熬，也能睡，阿婷做好點心，見你未醒，也是倒牀便着，我見你兩個，都睡得香，也沒有喊，今日下雨，路不好走，阿婷快去端飯，陳賢姪還要回天目山去呢，當下由阿婷取下熱飯點心，二人一同吃完，陳業要將借衣換下，一娘母女，俱說無須，我家也無人穿，將來由你代衣主人，辦他未完之事，這兆頭很好，就送你穿吧，陳業看出一娘母女，語重心長，不便推辭，祇得稱謝領受，一娘料他盤川不多，又取出一百兩銀子，與他作路費，陳業已知一娘母女，與花家世仇大恨，以賣點心隱跡，暗中伺機復仇，

雖然日淺，雙方情如一家，成了一條跳板上人，便不再推謝，逕直收下，阿婷方說，你放大方些多好，老是這樣，我就不會再怪你了，一娘又命二人，敍過年庚，陳業幼遭孤露，顛沛流浪，備受世人白眼欺凌，幾時受過這等真誠關愛，心感一娘母女，高義深情，欲拜一娘爲義母，一娘等他叩完了頭起立，才笑說道，你的人品性情，俱是上選，祇是本領差點，日後還要深造，我幼得師門心法，論起功力，雖比不上祝三叔，比你義父，似勝一籌。阿婷原是我世姪女，因認義母，便不大愛用功，與其拜我爲母，不如拜我爲師，還實惠得多，不過學藝須待一年以後，你算是我的徒弟吧，陳業不肯，仍隨阿婷，口稱阿娘，一娘祇得罷了，這一來，雙方情分更深，阿婷說阿哥本領平常，此去黃岡長途千里，不大放心，要一娘取出本門信旗，帶在身旁，以防萬一，一娘笑看了阿婷一眼，隨上竹樓，取了一面上刻雙龍首，三寸大小的三角銅旗，交與陳業，正色叮嚀，因爲日淺事逼，我母女身世來歷，你還一點不知，此我先師遺留下的雙龍銅旗，當年威鎮湘川一帶，幾於無人不知，至今人雖死去，老交情尙在，此去途中，萬一有人爲難，你先照本門暗號，報一關字，對方如知細底，索取此旗觀看，方可取出，立有照應，否則便是新出道的無知之輩，憑你也可應付了，長江路上，是成名的人物，敢說沒有不另眼相看的，先師本領雖高，專以恩義服人，仇敵祇有花家，但他黨羽，都在江浙一帶，尤其我師弟父子，被害以後，動了長江

路上公憤，花家徒黨，益發絕跡，卽或就有因事去的，也裝作常人往來，不敢稍爲滋事，對方如問你來歷，你答以龍祖徒孫，現奉大師伯之命，有事川鄂，來時奉命謹祕，餘者不能奉告，便可過去，千萬隨身密藏，不可遺失，將來見你義父陳松，不奉我命，也不可告以昨晚今朝之事，母女二人，親送出門，所居僻在村後，午後恰是清靜，陳業行至拐角，回顧阿婷，尙在眺望，追憶一日夜間遭遇，宛如夢境，尤其阿婷，款款深情，令人沒齒難忘，方覺心神欲飛，又想起身世孤寒，自慚形穢，不禁爽然若失，一路胡思亂想，不覺走出村外，纔想救人要緊，况還關着一娘母女，且先辦正事要緊，忙把雜念屏除，飛步往金華江邊跑去，到了原住客店一間，說馬琨昨日並未回轉，陳業知他所尋的人，姓章名文豹，乃錢應泰生平好友，現在府衙後街，忙卽渡江，趕往一間，才知章文豹，山東訪友未歸，已有三月，馬琨昨晚先來未遇，今早又來留話，說自己昨晚住店，無人肯留，現已回家，陳業如若尋到，煩其告知，陳業知馬琨爲人刁狡，慣於卸責委過，必是昨日在村中吃了祝三立的虧，又見自己夜雨未歸，疑心失陷花家，客店又不容他居住，知道花家勢力利害，不敢再在金華停留，如其先回天目，保不向母姨設辭亂說，一聽才走兩個時辰，估量或可追上，重又渡江往回飛跑，行近天目山口，居然趕上，馬琨原料他十九失陷，恐再留下去，也被波及，意欲到家，向母說明，打聽世交前輩，還有什別的能人可求，再打主意，忽見

陳業追來，仗着老臉，又在章家留話，反怪陳業，何事昨晚不歸，害他担驚一夜，陳業知道問他，也是支吾，假說自己昨晚夜雨探敵，見花家防範周密，狗又亂咬，恐被覺查，未敢久停，歸途大雨，勉強出山，凍餓交加，不能再走，祇得向一富紳家中投宿，因談投機，還承借了一身衣服。今早去至章家，聽你尋人未遇，忽想起義父，有一至好，可以求助，雖然離此甚遠，但我昨晚，已然探出花家相待，還不甚壞，日久決可無事，爲此追來與你商量，最好仍照前議，以在西湖從師爲由，先把二位伯母穩住，到家取了行李衣物，各自分途尋人相救，你看如何，馬琨因陳業所尋父執，從未聽說，又不肯說出姓名去向，心中生疑，便說章伯父出遊未歸，無人可尋，一人計短，二人計長，最好不要分開，我跟你同行好了，陳業不善誑語，祇得說所尋老前輩，性情怪僻，不見生人，我去還可得見，有你同行，必致連我同捱，況且所居遠隔千里，事又難定，有你在，就便探查對方踪跡，異日下手，也方便些，馬琨料他有詐，執意不允，力說自己別無法想，我回去，不過暗中給你劃策並不露面，有何妨礙，陳業祇得瞞起祝三立和一娘母女一節，把遇見異人指點，吩咐一人前往湖北武昌約人之事說出，馬琨重又百計探詢異人姓名，陳業矢口不吐，馬琨料定陳業藏私，也不再問，仍要同行，陳業無奈允了，二人同返天目，由馬琨向母姨，編了些假話，推說同在西湖深山之中，從師習武，討些銀兩上路，加急前趕，途中並未生事

那三角銅旗，也未用過，便到了湖北黃岡，陳業路上，聽人談起老龍神莫全，本月七旬整壽，正在家中，壽期恰是後日，再妙不過，祇照一娘所教的話：見面一求，必能應允，心中自是高興，便和馬琨，先尋了一個住所，備下一份禮物，準備明早前往求見，馬琨沿途暗查陳業說話神情，彷彿胸有成竹，隨身銀錢，也頗富足，知他素來錢緊，那晚必有奇遇，好生嫉妬，暗忖自己和錢復世交至戚，又同拜盟結義，賣藝也是自己發動，生出事來，却是他一人承當，照理應由己手救出，才有光輝，顯得義氣。如由陳業營救出險，異日相見，豈不難堪，可恨這廝，全無義氣，一味藏私，不特人名不肯明說，已然同來，所求的人，仍不令見，總想拋却自己，由他一人居功，越想越恨，表面不說，心中暗打主義，陳業仍未覺，到了次日，陳業備禮去後，馬琨因已答應過陳業，不一同去，獨坐店房，正打不起主意，忽見外面進來一夥人，後面搭進不少禮物，爲首一個，生得猿臂鳶肩，貌相英俊，一望而知是個來與莫全拜壽的江湖健者，馬琨開立房前，正與來人對面，互相對看了一眼，來人便往裏院走進，隔不多時，店夥來說，後進客人，請往一談，馬琨知是適才到的人，心中奇怪，便問店夥，那客人素昧平生，何事相請，店夥答說，那客人也是千里趕來，向莫家拜壽的，因聽我說起馬客人，是莫家好友，因朋帶友，都不是外人，故此請往見面，馬琨聞言，私心大動，也沒仔細思索，立即允諾，隨了店夥，去到後院，果

是適見那人，已在門前迎候，二人見面敘禮，進房落坐，那人自稱姓邱名義，人甚豪快，兩下談得甚是投機，漸漸談到莫家拜壽之事，馬琨畢竟初涉江湖，又好虛面，竟說先輩和莫全，是世交至好，祇在小時見過。今奉師父神拳祖師錢應泰之命，同了師弟陳業，前來拜壽，因為途中耽擱，恐誤了日期，連走了兩天一夜，不曾歇息，疲困已極，適才已令陳業先往送禮，少為歇息，明早再當親往，邱義隨說，莫老人這次七旬大慶，又值上月添兩重孫故甚高興，各省親朋，和平日慕名的，不遠千里而來，多已早到，今日正是暖壽預祝，怎好不去，馬兄左右無事，何不同往走遭，馬琨吃他一擠，無辭推託，又想師父，與莫全就不認得，也應彼此知名仰望，照邱義說，好些慕名前來的，都一樣接待，憑自己豈能受陳業挾制，何不假作代師祝壽，前往開個眼界，祇禮物還得現備，邱義已然探知細底，不俟馬琨開口，迎頭先說，馬兄千里遠來，禮物適才已由陳兄送去，未曾同往，莫家客多，來客多是禮到時掛號，派人接待，忙亂中決無暇查看禮簿，反道空手而來，似乎不宜空手前往，小弟帶有禮物甚多，不妨聯在一起，馬琨私心自用，那知邱義別有機詐，聞言口裏雖然連說，太不好意思，萬無此理，心裏已先願意，邱義不等再推，便說四海之內皆是兄弟，何況都是自家人，小弟生平愛友如命，性情直爽，這一點點，算得什麼，再說小弟備禮，也頗不薄，馬兄客邊，禮已送去，再與小弟同送，多了不值，少了相形之下，

似乎不妥，你我一見如故，相交日長，如爲些須錢物計較。算什朋友，馬兄還是大量一點的好，馬琨並沒聽出，邱義語帶譏嘲，反當是熱心交友，再不依從，轉顯小氣，便笑答道：邱兄盛意慇懃，令人可感，既承知己，小弟祇好恭敬不如從命了，邱義笑道，這便才是交朋友道理，以後患難相共，彼此不分，那還計較這點，說罷，隨令店夥打臉水，請馬琨回房更衣，即時同行，又與馬琨，重敘年庚，改稱老弟，自居老大哥，說要招呼從人，料理禮物，並未回看，等馬琨忙着更衣回來，見那禮物，共是八色，十分隆厚，已由隨來四壯漢抬好，越發高興，自覺也有旁遇，交上這樣江湖豪俠之士，暗中得意非常，欲使陳業事後失驚，還他幾句冷語，以消路上悶氣，去已好一會，惟恐歸來撞上，反促速行，邱義問道，老弟與莫家世交，名帖備好了麼，馬琨臉上一紅，答說，小弟恐大哥久等荒疎，還忘備了呢，大哥怎衣服也未更換，邱義笑道，愚兄有名的隨便，不拘小節，生平最厭長袍短褂，莫老頭素知，如換別人，也不值我親自登門，我就這樣前去，老弟禮帖，因你不知所送何物，我已代爲準備了，馬琨索看，邱義說，祇是謹具壽儀八色，奉申祝敬，愚兄年長，忝居頭名，下款却是世愚姪頓首拜，照例文章，有什看頭，老弟莫家情形不熟，恐難摸頭，帳房裏還有熟人，須敘闊別，到時由我親自押禮投帖，你自隨人先見莫老好了，說時，隨手將桌上一張新寫的大紅名帖，取藏身上，馬琨見上寫自己一人名字，便問何用，

邱義答說，此是另備名帖，乃是交與他家執帖人的，禮單另備，進時由他家下人，持帖前領，須先到帳房，隨後進見也由他們持帖領進，不與老弟一齊了，天已不早，我們走吧，馬琨心中祇有感激，自無話說，二人隨帶禮物起身，莫家住黃楊壩，相隔還有十來里路，地居山環之中，沿途松樹成林，修篁夾道，風景甚是美妙，因莫老是鄉邦重望，人又好善，這次一作整壽，幾於全縣轟動，尤其當地鄉風，每遇舉辦喜壽事，祇稍爲沾親帶故，多是扶老攜幼，舉家前往，何況莫老成名多年，知交各省都有，從前數日起，便是親朋雲集，當日又是暖壽預祝，人數越多，二人剛轉上去莫家的路途，便見遠近各地，送禮祝壽的人，提盒抬筐，夾包捧盤，絡繹不絕，直和朝香趕會一般，男女老幼，三三兩兩，十八爲羣，走的都是同一路向，前呼後應，笑語相和，所說也都是莫家拜壽的話，端的熱鬧非常，兩三轉折，走入黃楊壩山谷，祇見谷曠土平，花樹參列，右有高崖環峙，左有清溪映帶，當中一條大路，由谷口起兩旁樹上，都懸有紅燈，一眼望不到底，碧樹參差，花光掩映，益以風和日麗，氣朗天清，趁得人人面上，都籠着一團喜色，馬琨見莫家相隔尚遙，已有如此繁昌祥和氣象，心方贊美，覺着邱義行稍落後，偶一回顧，瞥見邱義，面有憎色，方欲問故，忽聽邱義怒道，那是莫老心愛，最難得見的禮物，你們就如此大意，要損毀了怎好，還不快走，馬琨看禮物均在二人身後，邱義一名親信從人，名叫畢保的，剛由邱義

身後跑來，接口說道，回二爺的話，我已招呼他們仔細了，邱義將頭微點，怒容稍斂，馬琨當是申斥從人，便未做理會，邱義又笑道，莫老多年名望，果然與衆不同，今天是他生平第一個好日子，見了我們，不知有多喜歡呢，馬琨隨口應了，方想說明日才是正日，身側不遠，適有一化子，因爲搶路，和抬禮物的人，爭吵起來，衆人勸開以後，化子口中，仍是不乾不淨的亂罵，馬琨見那化子無理，想說兩句，才一張口，便吃邱義擺手攔住，低聲悄囑道，今日拜壽人多太亂，我們遠客，知道誰與莫家親疎遠近，最好不要管人閒事，馬琨自是聽從，便不再說，也沒有問，那化子已自查覺，回顧二人一眼，自言自語冷笑道，他娘的，不服氣麼，是好的，我們到了地頭，再算帳，莫看老子要做，一輩子光明正大，有什麼難過，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找地方一刀一槍，你來一萬人，也是老子一個人對付，斷膀子，斷脊梁骨，沒個叫喚，鬼頭鬼腦，耍花巧，做甚麼，既要，又害怕，沒的叫人笑掉牙巴，馬琨明聽化子所說，爲己和邱義而發，不禁怒起，無如邱義，仍自說笑裝未聽見，心想邱義爲人豪爽，決不受人凌辱，許爲壽辰，不願與下等人計較，在他家門附近惹事，但是莫老今日這等大舉，谷口應該有人延賓照料才對，似這樣遠地佳賓，任受無賴化子惡氣，也似於理不合，邱義如此，自己祇得強忍過去，心中忿怒，終是難消，未免對化子多看了幾眼，見那化子，年約四旬上下，一件半長布衫，東一塊補丁，西一條聯

纒，雖然七穿八孔，洗得却極乾淨，下身穿着一條舊單褲，足登一雙新草鞋，一手持着一根方節竹杖，打磨得又光又亮，竹色已然發紅，另一手提着一個尺許長，三兩寸寬，寸許來厚用紅繩繫紮的草包，看去很沉，不知何物，適才沒留心他的面貌，彷彿冷笑時，微露一口白牙，照那口音和神情，好似雪地化子，向莫家人情去的，平日伸手向人，一旦自居爲客，所以見人發歪，氣焰暴漲，正又好氣，又好笑，邱義見馬琨注視，伸手一指，馬琨這才看出那化子，雙手上俱留着極長指甲，手皮也不似尋常化子粗濫污穢，跟着又發現化子走路，脚尖對直，起落甚輕，連那滿口白牙，都是異處，方忖莫老交遍天下英雄，難道這化子，竟是個異人麼，邱義忽又用手示意，故作等候從人，將脚步放慢，那些抬禮物的，也將挑担，放向路旁歇息，等化子向前去遠不見，邱義說，我找地方小解，老弟你去不去，馬琨知有話說，便答我也正想小解，一路去吧，二人同到路側林中無人之處，馬琨笑問大哥是否爲那化子，邱義埋怨道，你得罪人了，虧你還是名家子弟，幾千里出門，連這樣人，都看不出，他那是什麼化子，不是江洋大盜，也是成了名的人物，休看穿得破舊，他那紙包，至少也是兩根大金條，弄巧還許是什寶物，都說不定，他一手拿着極輕的竹杖，一手提更沉重金鐵之物，左右身和脚底，輕重一樣，已是少見，最難是點塵不起，硬功夫不知道，重功軟功，已好到了家，你會看不出深淺，還敢多事，真難爲你，如不是

我，你今天定鬧大笑話無疑，適才我想了好一會，想起目前，隱身在這一類的大人物，祇有兩人，一個年紀較長，貌像神情，均與他不符，那不說了，此外還有一個，出名的奸刁狡猾，手辣心狠，但盼我猜得不對才好，如若是他，大苦頭你不會吃，小笑話遲早總鬧一個，你我一見如故，交深手足，萬難坐視，偏生這人，在江湖上，行輩甚高，尤其是在莫老家中，休說未必打得過他，就是對手，也不便和他爲敵，何苦白丟這人，此去到了莫家不遇那人便罷，如與對面，第一先以後輩之禮，上前請教，任憑訊謗，祇是忍受，拿禮把他拘住，這樣一來，不特不會丟人，日後還有多少便宜照應，千萬大意不得，馬琨既信服邱義，安心結納，又實看出那化子，輕功絕倫，當作知己之交，真誠待友，知無不言，忙謝指教，隨問化子姓名，邱義道，此人姓車，無人知他真名，江湖上都叫他神乞，與丐仙呂壇，女鐵丐花四姑，稱爲江湖三教化，獨他不曾見過，我此時雖還不能十分拿定，照那方竹杖，和長指甲，正和人說一樣，你見他時，稱姓也許犯忌，你祇說老前輩天上神仙，後輩肉眼凡胎，適才路遇，竟失拜見，現時方始想起，務望恕罪，等他問你來歷，再把令師錢老先生說出，如若投緣，當時便能得他好處，否則日後多少也有一點照應，無如此人性情古怪，初見時越是愛你，越要故意欺凌辱罵，好在我已對你說明，祇不還口罷了，莫家座上，高人甚多，你能忍受，不但不算丟人，必還道你得了父師教益，有涵養，格外看

得起你，須知越是有本領人，才越謙和呢，馬琨諾諾連聲，說完重又上路，雜在人羣之中往前進發，又行六七里，耳聽笙管和鳴，鑼鼓喧天，黃楊壩村場，全景在望，那地方是一片盆地，三面環山，一面帶水，當中綠野平疇，全村約有數十戶人家，俱是莫家親友，當地產竹最富，粗逾盈口，屋宇多是竹木所建，瓦也竹瓦，上覆茅草，莫老生性愛潔，更喜周急濟，房舍均極整潔高大，庭院寬敞，因是背山面水，地形長方，建是經莫老指點，都做一字兒，向陽排開，門前留出大片廣場，以充農隙習武聚樂之用，田畝多在河的兩岸，通以朱欄小橋，羅列着十多架水車水磨，河旁碧柳成陰，雜花叢生，景甚清麗，莫家偏居村角，園林亭榭，頗具匠心，因勢利建，並無牆垣遮隔，因是七旬大慶，到處張燈結綵，越發煥然一新，數千百株垂柳花樹，全都掛起大小紗燈，大蓆棚搭了好幾十座，戲台搭了四處，崑弋湘戲，隨客所欲，兩三頃大小的廣場，也成了宴飲之地，酒席似流水一般開上，全村男女老幼，齊着新衣，幫同照料，人人歡笑，喜溢眉宇，那遠近四方的賀客，直同過江之鯽，車馬輿轎，肩挑背負，結隊而來，單帳房就設了十來處，來賓一到村口，就有襟綴壽字彩條的知賓接待，問明來處，分別遠近，領入帳房交禮，取了回帖，無論親疎，祇是賀客，先由執事人，道謝伸歡，說主人年老失迎，引去安排食宿之地，請客少息征塵，進了飲食，再定時日往見主人，是近處親友晚輩，無什要事的，都是當晚和明早，

隨衆公祝，如是慕名遠來，或是久別老友，隨到隨見，一切俱有專人辦理，井井有條，祇管八方雲集，人多熱鬧，一點也不顯雜亂，休說馬琨出世以來，沒聞見到這等世面，便邱義久跑江湖，自信已知莫家細底的人，也未想到這樣周密，暗中好生驚奇，按照預定，原是邱義率領從人交禮，馬琨往見主人，經此一來，二人勢須連略在一齊，邱義和馬琨又作耳語，說自己有事須求莫老，事前要和他親信交換，這裏執事人等，多是新來，人多須按主規，不便令其更改，祇可裝作卑下一點，以馬琨爲主自居副手，如此方能濟，交禮時馬琨未同往帳房，本是深信，見知賓對客，甚爲謙和隆厚，受人優禮，自是好事，又想起陳業原說，交禮卽回，明早再往恭祝，沿途未遇他回，看莫家待客情形，分明到此受人款留，住宿賓館，他這裏好吃好玩，却把自己一人，冷清清撇在客店相等，連派個人送信都沒有，自己白白幾千里，隨他跑冤枉路，事完回去，功勞和面子，都是他的，實在令人難堪，難得遇見邱義這樣好朋友，一文不費，白享現成，自己還居主體，那找這好的事，邱義必是有求莫老，想走內線，託他身側近人說話，惟恐一居正客之位，便有知賓陪侍，行動託人，都不方便，所以如此，於己無傷，樂得趁這現成，等到拜壽時節，人前出面，使陳業小狗，吃上一驚，省他日後說嘴，也是好的，一路祇往好處想，越想越高興，加上莫家所有知賓，俱按客的來歷路數，因人而施，個個善於詞令，周到異常，一路陪着馬琨說

笑，也無心再作細想，邱義和一從人，始終肩隨在馬琨身側，一言不發，穿着又極平常，那知賓也沒和他說話周旋，久了馬琨自覺不安，兩次回望，邱義俱朝他使眼色禁止，祇得罷了，莫家賓館，設在村後大片竹林之內，共是新建的數十所竹屋，間數大小不等，除女客宿居莫家外，男客無論遠近親疎，祇有限幾人，下榻花園，餘均宿此，馬琨等已將到達忽見一個少年，由後跑來，喚那知賓道，魏三太爺，適看禮簿，說馬客人乃神拳錢老先生高足，不是外人，命我傳話，請引往花園水竹廳暫住，大約今晚，老人家還要單獨親見呢，馬琨聞言，愈覺當着邱義，面有光輝，忙向來人，和知賓遜謝，改道折回，來人隨先跑去，馬琨因來人不提邱義，心還恐他不快，偷眼一看，仍是神情自如，且有喜色，這才想起，邱義直似退居僕人地位，好生不解，因邱義又在搖手示意，料有原故，率性居之無疑，更不再覷邱義神色，折回半里多路，轉入莫家園林，花園甚大，一半用竹籬隔斷，款結女賓，馬琨等所去之地，是在前半，到處茂林修竹，花樹溪流，數十處樓臺亭榭，參差錯落，掩映其間，形勝天然，園外那等喜喧熱鬧，園內却是清靜靜的，綵也未繁，祇各山石林泉間，點綴着一些紅燈，越覺清麗脫俗，沿途也沒遇見多人，七八轉折以後，由一大石山側轉過，再聽水聲潺潺，面前忽然開爽，現出一片池塘，水源本是前面溪流，經過匠心佈置，由地底用竹筒引水，從七八丈高的假山缺口，倒掛下來，化成五六道大小飛瀑，

直注池中，池大約有十畝，高木垂柳，環繞池邊，對面一座竹製敞廳，廳前約有畝許平地芳草芊綿，綠淨無塵，廳側廳後，修篁千竿，撐霄蔭日，映得几案皆成碧色，馬琨等行抵廳前，便見先傳話的少年，率領兩名壯漢，挑了幾床鋪蓋走來，入廳陳設，隨同知賓，延客入內，笑道，馬兄暫屈這裏下榻，廳房三明兩暗，貴從人可住西裏間，等一過餐點，略歇，小弟再來奉請，這兩名僕人，一名吳新，一名陳祿，乃是派來伺候馬兄的，白日隨侍，夜來就住廳後小屋，如有使命，一呼卽至，恕不奉陪了，隨命下人，備水洗漱，自和知賓，推忙告罪而去，馬琨巴不得二人離開，好與邱義說話，洗漱之後，見二僕侍立不去，笑道，主人作壽，二位管家，想多受累，此時無事，可往後屋歇息吧，陳祿哈哈笑道，客人還沒用點心呢，馬琨見邱義自來，便和那從人，在外閒立，洗漱也不和自己一齊，明居僕位，人去以後，疑心漸起，見二僕遣不走，也裝觀賞風景，才走出廳，邱義已迎面走來，悄語道，你可裝着我的主人，有話少時再說，如不聽話，必致兩誤，匆匆說完，便裝飲水，往廳走進，馬琨未始不覺蹊蹺，心終信着邱義，以爲少時屏人，自會明言，姑且悶在心裏，一會壽麵着點開進，邱義便卽進房隨侍，馬琨心自難安，兩下人偏守伺不離，看去執役甚謹，不能全數遣開，方愁無暇，向邱義盤問細底，吳新忽自走開，邱義恰未在側，馬琨見祇剩陳祿一人，忙對他道，陳管家，我還有一個同伴在屋裏，原定

今晚回去，明早再來，與老太爺拜壽，不想主人情重，款留在此，不便推謝，意欲請你辛苦一趟，着一閒人，與我帶個話回去，說我在此下榻，叫他不必等我，如願來也可以，陳祿便問同來尊客名姓，馬琨祇說姓陳，住在福來店裏，一問便知，陳祿隨卽應聲走去，馬琨見他送出時，隱有笑容，也未在意，陳祿剛到門側，正遇邱義走入，便笑道，貴主人命我有事，敝同伴解手去了，煩勞這位大哥，偏勞片刻，我去說完了話就來，說罷，不俟邱義答言，逕自含笑點首走去，邱義遙瞪了馬琨一眼，近前作色道，我自有事，老弟你想法把人調開，是不信心我麼，馬琨急得臉脹通紅，答道，小弟承大哥，萍水相交，如此厚愛，焉有不信心之理，祇爲大哥，話未明說，如今反主爲僕，一則問心不安，更恐應對不好，反誤大哥的事，負罪更大，如此想背人請問一聲，你我知己，休說於小弟無傷，既爲兄弟，便是骨肉一樣，禍福相共，祇大哥說出來，無不照辦，邱義起初頗有怒容，聽到末兩句，方始領首，悄答道，說來話長，此時也無此閒暇，總之老弟交我有益無損，實不相瞞，先前我交禮單，雖是來人出面，並未用我本名，我說你是浙江世家公子，自幼好武拜在錢老先生門下，因慕莫老之名，恰值師父因病難來，特地討這差使，不遠數千里，備禮恭祝，我却說是自小隨你一同習武的僕人，少時當着人前，你越故意差我做事越好，我現有一急事，非莫老一言，不能解圍，我原可見莫老，但在二十年前，我父親和他曾有點小

過節，老頭量小性傲，恐他萬一推託，豈不誤事，難得你我一見知己，正好借此掩藏，人有見面之情，他小時很喜歡我，會說大來，祇去尋他，有求必應，要老命都給，任他多記家父舊日過節，祇能見到，立即成功，事成愚兄對老弟，還有一番酬謝，真是兩全其美，再好不過的事，一切詳情，也說不完，日後自知，你就不用細問了，馬琨未及答言，吳新陳祿二下人，隨同走回，邱義也裝作主人問話已完恭身送出，馬琨因和陳業，同是打着錢應泰旗號前來拜壽，陳業先到，知賓不會不知，未聽提起，幾次想要打聽，又恐陳業藏私狡猾，所說不實，邱義來時，又再三叮囑，此去莫家，話要少說，移居水竹廳後，本想向下人探詢，又因借口着人與店中送信，支開陳祿，不便再問，以爲無關緊要，就此放過，其實陳業打的是一娘旗號，並未提是錢應泰門徒，一到便被留居竹林賓館，他是謙和自重，知主家下人正忙，一則生客新來，不便差遣，更恐馬琨，不知輕重，得信追去誤事，好在事先約定，事由己辦，功由他分，自己原可便宜行事，無什交代不過，祇消當晚或明早，見着莫老，覷面把話說到得了允諾，立可如願以償，縱使馬琨心中見怪，至多陪幾句話，有何妨礙，便安妥當心，住在賓館以內，與同居諸客，周旋聚處，還自忻慰，萬沒料，馬琨忌刻貪頑，初涉江湖，不曾歷練，利令智昏，竟與素昧平生之人，一拍即合，成了莫逆之交，相約同來，如若同住一處也可相遇，陳業人雖忠厚，不善愚弄取巧，但以幼

遭孤露，飽歷艱辛，又得義父陳松，常日教說，頗能鑒別輕重賢愚，見事機警，邱義行踪詭秘，言詞閃爍，縱不能斷定事之如何，也必有幾分防備打算，何致鬧得兩不接頭，生出好些事故，這且不提，馬琨在水竹廳內，閑坐到天近黃昏，下人掌燈，端來極豐盛的酒筵，方想來時，曾說魏三太爺，因我是錢家門下，十分看重，不令居住尋常賓館，專人通知，移寓來此，來人並說老人家，夜來還要親自延見，所謂老人，不知是莫老，還是這位姓魏的，知賓和那少年，一是莫老徒孫牛玉庭，一是莫老晚親張瑞，人雖謙和，所說都是客套，問他魏三太爺名字，祇答江湖老輩，與令師相識，見後自知，隨即岔過，並未說出，現時靜中想起，兩人語多含糊，起初頗似另眼相看，容一有了息處，便由兩名下人，在此承應，一任枯坐，更不再來招呼作陪，園外祇管鼓樂交奏歡聲四起，也無人領往觀賞，疑念才動，忽又自解說，以為莫家賀客，八方雲集，人數太多，知賓太少，不敷分配，所居水竹廳，又是例外，本不在賓館之列，所以照應不到，主人情意，仍是厚的，方自尋思，二僕已將酒肴擺設齊整，來請入座，馬琨不便招呼邱義，祇得獨踞一席，酒筵本極豐美，馬琨爲了暗示禮讓，留了幾樣好菜，不去動箸，趕忙吃完洗漱，令衆卽席自吃，自避廳外，偷覷邱義，正乘二僕不見，在和同來親信從人，名叫鄔小的打手式，面有愁容，馬琨未始不覺事有蹊蹺，無如利欲所惑，稍一生疑，便自寬解過去，這時天已入夜，

遠近樓台亭榭，山石林木上的各色花燈，都已點起，銀花火樹，燦若雲錦，到處笙歌嘹亮，隨風吹送，想見熱鬧非常，可是水竹廳左近，因在園中僻處，祇廳外竹簷，和山石垂柳上，稀落落點起二三十盞大紅竹燈，除適才有兩點燭人，和送席來過外，更未再見人行，便園外燈景，也祇從假山石隙中，遙窺一二，燈月之下，翠竹青森，池水溶溶，遙相陪襯，越發顯得清靜枯寂，馬琨偏又是個喜動好事的性情，一心想看當地風光熱鬧，祇不能去，越待越無聊，深悔適才不該來此，見廳中諸人，飲食已畢，二僕正忙着撤去殘肴，方想把邱義點出商量，可否出園看戲遊玩，邱義已自走來，進前垂手說道，少爺不說，飯後求見莫老爺麼，小的已和吳陳二位管家說，請他少時，代回一聲，並代候問那位魏三太爺，已然答應了，馬琨巴不得邱義，葫蘆裏的藥早見分曉，聽他遞話，見陳祿已往外走，以是往告主人，立即接口道，我們幾千里路，專誠到此，祇爲仰慕主人威德，求見賜教，明日拜壽人多，不便詳說，能在今晚賜見，了我們多年仰慕心願，實是三生之幸，馬琨原意，向邱義討好，說話總帶們字，暗示親切，不料言者無心，聽者有意，話方說完，陳祿已然走過，忽然回身立定，笑嘻嘻道，家主人和魏三太爺，如非看重尊客，也不請在這水竹廳屈住了，便尊客不說，也是要單獨請見的，祇不過今夜是暖壽日子，家主人有好些位遠道而來多年未見的老朋友，須要敘闌，一時沒有閑空，請去同見，又覺辜負尊客數千里

遠來美意，故此未請，今夜見是必見，大約至多祇有魏三太爺在坐，決無外人，祇時候早晚不定罷了，說時撤取殘席的廚人走來，吳新正招呼進廳收拾，聽陳祿這等說法，走來接口道，小陳，客人要見主人，你祇照話回上，那有這許多空話，你這樣亂說客人如若走開，偏巧主人立時請見，一時找請不到，主人還好，那位魏太爺的怪脾氣，你不自尋煩惱麼，陳祿笑道，這個我自信還不要緊，再說客人就有走動，也不會找請不到，這位三太爺，脾氣雖怪，莫非今明天，主人千秋，大好日子，還有要命的事不成，你如膽小怕誤了差事，我一人承當如何，說罷，不俟吳新答言，轉身走去，吳新也回說廚人，埋怨道，你看小陳，近來越發不像，祇上人不在，當着外客，嘻皮笑臉，信口開河，成什規矩，沒的令人見笑，真是該死，馬琨通未理會，見陳祿已然走遠，邱義仍由假山石隙中，向外探望，雙眉皺了兩次，若有什事，暗中愁思，一會，吳新說往左近去烹好茶，與客解渴，隨同廚人走去，邱義見無外人，忽問馬琨道，聽說令師神拳之名，威震江南，內外功俱都高人一籌，老弟從小隨師，即便沒全學到，遇上能手，對方深淺總可辨出的了，馬琨便問大哥此言何故，邱義道，我聞莫家上下人等，都是好功夫，這兩下人好像他的親信，當然不弱，以我眼力，適才暗中留神他的行動，除體質和眼神，略顯得比常人好些外，別的却看不出，老弟你可看出有什異處麼，馬琨聞言，忽想起適才令陳祿着人往店中送信，邱義和

鄔小，俱在廳內，自己正立窗側，對面便是假山石上那條裂縫，山在池前，出路偏在西北，中有山池橫亘，須由東南石洞小徑繞過，兩下相去數十丈，馬琨剛見陳祿，轉過山徑，晃眼已在石縫隙中望到，一瞥即逝，這快脚步身法，從未見過，既疑眼花，邱義又在埋怨，恐被說是大驚小怪，不曾告知，這時想說，又因邱義自到園中，便憂喜無常，似有滿腹心事，迥非初遇時情景，又看出有些自居老大哥神氣，便隨口奉承道，大哥久闖江湖，見多識廣，真是好手，那有看不出的道理，小弟未怎留心，祇覺那陳祿，脚底輕快一點罷了，邱義冷笑道，他們下人整天跑來跑去，既在莫家爲奴，多少總學過兩天，年青小夥，那有跑不快之理，馬琨見他，詞色不甚高興，便即住口，吳新烹茶先回，隔有好一會，陳祿方始回轉，說主人陪着幾位老友飲酒，尙未終席，席散即來奉請，馬琨心急，又問約在何時，可以終席，陳祿道，那沒一定，他們都是好量，聽說已吃了六七成，想必不致太晚吧，說罷，退向一旁，馬琨見二下人，祇初來，和邱鄔二人，略問姓名，輕易不再說話，彼此却在暗中，偷眼打量，時光易過，不覺夜分，廳外紅燈，已換了兩次蠟燭，主人仍無請見之信，邱義等久，也覺不耐，正和馬琨使眼色，欲令陳祿，再往探詢，席終也未，馬琨會意，正要張口，忽見二小童，端來兩個大朱漆圓盒，中盛精美酒菜點心，說老太爺因今日壽辰，天已夜深，不願客人餓着肚皮見他，過了這一會，沒法再找好飲食吃，叫客人

吃完消夜再去見他，老太爺少時便往行健場大廳以內相候，吃完就隨我們去吧，邱馬鄔三人，見二童怔怔的，語直無緒，都當村童無知，不善說話，沒有在意，飯吃得早，正覺腹飢，馬琨仍裝主人先吃，吃完叫邱義吃，邱義道，莫老太爺，正等主人相見，小的少時再吃，也是一樣，一童把眼一瞪道，你說什麼，少時再吃，誰個再來收這傢伙，明天是正日子，早晚幾千桌酒，廚房都忙不過來，今晚你們吃完這一頓，就沒得吃了，再說老太爺也不會這早就去，依我想，你們還是吃飽了去的好，邱義雖急於要見莫老，一想少時真沒處找吃的，吃飽也好，念頭才轉，二僕也來勸用，便就剩的同吃，又喊二童，小哥也來吃些，二童齊道，我們吃的多呢，此時不餓，你自用吧，陳祿忍不住要笑，吳新看了他一眼，陳祿隨笑問道，邱鄔二位，跟貴上去不，邱義道，我和鄔賢弟，從小就陪敝上習武，朝夕不離，多年來，祇學會了幾手毛拳，不會見過世面，久聞莫老太爺威名，極想拜識拜識，想到是想跟去，尊卑懸殊，不知可否，陳祿忙道，這有什麼不可，休看老太爺一世英名，人極隨和，不論人物高下，多麼鷄零狗碎，祇來見他，沒有擋出去的，並且今日，是他老人家千秋，是隨客來的下人，都令隨主進見，給拜壽錢，你二位隨去，包管有好，二童也附和笑道，誰說不是，真有好處，你們不想去，還找你去呢，這樣再好不過，本應該吳陳二位大叔領帖的，好在時候還早，你們吃完，喝一碗茶，等我倆個，送還傢伙，也

趕去看看這位魏三太爺，有什俏皮話說，邱義以爲小童口敝，不似二僕謹言，便問魏三太爺，也在那裏麼，想必是位大名頭的人物了，他叫什名字，一童答道，連我還未見過，知他叫什名字，祇聽說，他說話俏皮，是主人老朋友，你們如不見他，今晚不會與老太爺相見罷了，我如見過，還跟去做什麼，邱義估量魏三太爺，必與錢應泰舊交，是個成名老輩，多此一人，雖覺事要難辦，但是莫家這等人物甚多，早在意中，探問不出細底，也就放開，馬琨避在裏間，見二童不時耳語，眉眼靈活，似甚伶俐，與說話不類，頗覺奇怪，一會吃完，二童收了殘肴，和陳祿耳語兩句，如飛跑去，陳祿笑對吳新道，你看這兩個，近來越發頑皮，等過壽辰，非告大的，管教不可了，吳新道，你就是個孩子頭，還說他們呢，我已悶了半天，又不是什麼要緊事，要這多人做什麼，你同這兩娃，隨去服侍，明日還要早起，我不同去了，陳祿道，這也一樣，說罷，便同起身，繞過假山，吳新自去，由陳祿一人，領了三人前行，馬琨遙望四外，燈火錯落，燦若繁星，管絃之聲，遠近交聞，問是終夜演戲，明日還要熱鬧，心正豔羨，先二童忽從反徑上趕來同行，說老太爺已然得信，我們到時，也必剛到，快些走吧，三人見所行多是僻徑，燈景祇管繁麗，人却沒遇多少，陳祿說，園內外連當晚客人新送的，共支起七處戲台，除老主人和三五老友外，所有人等，俱由本家弟姪門人，陪同看戲，所以祇聽遠處歡呼，途中不見人影，邱鄒二人，聞

言暗喜，行約半里，又繞了兩處亭榭假山，大片松林，遙望林中，木竿四五，高出林端，上面各懸着一盞大紅紗燈，由林外估量，少說離地也有五六丈高下，邱義見似寨園中所用燈旗信號，心中一動，便問陳祿道，陳二哥，花園內樹這幾根旗竿，有何用處，陳祿未及張口，一童已先搶答道，難為你還從小就隨主人練武，這練輕功的五雲梯，都沒見過，我跟你說吧，我家老太爺，門人後輩很多，這花園後半截，直到山脚，平時都是練功夫的地方，翻過那山，便是去隣縣的小路。如在平日，這行健廳裏，熱鬧着呢，可惜你沒福見識罷了，邱義受了小童奚落，自是有氣，當時不便計較，心想這五雲梯，祇聽師長說是輕功練到絕頂的人，才能使用，照小畜生所說，那行健廳，好似一個練武場所，今日壽辰，怎在這等地方見客，一路猜疑，不覺由林中穿出，而前忽現出一個大場，當中一座大廳，那五根木竿，便在廳前空地上，每隔兩三丈一根，做梅花形植立，另外還散列着許多武家練功夫的器具，廳前後左右房舍甚多，到處燈彩輝煌，居人似均外出觀劇，除兩個照看燭火的老園丁外，靜悄悄的，不見一人，邱邱二人見狀，方自喜慮交集，陳祿已當先趕去，那行健廳，共是七開間五明兩暗的大敞廳，當中屏門後，還有一大間，這時一童緊隨馬現，另一童便傍着鄔小身側，邱鄔二人，遙望廳內，燈明如晝，却不見人，以為主人，還未到來，瞥見二童，面帶冷笑，正使眼色，方覺二童說話神情，處處顯出輕視，令人可

惡，忽聽陳祿高呼，客人請進。邱義忙向馬琨悄悄一推，馬琨會意，忙即應聲上前，邱郎二人也各對看了一眼，振起精神，緊隨馬琨身後，剛到門使聽一個老人口音說道，管他主人從人都叫進來就是，二人巴不得有這麼一句，一行五人隨同走進，馬琨當先見廳中祇側面臨牆放有一張大紅木匠。上首一個身材高大的老頭鶴髮童顏，長眉入鬢，鳳目含威，雙瞳炯炯，精氣外露，光頭跌足，坐在那裏，一手扶着匱口，另一手搓着兩枚核桃，見馬琨等入門，放了手中核桃，拖着一雙朱履，起身走下，馬琨知是名震江湖的本宅主人莫全，不敢怠慢，忙說後輩馬琨，與老前輩叩頭，當即拜倒在地，莫全也伸手來攙，馬琨震於威名，和當日所見排場聲勢，神情本不自然，心又惦着邱義曾說與莫老世交，祇見着便可相求，此時業已見到本人，應該上前敘禮，怎未聽說話，百忙中方回臉偷覷，猛聽絲絲，接連幾聲，自頭上耳旁等處飛過，說時遲那時快，馬琨連念頭都未及動，方覺有異，耳聽兩聲呼叱，猛覺腰間中了一下重的，就地被人跌倒，同時又聽一聲怪笑，叭噠連響，似有兩人挨打栽倒，急痛慌亂中，想要縱起，身已被人踹住，這一掙扎，吃人將脚一緊，肋骨幾被踏斷，痛極失聲，不禁噁呀，不敢再動，祇得老老實實，貼臥地上，暗忖來此是客，並無冒犯，何以進門不問青紅皂白，動手就將人打倒，想要喝問，又恐吃苦，話才忍住，忽聽身後一人笑道，狗崽子，你認得三太爺麼，太歲頭上，也敢動土，便莫老頭饒了你。

我也饒你不得，馬琨聽語聲甚熟，好似以前聽過，祇想不起，因無應聲，猛想起邱義行逕可疑，自己遠來拜壽，並無過錯，先聽聲音，明是暗器，這廝必是莫老仇家，無法進身，利用自己，假充下人，暗算行刺，被人擒住，連自己也饒在裏頭，知道主人利害，心中又急又怕，正在盤算，少時如何應付，忽聽莫老笑道，老三偌大年紀，還是這等氣盛，你這樣做法，他們肯心服麼，快把穴道解開，孫兒也把這小賊放起，等我問明來歷，到底他們自信，有什本領，敢到我這裏來，先發話的一個道，這兩狗崽子，合用五毒針打你面門要害，都吃你一口氣吹開，我不過怕你老壽星好日子，懶得動，替你代了次勞，那做幌子的狗崽更是膿包，着小孫孫一脚踢倒，連動都不敢動，又不曾要什人幫忙，還有什不服氣麼，今明日不動刀，叫他們拖出村去，活埋了就是，莫全笑道，老三動不動就活埋人，這暴皮氣，怎老不改，當真就不怕帶命債麼，無論什事，總要弄清白，到底他們是什來路，我們還沒問明白呢，我生平不喜與人做對，此在三十年前，還許氣盛，有得罪人之處，近年自信與人無爭，就有什事，也是賣我老臉，做個中間人，不偏不袒，向雙方化解，看這廝行逕，與我仇恨不小，年紀却都這輕，叫人奇怪，你過去，先把那行刺的一個，穴道解開，省他有話憋在肚裏，張不開口，先發話人冷笑答道，管什來路去路，他既用這類下作暗器，便不能容他活命，剛一來時，我在路上遇見這兩狗崽，就看出不是善類，等我故意

拿話一逗，越發看出情虛，心想這兩狗崽來做什麼的呢，如說有什麼仇家，想借拜壽拉攏，求你出手相助，又不該那麼暗中咬牙切齒神氣，後來我跟他們交禮，見主謀的一個，裝着隨從下人，叫那娃娃，打着小錢旗號，投帖求見，這才斷定他們藏有奸謀，我也沒來見你，先令二賢姪，命人將三個狗崽子，安置在水竹廳，以防驚動親友，我自出去，將那六個裝着抬禮，暗伏一旁，準備得手時，放火接應的黨羽，擒往林後僻靜之處，拷問細底，竟未吐口，先還當他們熬刑不說真話，後經我連用鎮骨縮筋之法，六賊齊聲哀告求死，才知這爲首二賊心機甚深，真正本身姓名來歷，連他多年心腹，共患難的同黨，也不知底，拜壽行刺之事，前晚快到黃岡時，才行說出，也祇激勵了同黨一番，說你與他不共戴天，細情仍未說出，被我點倒的一個，自稱姓邱名義，還有一個叫邱小，大約都是假名，我知你這老頭，生平沒做什錯事，且慢慢解開他們，先自想想，如想得起，照他們這等陰毒，死也無虧，那還是我那話，一埋了事，問他則甚，大好日子，沒的嘔氣，白饒狗崽子，罵你兩句，舒服麼，莫全聞言想了想笑道，三弟不必管了，他們既敢來此，總算好的，我決不傷他們，隨喝孫兒放這廝起來，我不放時，他們也沒法逃走，馬琨隨覺背上一緊，剛自忍疼，已然鬆開，連忙欠身，仍跪地上，不敢起立，偷眼一看，先說話那人，果是來時所遇化子，邱鄔二人，各倒地上，莫全已起身向二人走去，伸手各向脅間點了一

下，二人相繼起立，晃了兩晃，才行站穩，看神氣，四肢已然麻木，莫全隨對馬琨道，我已放了，你還不起來，馬琨剛訕訕的立起，化子忽然喝道，像這樣鬆鷄蛋，也配出來充人樣子，我見不得這樣小狗崽，沒的叫人看了惡心，榮兒將他掖到後屋裏去，等問完這兩狗崽再說，先將馬琨打倒的那小童便走過來，對馬琨喝道，三老爺爺，不要你在此現世，快跟我走，馬琨不敢倔強，一言不發，隨了就走，行過邱郎二人身前，邱義道，老弟不必憂疑，事情都有我呢，小童怒喝，狗賊少放屁，手剛一伸，莫全喝道，孫兒不許胡來，這斷也不要走，叫他三人，在板凳上坐，緩一緩氣，我有話說，化子在旁怒道，老頭你總不聽我話，這是你的家，該由你作主，我算多事，我仍和老偷兒他們吃酒去，賊由你放，離開這裏，我自會尋他們算賬好了，說罷，梯他着草鞋，逕往屏門後走去，莫全喚道，老三回來，少時我對你一說，就明白我的心思了，說時，草鞋聲音，已然走遠，莫全回坐炕上，朝着邱郎二人苦笑道，這是何苦，當初你父母，雖說由我而死，但他夫妻，所行所爲，何等陰毒凶殘，就拿末一次說，還不是他自設陷阱，想把受過深恩的師長，和同門師兄弟，一網打淨，爲所欲爲，以致身敗名裂，自行不義，惹火燒身，怨得誰來，你弟兄長大，又受凶僧蠱惑，苦心積慮，重蹈你父母覆轍，上前年有人說起，有一夥新出道才幾年的黑道上人，橫行山東道上，無惡不作，適才着人，假作僕役，往水竹廳查看，你兩個竟是那爲

首之人，休說今日行刺，便照平日所爲，遇上我輩，也難活命，我終念在你父母，雖然不仁，以前終是結盟之交，不肯下那絕情，其實你弟兄三人，在你父母死前一年，你兄年才十五，自恃練了點武功，帶着你兩個，出外行獵，爲狼羣所困，眼看送命，恰值我受你父之請，前往赴約，因彼時已看出你父，心有凶謀，帶了面具，先期前往窺探，探明詭計回轉，歸途天黑，聞得狼叫尋去，將你三弟兄救出險地，你大哥再三問我姓名，又請取下面具，我都未允，後來你父死後，他不知怎地，竟知我是他的救命恩人，給我來了一封長信，以後便無下落，當時如不是我，早都野死在外了，今日雖犯我手，仍不難爲你，但是適才那兩位老前輩，你們在江湖上跑，總有一個耳聞，他因你用那下流陰毒暗器，痛恨非常，你們今日離開這裏，他一定隨後趕去，無論走到那裏，也難躲脫，可有什方法避免麼，邱義先聽莫全發話時，意頗忿恨，及至把話聽完，忽然起身說道，我弟兄八九歲時，爲狼羣所困，救我們的，也是你麼，無怪大哥走時，那等說法，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我想殺你全家，報我父母師長之仇，已非一日，無如我父母被難時，我已十歲，你常來我家，我弟兄手臉，均有記認，你爲人心細，本領又高，惟恐一見，便被看破，無法近身，遲到如今，上月聽我師父說，你做整壽，才想你年歲已老，再不下手，萬一你老死，我弟兄抱恨終天，本意就打着近年假名姓旗號，裝着慕名拜壽，乘你見客之際，用我師父所傳

毒針行刺，偏生路有聞說，你年老喜靜，這次做壽，全出門人子姪慫恿，不是本意，仗着輩分名望，倚老賣老，賀客中祇見有限幾個老友，此外祇一些上交情而未成名的後生小輩，能夠見到，餘者不論生熟，俱由門人子姪款待，那針打近不打遠，又想多殺你家幾人雪恨，爲這樣仍難近身，恰巧落店時，遇見馬琨，由店夥口中，得知是浙江來的賀客，試約來談，問出是錢應泰的門人，並還有一同伴，已然送禮先來，我探出他實是錢應泰門下，有些不實在的話，也未深究，他又說師父與你交情甚厚，這才起意拿他做幌子，我弟兄們，裝着從人腳夫，意欲到此一試，如能因他得見固妙，否則到了明晚，客多人亂，再不能下手，便放上幾把火，略出怨氣，回與師父商量，再想法子報仇，馬琨實是新近相識，事情與他無干，你雖救過我弟兄的性命，但是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今日你雖放了我，此仇終於必報，將來不能得手，怨我所學不精，萬一得手，我也決不想活，必以一死謝你，也決不傷你家人好了，還有我大哥，因感你救命之恩，父仇難報，已然拔髮入山，今日又知此事，我弟兄爲報父仇，均未娶妻，這是我三弟洪亮，那你告他，最信你話，請對他說，既落你們的手，放否和事後爲難，一任尊便，我洪明決不縐眉，但今日話已說開，報仇之事，是我主動，以後也由我一人下手，決不要他人相助，與我三弟馬琨，和同來諸人，全不相干，是好的，容我三年，他不尋我，我還尋他呢，還要往下說時，旁立小

童，已忍不住，對莫全道，爺爺莫信他的話，那馬琨小賊，最可惡，明明是他同黨，他偏說新認識，二叔曾見他們，在水竹廳，背人你哥我弟的，鬼頭鬼腦，偷偷商量，見爺爺行刺，就剛才進門時，孫兒還見他兩個，遞眼色，打點子呢，如今事敗，怕三爺爺不饒他們，知爺爺厚道，想開脫他兄弟和同黨，花言巧語，想哄那個，洪明洪亮，說爲父母報仇，還有可說，最可恨是馬琨這賊，想害人沒本事，已經該死，連點骨氣都沒有，就三爺爺饒了他，孫兒都不能放他好好走的，莫全笑喝道，小娃家曉得什麼，我已答應放他們了，管他所說真假，不過你三爺爺，正氣頭上，離開這裏，別人不說，他三個休想活命，你和陳應龍，把他們領到後面石屋中去，暫住一日過了我的生日，或是和你三爺爺說好，或想別的法子，再行打發好了，馬琨已嚐過小孩味道，聞言自料難猶未已，也不暇再顧顏面交情，撲地跪倒，哀告道，老前輩在上，小輩實是奉了師命，千里遠來，與你老人家拜壽，不料同伴師弟陳業，討好先來，悶坐店裏，久候不歸，因而受人愚弄，做人不得，莫全道，那你師父，到底是誰，馬琨以爲乃師偌大名望，與莫老至少也是神交，總有幾分情面，便答家師實是錢應泰，莫全笑道，你這小崽，太沒出息了，自身作事自身當，我已答應放你，怎到了真人面前，還接二連三的說假話，似你這樣行逕，連我聽了都有氣，無怪乎小孫孫們，容你不得了，昨天果有一陳業，乃我老友遣來，那人雖然年青，甚是老誠忠

厚，我很愛喜他，何曾說有你這樣師兄候在店裏，至於你說那師父，休說他因聽了枕邊之言，背信忘義，姑負蘇隱君成全美意，約人同往北天山尋仇，還未上山，便吃狄家兩個後輩女客，淳于姊妹，一個對一個，將他制住，所約幫手的飛劍，也被毀掉，如今同在哈密郊外廟中養傷，不知我有做壽之舉，即便他在江南，也決不會前來與我拜壽，他那對頭狄道，前日來此，到是住在這裏，你這信口胡說，倒是何意呢，馬琨中因莫老和易，沒說出錢應泰，因何不會前來，聞言惟恐莫老，認他是洪氏兄弟黨羽，惶急羞愧之下，祇顧證實前言，也未思索，便沒口子分辯道，家師去往北天山未歸，也是實情，後輩和陳業，實是仰慕，你老人家威名，又慕有事奉求，故此假名拜壽，如有虛言，任憑老前輩，從重處治，決無怨言，倘再不信，陳業此時必然尚在賓館，喚來見面，一問自知，莫全略一尋思，問道，陳業有一結義弟兄，名喚錢復的，你可相識麼，馬琨覺洪明，暗中用手點了他一下，也未理會，仍脫口答道，那是家師，心愛獨子，偶因一件不相干的事，誤犯了女丐花四姑的姪兒，苗成苗秀，約往比門，先吃苗秀打傷，去時遇一白鬚白眉老頭，因不知他是誰，沒有行禮請教，老頭生了氣，將師弟錢復擒去，經人指點，才知那老頭，便是江湖上有名的金眼神蜩查洪，祇你老人家，能制他，恰巧後輩們，正商量要來拜壽，一舉兩便，也是師弟陳業，存有私心，他不令我同來，我一人守在店裏，才有這場是非，還要往下說時，

莫全眉頭一皺，先低聲自語道，這就是了，差點又受人騙，隨喚孫兒，往賓館中，將那陳業喚來，小童聞言，且不起身，悄問道，陳世哥人很好，莫非他那事，爺爺就不管了麼，莫全微慍道，我生平最恨人騙我，以德報怨，君子所爲，也非不可，但那廝師徒行逕，太可惡了，這等人正該絕後，不找他已是便宜，如何還管他事，快喚陳業去，小童惡狠狠，瞪了馬琨一眼，低罵不要臉的臭狗，自己不是東西，還累別人，早晚遇上我時，叫你好受，邊說邊往外走去，馬琨覺莫全祖孫口氣不佳，方自尋思，莫全朝馬琨，看了看笑道，你這人品行心術，本領氣骨，無一可取，此番回去，務要痛改前非，才能立足人世呢，你師弟爲老乞婆與查洪所困，我已答應陳業，過了後日，前往相救，也是你沒有義氣，不明事理，白累陳業，千里遠來，如非我念你在老友所差，還要給他吃點小苦，不是你私心所誤麼，我雖不知細底，聽你二人，昨今兩日之言，分明他對你有難言之隱，不令同來，你偏想分功討好，同來了，又不安分，將他機密，無心洩露，反倒說他私心，我免去一番跋涉，錢家餘孽，却吃苦不少了，馬琨這才悟出，陳業此來，並非打着錢家旗號，所以不令同行，聽莫老之言，分明與師有仇，先已應允往救錢復，因已走口，聞出錢家獨子，忽又中止，好容易得有救星，這一來，竟爲自己所誤，再受莫全一頓訓斥，不由愧汗交集，枉自愁急，無計可施，莫全也不再理他，又問洪氏兄弟，你那隨來諸黨羽，俱已被擒，雖因

問供時，受點苦處，俱未受什麼傷，養息些日，便可痊愈，我那老友，念在他們，都有點骨頭，本是爲友義氣，來犯險難，並非主謀正凶，又都吃過苦頭，想必還能容讓，你弟兄二人，必不寬容，除了依我，更無活路，如真不願在此，留這一二日，我也不能勉強，隨你們便，總之我心已然盡到，此去如有失閃，休埋怨我小氣，洪明洪亮，互看了一眼，同聲慨然說道，我知你所說，俱是真話，盛情心感，我們此來跌翻，已是沒臉，怎再託庇仇人手下，被你擒住，殺副任便，不放由你，既肯容我將來再報前仇，祇一說放，立時就走，老告化祇管容我不得，我們也明知他的利害，姓洪的此去，如若相遇，便死也須一拚，人都有生有死，誰還怕他不成，莫全聞言，兩道壽眉，往起一皺道，不想你們，如此倔強，既是這樣，我也不再攔你，明日是我壽辰，我決不放手對頭，離開此地，但他號稱七日追魂，脚程素快，耳目又多，祇安心尋你，無論多遠，不出數日，必能追上你們，此去，第一人要分散，再則踪跡務要隱秘，祇能在七天以內，不被追上，當年便可無事，少時我仍再勸阻一回，聽否難料，話已說完，應龍，你領他們，出村去吧，先在水竹廳裝下人，後領三人入見的陳祿，立答遵命，洪氏弟兄，昂然立起，道聲多蒙寬讓，後會有期，各自一揖，隨同走出，莫全也自起身，走向屏後靜室之中，馬現見當日諸人，對自己俱極輕鄙，行刺之事，雖已辨明，錢復出險脫圍，却沒了望頭，祇說此行，不特分功，還可見

點世面，揚眉吐氣，誰知弄巧成拙，萬一錢復因此出了什事，陳業回去，勢必說出真情，花家亂子，又是由己慫恿賣藝而起，日後怎見得師父母姨的面，方自悔恨交集，先前小童，已領了陳業，急匆匆由外跑進，陳業滿面俱是愁容，見着馬琨喊聲大哥，底下的話未說出，小童已搶攔道，爺爺現在裏屋等你，這樣沒骨氣的狗東西，和他稱什麼兄弟，邊說，拉了就走，馬琨想和陳業分說兩句，剛站起身，喊得聲三弟，吃小童回手一推，喝道，你老老實實，跟我坐在那裏，有你好處，馬琨不敢招惹，祇得愧忿坐下，眼看二人，往屏風後轉去，牆厚屋深，也聽不出裏面說話聲音，待了一會，陳業垂頭喪氣，隨着小童一同走出，先指小童，對馬琨道，這是莫老前輩的姪孫莫準，年才十二，已學會家傳八拿手法，長於以輕勝重，有鐵手箭小神童的美號，年紀雖輕，論起本領，着實比我們弟兄，高得多呢，馬琨立時起身，一躬到地道，這位世弟的本領，適才我已領教，鐵手神童的美號，果然話不虛傳呢，莫準雖看不起馬琨，幼童多喜奉承，不由減了好些惡感，一面回禮，笑容道，我這一點毛手脚，算得什麼，不要說了，反正你們想辦的事，已難如願，陳叔率性再玩兩天，看完這裏熱鬧，再回去吧，馬琨料知求救之事，已然無望，不禁面漲通紅，陳業隨答道，我此來，雖說爲救錢復而起，內中還有別的原因，初見祖老太爺，曾說過了明後，再定行止，本已有了允意，不料馬大哥，自不小心，受人之愚，鬧得事敗垂

成。適才再三向祖老太爺陳說，頗蒙見信，不知爲何，仍是不允前往，本意再等一二日，求準弟幫忙，代爲進言，打探口風，有無轉圓之地，何況明日，又是他老人家千秋正日，自然要拜了壽才走的，莫準喜道，爺爺意思，本叫你過了明日再走，連你那同伴一齊，省他一人，走在路上，又出亂子，我看爺爺，還有什話未說，否則不會留你，能多住兩天最好，我必盡心盡力，爲你想法，天已半夜，我今晚爲那兩個狗刺客，好戲也沒顧得看，好在還有兩天，率性我們回到賓館，睡上一個好覺，明天早起，拜完壽，高高興興陪你玩一天好的，陳業道，你明日不在壽堂行禮麼，莫準道，我爺爺不喜虛禮，來客拜壽，都在早上，一會功夫就完，多遠的客也都早到，像今天到的，就最晚了，午後伯伯哥哥們，都陪客吃酒看戲，我年紀小，更無什事，我祇和你最投緣，現在我陪你玩，將來我到江南，你成了主人，再陪我玩，不是一樣，馬琨道，那個自然，世弟如去，我必作個小東道，那裏山明水秀，好玩的地方多着呢，莫準笑道，是真的麼，我適聽陳叔勸說，也不恨你了，我們儘在這裏，有什意思，同往賓館去吧，肚皮要餓，還要消夜吃，說罷三人一同起身，往賓館中走去，馬琨一看，那地方正是初來時，知賓引往的竹林以內，一問陳業，彼時正和莫準，在林內談說江南景物，走得稍快，祇一進竹林，便可相遇，何致引出這場是非，莫準又說，那化子，便是江湖上有名的三叫化之一，神乞車衛，洪氏弟兄一來，便吃他看

出破綻，先沒拿準來是刺客，莫老又不願在自己壽日鬧事，故此將人穩在水竹廳內，那派去服役的下人，連送食物的，都是莫老門人弟姪，個個好手，原意夜間，探明來人細底，拿話點醒，轟走了事，車衛嫉惡如仇，偏是心急，硬背了莫老，將那假充挑夫的黨羽擒住，拷問出行刺實情，硬要莫老，嚴加處治，莫老力說來人不過偷偷摸摸，公然當衆行刺，決無如此大胆，生平不與鼠竊狗偷，一般見識，還是放掉的好，車衛執意不聽，爲擒真賊實犯，故令莫老延見，洪氏弟兄，見了莫老，如若知難而退，交代幾句話退出，原出無事，偏生不自量力，一見便下毒手，車衛見刺客使出這等陰毒暗器，如何能容，其實不必莫車二老動手，便水竹廳侍客諸人，那一個本領，也在來人之上，可笑洪氏弟兄，久跑江湖，竟未看出一點動靜，馬琨聞言，才想起二僕身法絕快，已然看出，又忽略過去，悔恨何及，那賓館竹屋竹樓，雖是新建，裏外都懸有燈彩，陳設整潔，舒適，來客分屋居處，各有專人伺候，陳業到日，首遇莫準，在村外隨衆延賓，一見投緣，又知是一娘所差，越發親近，所居偏在竹林一角，是一小樓，不與衆客相連，甚是清靜，主客三人，到了裏面，馬琨隨問陳業，到是何人引見，爲何先不明說，陳業道，小弟非不說，有約在先，不許洩露，當初不令大哥同來，也是如此，誰知大哥，依然上了人當，真是可惜，馬琨道，這事都怪愚兄不好，太對不住你了，引見那人，想必是位成了名的老輩，現在事已

過去，總可說出了吧，陳業方一遲疑，莫準正色對陳業道，陳叔，這話你却說不得，不要爲他這個無用黑心人一句話，惹出事來，你吃不住呢，馬琨已知利害，聽出語風不對，忙道，我不過隨便問問，實有不便，不說也罷，莫準冷笑道，事情與你無干，你不過問才好呢，陳業也道，小弟實有難言之隱，大哥日後自知，此時恕不奉告了，隨用閒話岔過，馬琨知莫準，輕鄙自己，心中忿恨，不好現出，祇得老着一張臉，淨說好聽的話，莫準年幼，胸無城府，陳業再從中拉攏，一會便自有說有笑，混去猜疑，三人談了一會，莫準早令賓館中下人，給馬琨辦好床鋪，自和陳業同榻安臥，次早起身，莫準因昨晚一來，對馬琨已減去若干厭惡，便令陳業，告知馬琨神乞車衛，性情古怪，疾惡太甚，最好令馬琨在賓館相候，不必同往拜壽，免被看見，自受奚落，好在行禮，爲時不久，再同看戲遊玩，也是一樣，何必多此閒氣，莫準原是好意，馬琨本意想在此多見識一些人物，以爲昨日陳業，已和莫老說明真相，既非刺客一黨，來了是客，爲何不令同往，疑心莫準，始終不把自己當人，但這小孩，年紀雖輕，說話尖利，逆他白遭無味，不便不聽，祇得強笑應諾，二人走後，越想越恨，由此與莫準，結下深仇不提，莫家門人弟姪，恐老人家酬應多勞，事前訂好，所來賀客，除莫老自願單獨延見外，都在正日這天早上，同時拜祝，莫陳二人到時，壽堂人已聚滿，來客不論親疎遠近，俱按當早到時先後，分行排列，行禮時

辰一到，莫老穿了吉服，款步走出，站在壽堂神案側面，立時鼓樂交奏，知賓一排排，領客入堂拜祝，因客太多，就這樣，還拜了兩個時辰，才行畢事，拜完壽時已近午，知賓陪了衆客，紛紛入席，莫家除却花園，有一多半不在內，加上兩隣莫家門人弟姪的房舍，共有百十處院落，酒席全都擺滿，還不夠用，一切不相干的來客，和本地隣里，都在現搭的簾篷以內，有的就在露天底下，酒席由莫家門外設起，延出三里遠近地面，天又助美，風和日麗，柳暗花明，端的肉山酒海，盛極一時，莫準禮一行完，便就人叢中，尋到陳業，本約同喚馬琨，尋一好去處，另約幾個世兄弟，一同暢飲，陳業知莫老，名動江湖，交遊多是有名人物，頗想借此認識，每遇一個異樣點的人，便向莫準打聽，莫準也有好些不認識的，又去轉問別人，因此耽誤了好些時間，莫準見陳業問得慇懃，笑道，陳叔既想多見識，好在在餓，率性在這裏，等人散完了再走，你看好麼，陳業自是願意，連經莫準指點，認識了不少成名人物，有和莫準相熟的，更引了陳業，上前通名拜見，陳業忻幸已極，等客由壽堂散盡，那些成名人物，多是莫老多年至友，也經莫老，自行延向靜室，另行款待，二人方始起身，去尋馬琨，陳業路上，想起壽堂上，沒見到神乞車衛，便問是否追趕昨日刺客去了，莫準道，適才我在壽堂，偷問家兄，昨晚刺客走後，車三爺爺，執意過了今日往追，經爺爺在三勸說，方始應諾，便宜他們，多活一年，可是今早車三爺爺，

依然起身，他已答應，決不中變，又在今天出走，必然還有別的要事，我爺爺隱居多年，從來安靜，近來并無怎事，爺爺昨日，曾命你暫留，他今此行，莫非爲了你吧，看他老人家，過午回來不回來，我再去打聽，就知道了，說時走到竹林以內，馬琨正等得心焦，在林內閒踱，瞥見二人回轉，迎將出來，莫準便不再提前事，說這裏客都走完，不必再尋地方，樓後有小廚房，你二人在此少候，我先喊人開席，再找陪客去，隨喚賓館中執役小童，傳話準備，逕自走去，一會領了三人跑來，一名莫猛，是莫準的堂兄，一名崔寧，一名夏正靈，俱是莫老的二輩門人，年紀都比莫準，大不幾歲，個個英俊，各自引見之後，因陳業是一娘命來，莫準應低一輩，喚之爲叔，莫猛等三人，也跟着稱呼，陳業執意不肯，不便當着馬琨說一娘，祇說各交各的，定要兄弟相稱，莫準因他自來，已說了多次，祇得改口依了，一會酒席開上，就設林內，諸小弟兄，同飲談笑，快樂非常，衆人雖看馬琨不起，因他口齒靈便，久了也都親近，席終同往各戲場中看戲，陳業以爲莫老既命暫留，或者還有希望，到了黃昏，吃完夜席，尙無音信，心中愁急，又託莫準前往探詢，莫準去了好一會，才行回轉，乘着衆人目注戲文，悄把陳業拉向僻處，說道，車三爺爺，已早回來，我去時他和爺爺正在席上，和同席諸老輩，談說此事，原來爺爺對朋友心腸太熱，所以昨日你一交信，立時答應，過了這兩天，就起身趕去，不料午後車三爺爺來到，

他對花家的事，早知底細，那老刺蝟，受過爺爺大恩，本來去到沒有不聽說之理，無奈這次蔡老太姑，本意是想爺爺去趕掉老刺蝟，好去花家羽翼，信上明說也好，偏又不肯，祇說你是他屬望最殷的門人，有一結義兄弟，彼老刺蝟困在花家，請爺爺即日前往解救，并敘多年闊別，別的一字不提，經車三爺爺來說，才知花家爲給廣幫惡丐仗腰子，近聞丐仙呂瑄，要替浙幫出頭慌了手脚，到處約請能手，不知是何因緣，竟把華山派，幾個妖道，請了前去，爺爺知到那裏，不問老刺蝟肯不肯聽話，將人交出，必與花家爭執，所約妖道，個個精通邪法，多好武功，也難抵敵，恰巧錢應泰，當年曾用重手法，傷過家叔莫雲鶴，害他殘廢，後來自知不是爺爺對手，又託出人來求情賠罪，爺爺看了中間人的情面，未予追究，後知老錢爲人，卑鄙陰毒，他打傷家叔，先兵後禮，竟是預定的奸謀，恨惡已極，無奈話已出口，不便再往尋仇，如何還肯救他子孫，樂得借此反口，表面回絕了你，對於蔡老太姑之約，仍是不會忘德，特請車三爺爺，到鄰縣去，尋訪一個異人，意欲約了同行，叫你候上一日，便是如此，現在諸位老人家，商量停妥，說丐仙呂瑄，也是劍俠一流，花家約人，不會不知，總還約有同道相助，兩幫講理比鬥，是在九秋，爲期尙遠，既不管錢復的事，何必這早前去，正好乘老乞婆，不知有一世仇強敵，要乘隙和他爲難，暗約上兩位能人，臨期突然趕到，出一奇兵，使他湊手不及，豈非絕妙，爺爺信已寫好，大

約今晚明早，必定命我轉交，你那同伴，陰刁無恥，你既拜在蔡老太姑門下，最好以後和他絕交，回到路上，務要小心，此信和他那面信符，更該貼身緊藏，不可失落，須知蔡花兩家，深仇大恨，志在必報，可是老太姑，現時勢單力薄，如被花家知道行藏，凶多吉少，絲毫不能大意呢，陳業聞言，好生着急，所幸一娘母女之事，並未曾誤，除莫老外，還得了好些助力，總算不幸之幸，知再求說無用，祇得罷了，當晚那還有什心情看戲，不等等終場，催着馬琨，同回安歇，莫準知他心中煩悶，便陪回賓館再四安慰，方始別去，次早天才亮，莫準便自跑來，悄告陳業，莫老回信，已令人送往，先意還想你，將那面雙龍銅旗信符留下，因有人說你拿了可以防身，太姑本意，也是爲你，並非用作來此憑證，這才作罷，爺爺頗喜你爲人老成，此間人多口雜，無須拜見辭別，由我送你起身吧，陳業知非客套，便即應諾，一同回轉店房，收拾行囊起身，莫準又送了一程，互訂後會而別，馬琨因在莫家，飽受驚恐奚落，陳業對他，仍是始終敬禮，也無一句埋怨，背着人又再三寬慰，想起事情，實壞在私心自用，不明事體上，不禁天良發現，覺着陳業實是忠厚義氣，一到路上無人之處，好生引咎自責，陳業見他陪話，便答道，我們三人，骨肉之交，都是爲好，談不到誰誤了事，我想二哥難星未滿，該有這等波折，不然那有如此巧法，已過的事，不必說了，現時莫老，既記錢老伯前仇，不肯往救二哥，此路已斷，除了

他，祇有南明老人，如肯援手，力量比莫老還大得多，不過這位老前輩，隱居南明山中，已早聲明，不再問世，尤其聽說，與錢老伯，又是素常不和，我們素昧平生，前往相求，休說請他出馬，連面都未必肯見，我曾答應過那指點我的前輩異人，如找莫老，還有多少話，不能對第二人說，如找南明老人，什事都可和大哥商量，要是容易，也不必幾千里遠赴黃岡，先就尋找他去了，道路祇此一條，明求不行，祇有把他那塊上畫山居圖的竹牌，盜到手中，走向花家，明白要人，用後，再給送還，此牌祇能到手，不特老蜩查洪懷德畏威，不敢倔強，便花家姑姪，也必買個情面，無如此老利害非常，豈是我們兩弟兄之力，所能近身的，聽莫老說，錢老伯在新疆，不但仇未報成，還受了重傷，困在那裏，連想豁出去丟人受過，等錢老伯回來，去向花家要人，都難辦到，事已至此，別無善法，且先回到金華，由我尋見那位異人，請他另示機宜，如求南明老人，應該怎樣行事再作計較，馬琨唉道，這事都怪我一人不好，聽賢弟口氣，那異人是誰，我也能料到幾分，又是我有眼無珠，不知進退輕重，鬧出來的，這次往救二弟，除了賢弟這條路，還有何法，此後我也不再多問，任憑賢弟一人調度，愚兄無不從命，陳業見他素日狂傲自大，居然降心相從，也頗喜慰，以為受了自己感動，暗忖人誰無過，祇要能改，便是好的，由此對馬琨不但沒有輕惡之心，反到加了親近，二人白跑了一趟，惟恐夜長夢多，歸心似箭，不分晝夜，加急

前行，走了些日，算計再有兩天便可到達，這日行經浙皖交界，誤走歧路，錯了宿頭，好在二人野宿已慣，也未在意，仍往前行，走到天黑，忽見山麓深林內，有燈光透出，依了陳業，過了前面九盤嶺，便入浙境，道路已然打聽明白，帶有乾糧，率性乘着月夜，不必再繞上大路，逕由九盤嶺，山徑小路，穿越過去，到了浙境，再行覓地打尖款息，馬琨見月旁有暈，加以從早上路，除了兩次打尖，腳不停步，覺着飢疲交加，便說少時恐有風雨，日裏已因心忙，將路走岔，徒勞跋涉，九盤嶺山路，從未去過，祇聽山民指說大概，語多不詳，萬一行至亂山之中，又將路走錯，豈非求快反慢，再要遇上風雨，更受顛連，前面現有人家，還是在此投宿，住一夜，明日趕早起身，仍舊抄回大路行走，憑我二人的脚程，多繞三五十里，也不是趕不出，省去走小路的翻山越嶺，多費筋力跋涉，仍是一樣，還免得又走錯路，陳業明知穿越九盤山的途徑，中間雖要越過幾處險峻之地，路却近去五六十里，已向山民打聽清楚，怎會走錯，但念馬琨是長兄，近日頗又謙和，聞言知他畏難，不便勉強，祇得應了，彼時江南諸省，物阜年豐，人民安樂，甚是太平，雖見荒山野林，人家孤立，並未生什戒心，高高興興，一同前往投宿，那人家緊靠山崖而建，共是兩層樓房，樓前大片空地，外有密林環繞，地極陋僻，空地儘多，却未種有莊稼，連個尋常山民人家，隙地必有的菜畦花果都沒有，樓角却一邊一個，懸着兩盞紅燈，適見燈光，

便是由此透出，陳業見那樓宇，甚是整齊，附近並無田畝，不類山中民戶，說是富家大族別業，當地祇是危崖掩護，雜樹叢生，偏僻晦寒，景物一無可取，再說沿途十餘里，榛莽戰途，險阻荒涼，設如無特別原故，怎會孤零零住居此方，心覺有異，在低喚大哥留意，忽聽颼的一聲，由門內箭也似竄出一條黑影，直朝馬琨迎面撲去，幸是馬琨手疾眼快，未被撲中，剛一閃躲開，那黑影矯捷非常，脚才點地，二次又復撲到，馬琨這才看出是條大狗，因要在這家投宿，一面縱身閃躲，口中高喚，樓內主人，快請出來，我們並非歹人，乃是山行迷路，來此投宿，連喚數聲，陳業也隨聲在旁急喊，終無回應，那狗生相，又長又大，是個異種，動作輕健，神速異常，尤其是個啞口，一聲不吠，祇顧猛撲不已，勢甚激烈，就這幾句話喊過，人狗已是七八個照面，始而祇有一狗，專撲馬琨，陳業因見樓中無人應聲，馬琨竟不如狗輕快，差一點沒被撲中，早已激怒，將刀拔出邊縱邊在呼斥，恐將狗殺死，惹出波折，乘着狗向馬琨飛撲，縱將過去，伸手一把抓住狗の後腿，待要掄起擒住，再和狗主人理論，不料狗腿才抓到手，又是一條黑影，由樓門內飛竄出來，直向陳業撲去，陳業見那狗，又是啞口，而且和前狗一樣，有小驢般大，上來一聲不哼，專一撲咬人的咽喉致命之處，樓角燈才點起，內裏不會沒人，連喊叫多聲，並不答理，又放一條惡狗出來，心中未免有氣，又加那狗來勢，猛急異常，急切間委實也難於抵禦，恰好前狗

在手，順勢掄起一掄，叭的一聲，兩狗相撞，陳業隨即鬆手縱開，二狗吃了虧，起發不肯干休，雙雙撞落，脚才沾地，回身縱起又撲，本朝陳業一人撲去，似聽樓上有人呼斥了一聲，二狗立即分開，各撲一人，這才狂吠起來，那狗俱是異種，久經訓練，靈警多方，上來吃了點虧，越發狡猾，陳業想再將他擒住，已辦不到，又怕傷了狗，惹出事來，喊是無人答理，退又不行，二人俱是長途跋涉，曉夜奔馳之餘，忽然遇見這樣有長力的異種惡狗，時候久了，漸覺氣力不加，狗却越來越猛，陳業正想主意，馬琨已忍不住暴怒，大喝三弟，我等遠客拜方投宿，允否聽便，似此人不出面，縱狗傷人連喊不應，和他有什麼理可講，還不如將這兩孽畜除去，各自上路，免得留在世上害人，這時樓上已有人答話，馬琨忿極之下，再加人狗急鬥，亂做一堆，也未聽清，說到末兩句，鏢已連珠發出，那撲馬琨的一個，由丈許遠近縱起，張開一張利齒森森，鱷魚一般的大口，舌伸老長，剛剛近面撲來，大約鬥時已久，見人並沒携有傢俱，又見人力漸弱，驕敵過甚，不曾防備，那知馬琨爲人陰毒，取鏢發出，均經苦練，發時又快，又狠，又準，輕易看他不出，狗又身子懸空，來勢似箭直射，馬琨揚手一鏢，恰好由口裏打進，直透頸腹，一聲慘號過處，仍朝馬琨撲去，馬琨料這一鏢必然致命，將身一閃讓過，那狗直竄出去三丈來遠，才筆直扒伏地上，口噴鮮血，死於非命，說時遲，那時快，當馬琨鏢發出時，樓上人已縱落，偏巧陳

業，聽出馬琨口氣，似要對狗下毒手，急喊大哥日慢，百忙中，偏視側看，微一分神，對面惡狗，已自縱身撲到，相去迎面，不過尺許，喊聲不好，忙將身往下一矮，正待讓過，迎面來勢，一掌打向狗肩，借勁一按，往旁側縱出去，猛覺左肩一痛，耳聽連聲慘吠，狗已斜迸起老高，落地身死，原來馬琨鏢早發出，剛避開死狗，一眼瞥見另一惡狗，已和箭一般，射向陳業頭前，鬥這一陣，深知該狗利害，休說被他咬中咽喉等要害非死不可，便這猛力一衝，和那鋼鈎一般的利爪，如被撲中，也是承當不起，一時情急，不及再顧什麼人，揚手接連三隻鋼鏢打去，說也真巧，馬琨由狗的身後，向前打，勢子稍偏，本來打不中他的要害，那狗偏吃了靈警太甚的虧，竟會閃躲暗器，馬琨頭鏢到時，那狗已離陳業頭頸不遠，忽然聽出鋼鏢帶起的風聲，知道有人暗算，身子猛的用力一偏，頭往下一低，那鏢竟從狗股間，斜擦而過，雖未透體，狗已受了微傷，才怒號得一聲，不料二三兩鏢，連珠發來，這一歪，人狗方向，恰好對直，狗前半身，再往下一低，狗股正對來鏢，全被打中，末一鏢更是對準股竅打入，直穿胸腹，那狗多麼凶惡，也難擊受，情急負痛，一聲慘號，懸空連身彈起，四脚飛舞滾轉，朝側前縱竄出去，叭的一聲，四腿齊拳，瞪着一雙火也似紅的凶睛，死於就地，胸前兀自喘息不已，死狀甚是慘厲，按說陳業，本不致於受傷，因是馬琨突然發鏢，事出不意，身子正往右躲，惡狗躲鏢，身向左閃，恰好成了一

邊，狗再吃了一鏢，情急怒竄，左爪正擦向陳業左肩，這時又連中兩鏢，奇痛鑽心，一意護痛閃避，正無着腳之處，自然就勢，向陳業左肩一用力，騰空翻躍而起，狗爪如鉤，這一來又加了許多力量，於是陳業吃狗利爪，連衣帶肉，一齊抓破，馬琨見陳業，縱向一旁，手撫左肩，料已受傷，剛跑過去，口問怎麼，忽聽腦後風生，仍沒顧到來人，祇當又是惡狗，身纔縱起，想躲來勢，來人的棍，已攔腰打到，還算陳業，因覺肩頭傷處麻痛，正側臉查看，忽瞥見一條人影，縱將過來，對準馬琨揚棍便打，料是狗主，見馬琨並未防備，不及出聲招呼，縱身一脚，向來人腕間踢去，來人是個身材矮小的短衣壯漢，身手也頗矯捷，縮手避開，怒喝何方野種，敢傷我的神狗，今天不叫你們給狗抵命，我不姓張，隨說隨將手中棍和雨點一般，朝二人打去，陳業邊躲邊說你要打架，說完情理再打，來人仍是口中亂罵，縱身打來，馬琨因是連殺二狗的對頭，手又有刀招架，追打更急，差一點沒被打中，不由怒上加怒，大喝三弟，這類野狗一樣的山賊，和他有什麼理可講，打就打，誰還怕他不成，說罷，也將刀法，施展開來，陳業因身在異地，樓房甚多，主人決不止這一個，惟恐再有勁敵，出來助戰，想自己站個地步，便大喝道，我弟兄兩人，你祇一個，兩打一，不是好漢，既要動手，一對一，隨你挑好了，馬琨明白陳業心思，覺出敵人縱躍，雖然矯捷，棍法尋常，忙喝這樣滿好，三弟你且退下，待我教訓這賊，陳業便退下

去，暗中留神戒備，偶一抬頭望見屋角紅燈，竟是一方一圓，方的一盞，三面皆黑，祇向外一面是紅的，下面燈角，還有繩繫住，固定懸在那裏，頗似義父所說，綠林中夜間用來傳達號令的信旗燈，越料不是善地，鬧了一陣，飢渴交加，肩頭傷處，又紅腫老高，疼癢非常，尙幸樓中無人出門，敵如再多，更是不了，方自愁急，敵人不是馬琨對手，棍法已自散漫，口用土語亂喊，也不知說些什麼，一會瞥見樓窗內，有人影閃動，定睛一看，乃是一個女子，正由窗中扒出，顛巍巍手攀窗櫺，似要沿窗檻，往那方燈移去，料是轉燈用信號求救，敵人呼喝越急，意似催促，對方偏是女子，正不知如何攔阻，那女子攀窗移了幾步，似頗胆小，朝下叫了幾聲，不敢再進，敵人又喝兩聲，女子便扒回窗內，方疑他另有動作，敵人倏地冷不防抽空縱起，直朝懸燈的樓角飛去，當女子和敵人用土語喝問時，馬琨也自覺出有異，暗中將鏢取出，本意想打女的還未動手，人已回窗，一見敵人縱起，如何能容，招手一鏢，打個正着，哎呀一聲，墜落地，傷在股間，不是要害，一落地，便往左近林內竄去，馬琨又打了兩鏢，跟踪追往，偏巧在林乃全林最深一處，一面連着山崖，等追進去，再找人已無踪影，不敢深入，陳業見狀大喜，忙催快走，馬琨祇答了句，三弟快來，便往樓門內跑去，陳業連喚不住，心想適見女子扒窗情景，樓內未必有什麼手，不知是何用意，祇得跟踪追入，見樓中俱是一些婦孺，內中一個年青的，頗有姿色，

裝束甚是妖豔，其餘皆似媼婢，迥不類山民人家，見馬琨進門，齊喊饒命，馬琨喝道，你們不許跑動，我不是強盜，新由山裏，迷路出來，祇和你家，討些吃的，少婦便喚使女，有什現成飲食，快些取來，口音似是湖北人，陳業才知馬琨餓極，已然入內，不便再攔，自己恰也飢渴，心想前途不知有無凶險，吃點也好，那婦女們，多半小脚，這家恰正開飯，不多一會，爭先取到，馬琨不甚放心，見少婦手拉一個小孩，手還在顫，便令先吃，覺無異狀，方始大吃起來，吃完，又把餘下菜飯好帶的，討布包了，方始出門，陳業便說那燈是信號，馬琨揚手二鏢，陳業想攔，燈已打落，陳業急道，此間必與盜黨有關，速行為是，說罷，一同脚底加勁，到了山口，回顧無人追趕，忙掩身形，往裏飛跑，到了高處，回望來路，紅燈未見懸起，料知敵人傷重，尙未回轉，正猜談這家是何路數，陳業忽覺被狗抓處，熱痛如炙，兼以麻癢，難受至極，始而還能勉強急行，走出十里以外，全身皆被扯痛，由不得把脚步放慢，身在異地，人單勢孤，心又怙慮追兵，強忍痛楚，又行里許，只才禁煞不住，眼望前面，高山連亘，形勢陡峻，山脚東面不遠，是條黑谷，淡月光中望去，密林翳翳，境甚幽僻，想起來時山民所說，不甚相符，匆促行路，也不知走錯沒有，撫摩傷處，越腫越高，微一動轉，奇痛攻心，委實寸步難移，沒奈何祇得咬緊牙關，由馬琨半扶半抱，走向右側矮樹林中，尋一平坦草厚之處，席地坐下，陳業忽覺奇痛難

支，偏身臥倒，情知狗爪有毒，弄巧就許危及生命，無如荒山野地，休說延醫，連尋個人家，討個歇處養息，都辦不到，馬琨也知事情又是全由自己而起，先依陳業，一直入山，固不會惹出這場災害，就是遇見惡狗，以陳業的身手，決躲得過那狗一撲之勢，如非自己，急發三鏢，何致爲狗所傷，看陳業傷勢，十分凶險，深悔不該冒失，正自着急，忽聽遠遠呼哨之聲，料是敵人糾衆追來，陳業已萬難行動，棄他獨逃，一則問心不過，二則途徑不熟，萬一逃出撞上，豈非自投羅網，想了想，乘敵未到，縱出林外，一看伏處形勢，那叢矮樹，就在路側不遠，稀落落高不過人，內裏却有幾處草地，尤妙在樹幹甚低，葉密枝繁，密草高二三尺，由外看內，彷彿一目了然，極易混過，決想不到內有逃人藏伏，那藏處緊貼一株矮樹根下，特意走近樹前，探頭查看，陳業已爲豐草所掩，看不出絲毫形跡，馬琨從小頑皮，生長山中，小時常與錢復等捉迷藏，深知虛實明晦之理，適才祇爲陳業痛苦難支，敵人久未追來，戒心已去，還是陳業，力說小心，這才稍爲留意，先祇圖近，顧慮不深，想不到反得了這等絕好藏身之地，心中略寬，決計不再移動，趕回悄告陳業，一同將身臥倒，靜心相候，不消片刻，那呼哨之聲，便由遠而近，馬琨聽出敵人，竟分東南西北四面合圍而來，料知敵人士著路熟，且幸適才沒有背友獨逃，否則看這形勢，定非撞上不可，方自咋舌，暗道慚愧，遙窺火光點點，敵人已有兩三股合攏，還有一股，

由山上下來的，也將到達，一會便在林外不遠聚集，七張八口，紛紛議論，人均粗野異常，語聲頗高，容易入耳，大意說這等搜法，山那邊還有弟兄迎堵，月亮地下，逃人決無藏處，他說由山裏出來，定是真的，有的說，如是真話，他已闖禍，又把號燈打滅，明是行家，豈肯自說去路，他傷了兩狗，已該萬死，又將這位小舅爺打傷，小夫人嚇病，人再跑掉，連個姓名去處都沒有，改日老頭子到來，這責任誰担得起，我們不能說山外幾條路，都有人追，這裏便可疏忽，如若兩頭落空，全未捉到，大家都不得了，這兩小狗，是走長路的，看他那麼又渴又餓，地方又生，定跑不遠，這裏路雖難走，共祇有限幾處，可以藏躲，各路口子，早已把好，插翅難飛，水車村那片水，他過不去，再說那老傢伙近年皮氣越怪，雖然可惡，却不許外人入村一步，前年連他老朋友來尋幾次，末了也祇隔水說了兩句，便把來人僵在那裏，各自回去，怎會容這等小野種停留，我們還是不要偷懶，寧願白費氣力，免得日後吃老頭子的排頭，一個又說，你說老傢伙性情古怪，一點不錯，他專做人討厭的事，那年被狗咬傷的外路人，不是他救去醫好的麼，弄巧就許逃到他那裏去了呢，否則如在山裏，怎尋不到，這人一說，全都住口，呆了一呆，便有人提議往探，似又有些顧慮，商量了一會，齊往東走，底下因多爭論，話未聽清，大約村裏還有敵黨熟人，到了再見機行事，敵黨共有二十多人，立處相隔馬陳二人臥處，祇三兩丈遠近，地勢還較

高些，祇管議論紛紛，並無一人注目及此，二人料他還要回轉，又恐還有一些未趕到的，那裏還敢再動，仍在原處守候，約有半個多時辰，敵黨忽然急跑回來語聲嘈雜，似有埋怨咒罵之言，路過近側，忽有一人，在高處喊道，山北號燈連閃，定是兩小狗出現，和我們的人動手，這野種腳底真快，不知怎會被牠繞向山北去了，必定扎手，還不快追，這人凌高一呼，衆聲齊應，一窩蜂似往山上跑去，一會便翻過山去，端的脚程身手，俱非尋常，馬琨驚魂乍定，一想當地夜間雖好，日裏恐自難說，再說陳業，傷勢沉重，出路全斷，其勢不能久伏野地，想起適才來人會說，水東村老傢伙，前年救一爲惡狗所傷的外路人之言，不禁心中一動，暗忖所說老傢伙，必是一個精於醫治狗咬的異人，不特醫道高明，還有極大聲威，否則來人，不會那樣又厭惡，又害怕，連探問一下，都不敢冒失前往，如今實逼處此，陳業總算對己還好，捨他逃走，一則有點問心不安，一二則錢復出困，更無指望，莫如爲他死中求活，見機行事，乘敵走遠，姑試走上一回，真要不行，再打獨自脫身主意，想到這裏，俯視陳業，已然昏暈在地，祇聽傳言，前途難料，帶了他，反倒累贅，且去村中，尋見那能醫老人再說，低喚兩聲三弟，不聽答應，四顧無人，便即縱出，飛步往谷中趕去，行約里許，走出先見密林，忽聽泉聲振耳，向前一看，對面懸崖如削，當中一條闊澗，寬約八九丈，俯視澗底，深達二十來丈，山泉自上流頭，銀龍也似飛來，撞在

澗中危石之上，珠飛雲舞，映月生輝，波濤蕩蕩，與附近松濤，相與鳴和，空山回響，越顯清洪，方疑無路，忽瞥見右側一條獨木橋，由對崖頂，斜掛下來，搭向這岸，對面橋盡處，還有燈光掩映，不敢冒失走過，先隔澗喚道，我等山行迷路，有一同伴，爲惡狗所傷，聞說老村主，備有靈藥，起死回生，特來求救，對岸大哥，可否容我過去麼，連喚了三數聲，才聽一個老年紀口音的人，遙答道，你這樣說法，你那受傷的同伴呢，馬琨聽出口風，有了允意，心中大快，又知對方，必已看見自己，才如此說法，忙卽恭身答道，多謝老人家的厚意，在下同伴，爲惡狗咬傷，人已昏迷，現在暈倒，離此里把路的野草地裏，因不知道路，擋着他不大好走，沒有同來，言還未了，對崖老人，已喝道，你這年青小夥子，好沒道理，你向我們求救，却不擋了來，莫非還叫我們，替你抬人去麼，枉自你們還是朋友，同在患難之中，你獨自跑開，休說你那對頭利害，捉去凌遲碎剮，休想活命，就是對頭被人引到遠處去，如今天暖，烏牛山草地裏，常有青狼毒蛇來往，他受那麼重傷，遇上還能活命麼，還不快去，馬琨自免不了又辯兩句，老人又喝道，你這人我看不大夠朋友，好在村主的意思，救的又不是你，廢話不要說了，越描越花，快攆人去吧，我還要告訴你，你那對頭，遍山都有卡子，除了我們這裏，無論逃到何處，遲早被他捉去，我們獨木橋，不能常放，你去了不論人在不在，快點回來，如見此橋已撤，可在澗底，找個地

方藏好，等我們今夜明早，有人出進，放橋時，再逃過來，免得出去送死，再不，你要有本事，能縱過來，也行，憑你這樣人，順便過來還可，再要勞動我，爲你搭橋，却辦不到，聽明白了，去吧，馬琨雖聽對方說話，老氣橫秋，一則近日連遭挫辱之餘，已知江湖上利害，又在急難人之際，照着對方口氣，明是仇人尅星勁敵，英俠一流人物，如得登門，陳業傷勢安危，還在其次，第一自己先保無憂，如何還敢計較，連忙恭身施禮，多謝指教，往回路飛跑，趕到原處一看，連陳業帶隨身小包，均無踪影，不禁大驚，知他傷重，就是醒轉，也必寸步難移，何況人已昏暈，如何能行，包裹同時不見，定被敵人尋來，一齊刮去，此時必在搜尋自己踪跡，衆寡不敵，遇上便無幸免，再不見機，一落敵手，非死不可，逃是逃不出去，除了水東村，或可保全，此外更無生路，當時一害怕，嚇得連在附近找都未找，翻身又往崖前飛跑，途中回顧，且喜無人追趕，行抵澗旁不遠，那木橋已然離地，漸漸往上懸起，似要往對崖撤去，高喊，老人家且慢一點，容我過去，連喊兩聲，不聽對崖應聲，也不見有人出現，那橋已離地丈許，眼看就要撤回，一時情急，慌迭不奮力一縱，到了上面，手剛抱緊，木橋倏地往起一揚，勢忽加快，馬琨驟出不意，幾被甩落澗底，直似有心捉弄神氣，方暗罵老鬼可惡，忽聽來路澗岸有人拍手之聲，木橋忽又穩住勢子，往下沉落，偏頭一看，澗邊站着一人，正是仇敵一般裝束，料是發覺追來，後面必

有多人，退是無路，直似亡羊逃獸，不暇再顧前途如何，得路便闖，乘着木橋落勢穩緩，急忙扒起，慌不迭連縱帶跳，飛奔過去，等到對崖，後面追人，也由橋上趕來，瞥見崖頂下面燈光點點，水影星羅，明是大片人家水田，正要朝下縱去，忽從側面縱出一人，老聲老氣喝道，你這後生太沒道理，這裏好由你隨便亂闖，馬琨定睛一看，面前站着一個身材高大的老頭子，手裏提着一串大匙鑰，面上似有不快神情，知是先說話那老人，覺出適才這一擋，斤兩甚重，不敢怠慢，忙陪笑躬身道，我回到原處，同伴已被仇人捉去，聽了老伯之指教，恐敵人追來，不敢停留，連忙奔回，橋已快要懸起，連喊兩聲，不聽答應，祇當沒人在此，請老伯伯，不要見怪吧，老頭把眼一瞪，怒道，沒人在此，那橋怎會自己起落的，還要往下說時，後面那人，也自趕到，朝老頭將手一擺，便捨了馬琨，同往先出現處走去，馬琨這才看出，那地方是個石堆的小屋，微有燈光外映，地甚幽僻，耳聽輪聲鹿鹿，知道起落木橋的絞盤，設在屋內，自己被老人僵在門外，話未說完，既不能隨便下岸，又不便冒昧走入，更恐仇敵追來發現，自己後來那人，又不知是否仇敵一面，滿心憂惶，看那老人，却似毫不介意神氣，沒奈何祇得提着心，掩向屋旁，側耳偷聽，屋中人語聲低微，頭幾句未聽真，到了後來，心思略靜，才聽來人道，祖老太爺，自前年起，又愛管閒事了，人家既然怕我，也就算了，半夜三更，差我們做這險事，要被這羣草賊看破，

就說不怕他們，終免不了麻煩，何苦來呢，何況又是這樣沒什起色的人，老頭道，你知什麼，我說這個，雖是沒起色的小鬼，但那一個，身邊竟會帶有雙龍令，你說多麼怪事，今晚幸虧你兄弟多事，剛巧他老人家，在崖下田岸上閒踱，你兄弟一告訴，立時答應，命你弟兄二人，分頭行事，還命我在此守候，真要有事，好給你們打接應，老人家本為雙龍令的主人，隱居到此，一想起就難過，他家人又打聽不出一點信息，適才聽我孫一說，恰好那人，被你兄弟，給他用了靈泉乳救醒，一見人便摸身旁，稍為談問，才知這雙龍令，祇他一人知道，老人家聽說，高興得了不得，我看這個還不錯，那能一樣比呢，底下語聲，高低不一，大意似說，救了一個與村主極有關係的人，為救此人，還犯着大險，幾乎被對頭識破，心想陳業，幼遭孤露，義父陳松，又是西北路上人物，怎會與這類隱名歸老的江南英俠之士，有什瓜葛，方自尋思出神，屋中老少二人，忽然，相繼走出，一見馬琨，貼屋而立，老頭便怒道，我說你這後生，不是好人，一點不錯，怎鬼頭鬼腦，偷聽別人說話，馬琨忍愧答說，實是怕仇敵追來看見，彼此不便，這裏地較隱祕，並非有心偷聽，老頭冷笑道，由你強辯，這些話料已被你聽去，你如在外走口，自送性命，與我何干，你那同伴，已有人救來了，隨顧後來那少年道，老三，你領他去，見你祖父吧，說我少時再去，這廝品行心術不好，少和他說話，馬琨聞言，雖覺難堪，且喜對方，並非敵黨，陳業

已然遇救，心中一塊石頭落地，也就聽之，少年却比老頭和氣得多，一面請問姓名，一面揖客上路，往屋下走去，馬琨路上回問，才知村主，年已九旬，姓蒲名蘆，子孫衆多，全村皆他一家，並無外姓，看守崖前獨木橋的，是他堂弟蒲菰，少年是蒲蘆的第三孫子，名喚蒲青，還有一弟蒲紅，當晚弟兄二人，在村中高峯上閒眺，遙望山外盜黨外家竹樓上，紅燈明滅了兩次，後即閃動緊急信號，蒲紅年青喜事，因以前救過一人，知道盜黨常用紅燈信號傳令，先前滅而復明，必有外人誤入盜室，還是個有本領的，否時那裏惡狗利害，來人決逃不走，也不能將信燈打滅，忙即過崖探看，正遇盜黨，搜索逃人，略爲偷聽了幾句便趕回去，便和叔祖蒲菰談說此事，恰值老村主蒲蘆，閒步田岸走來，問知此事，蒲蘆本已不願管事，吃蒲紅一陣軟語央告，也就答應，當即部署救人之策，盜黨搜尋逃人，不見踪跡，內有一盜，和蒲菰見過幾次，知他天性孤僻，喜歡孤身一人，住在崖口小屋之中，與木橋相隔甚近，可以隔岸探問，便跑了來，吃蒲菰排揎回去，盜黨剛走，蒲蘆深知山中地理，料定逃人，難於隱伏，再一算計程途，人又受傷，必是藏在山脚一帶的叢林茂草之間，盜黨粗心，祇知搜索淺處，所以未被看出，蒲青已往後山，行那疑兵之計，夜中不易辨別遠近，再把燈光縮小，盜黨當是大寨號燈，必然趕去，便令蒲紅尾隨，等盜黨走遠，急速尋到逃人，救回村來，蒲紅領命，尋到二人藏處，馬琨業已先走，見陳業傷重，

便用乃祖祕製靈藥，塞向口裏，連人帶衣包，一齊攆回，因有捷徑，脚程又快，馬琨恐遇盜黨，又是一路掩藏而行，所以趕到頭裏，過橋不久，馬琨蒲青，也相次到來等語，適與蒲菰，在小屋所說之言，好些均未說出，不便深問，祇得藏在肚裏，極口稱謝不迭，行約二里，穿行好些田壠，轉過一個滿植果樹的土山，便見左側，寬約兩丈大溪，水平幾將齊岸，流波蕩蕩，勢甚迅急，右側峯巒矗列，峭拔奇秀，月光照上去，都幻成了銀紫色，峯腰崖隙之間，孤零零建着三四處樓舍亭臺，間有燈光掩映，對面大山橫亘，山坡上高低錯落着十來戶人家，燈光點點，望如疎星，中有一家，居近山脚，屋宇最多，頗似村主之居，前行不遠，蒲青忽然揖客右轉，穿過一條短短的行徑，便到崖下，馬琨方想，這崖如此陡峭高峻，怎麼上法，蒲青忽又說道，馬兄請在此暫候，待小弟稟過家祖，放下繩梯，再行奉請，馬琨才謙謝得一句，蒲青已手脚並用，援崖直上，晃眼便到達崖腰一塊突出的山石上面，一閃不見，那地方遠望原有一所小樓閣，崖勢壁立，又在中腰，突出一大塊，所以近前，反看不見，待了不多一會，馬琨正仰望間，猛見一條黑影，帶着呼呼風聲，怪蟒也似，自峯腰飛墮，當頭壓下，嚇得慌不迭，往旁一縱，躲開來勢，反身回顧，蒲青已同了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並立面前，笑指少年道，這是舍弟蒲紅，梯已放落，家祖現在半峯樓相候，請上去吧，馬琨一看峯上，果懸下一條軟梯，才知蒲氏兄弟，下時，手抓梯

頭，人與梯一同飛墮，那梯離地尚有丈許高下，雖然不會傷人，似此一聲不出，逕直飛落，不是有心相戲，也是賣弄，暗忖平日不肯用功，妄自恃強，才一出門走動，便到處遇見能手，真是慚愧，既然本領不如，還是老實些好，一面應諾，又恭維了蒲氏弟兄幾句，方始縱身援梯，一步一步援了上去，上到峯腰一看，那塊突石，大約畝許，甚是平整，樓共兩層，上下祇得六間，蒲氏弟兄，已然援崖先到，同立樓前相候，說道，家祖已給貴友，服藥醫傷，同在樓上，貴友受傷，爲時太久，沈重異常，另換一人，就遇家祖，也未必有回生之望，家祖現出全力，救他一命，仗他童身，體力堅強，望是有望，痊愈恐在半年之後了，蒲紅接口又道，那豺狗是賊黨，由西藏木里附近荒山中捉來，狗爪的毒，比嘴還凶得多，所以陳兄傷勞，比上次那人要利害，我救他時，已然暈死，再有個把時辰不救，就沒命了，因須靜心調養，不能隨意言動，家祖特意把他安置在半峯樓，便是爲此，馬兄此去，祇能見到家祖，陳兄恐家祖未必許見呢，馬琨急難投止，但求有人庇護，不受仇敵之害，陳業安危，本未十分在念，聞言祇是略作惋惜，諾諾連聲，蒲氏弟兄又閒談了幾句，仍未延客入門，馬琨方覺奇怪，猛瞥見來路岸上，似有一星火光閃動，蒲紅便道，家祖手邊有事未完，不能即時見客，下面來了一個朋友，請和家兄，在此少候，小弟少去卽回，再同馬兄入見吧，說罷，不俟答言，便往崖邊跑去，也沒聽繩梯響，人便下落，馬

琨天性多疑，身居異地，所遇三人，言動閃爍，身已及門，忽又設辭延挨，尤其陳業不令會見，不知村主葫蘆裏，賣的什藥，蒲紅去後，蒲青便借話引話，重又套問身世來歷，馬琨自打錢應泰的旗號，連受挫折，長了閱歷，萍水相逢，前途難料，既不敢盡情吐實，又恐對方輕視，便說家居臨安天目山中，與陳業是師兄弟，新近由湖北黃岡，與一老輩拜壽回來，迷路至此，不想在山外，望見燈光，誤投賊家，先遇惡狗猛咬，不合將狗殺死，致與賊黨結仇，話還未畢，忽聽樓上有人呼喚，青孫領客上來，蒲青剛剛應聲，又見一條黑影，躍上崖石，來人正是蒲紅回轉，蒲青隨問人來沒有，祖父正叫客進見呢，蒲紅聞言，忙道，我先進去，你陪客人，隨後來吧，說罷，蒲紅當先往內跑去，隨聽上樓之聲，蒲青跟着讓客入門，馬琨看他弟兄二人，一快一慢，好似有什話，要先向乃祖報告，故意延挨神氣，測不透是何用意，祇得聽之，樓內陳設，極爲精雅整潔，樓下一排三間，大房兩明一暗，明間左角有一小門，進門一邊是上到二層的樓梯，一邊是兩間通連的小房，臨窗設有爐皂，似是僮僕居所，到處燈光朗照，祇不再見什人，緣梯上樓一看，除樓梯口一排小房外，因是倚山貼崖，就着地勢建成，上一層崖石，恰往裏面縮進，於是前樓也往後展，本就大了好些，再加地爲主人登臨養靜之所，生性又喜歡爽朗，將三大間樓房，一齊打通，祇靠右面，用湘妃竹鑲嵌成一個玲瓏剔透，樣式精雅的隔斷，以作點綴，全樓四面皆

窗，稀落落十餘件桌椅几案，多半傍窗而設，當中幾於全空，比起下面一層，更是寬敞，明燈四垂，亮如白晝，那裏也是乾乾淨淨的不見一點灰星，加以地居峯半，青山排闥，明月當窗，自樓頂以上，直達峯頭，遍生虬松古樹，樓左右隙地又栽着不少修竹，偶然清風吹過，黑影交加，松竹互喧，如引洞簫，景物端的清幽絕俗，馬琨方自入門，暗贊好地方，蒲紅已由隔斷內，現身迎出，笑道，家祖剛給貴友，上完藥，現正洗手，一會就出來，請這邊坐吧，隨和蒲青，邀了馬琨，同往右壁竹椅，坐下相候，蒲紅又在旁几上，端過三杯茶來待客，馬琨自進門起，處處留神，見兩層樓房，雖不能算間間走到，但全樓地方間數祇此，門戶又皆洞開，偏不見陳業踪跡，好生疑慮，細查那湘竹隔斷，除兩頭貼壁處，各有書畫隔扇外，餘均半截，孔洞空靈，人在裏面行動，均可窺見，似與外間一般大小，適在樓下，還聽老人樓上相喚，怎麼蒲紅由裏走出，却不見乃祖人影，主人既把自己延向右壁遠處落坐，可知不願來客走近，其勢不便向前窺探，到底隔斷裏面，是否還有暗間在內，主人形跡詭異，諸多可疑，事尙難測，不在事前，查探出一點端倪，終覺放心不下，老提着一個心，無計可施，其實馬琨，也是驚弓之鳥，私心太重，平日枉自刁狡，臨事則迷，祇管盤算利害，全不想對方何等人物，正主人不說，便蒲氏弟兄，也非對手，如有惡意，何必還費這許多事，不過陳業剛才救醒，一息奄奄，語多不詳，主人又是一個智

慮周祥的老輩，故交情重惟恐處置不慎，以致平添出這些周折，就看馬琨不起，既然伸手，也必救人救徹，並無他意，却害馬琨，獨個附會猜測，疑心生暗鬼，越想越左，白白提心吊胆，着了好些冤枉急，他這裏神志不寧，蒲氏弟兄，也漸看出，暗中好笑，互一使眼色，又吃馬琨覷見，心裏越毛，正在憂急出汗，瞥見隔斷內有一人影晃動，跟着款步走出一個長身鶴立的老頭，蒲氏弟兄隨即起立，馬琨見那老頭，生得長眉秀目，面白如玉，稀落落三縷鬚鬚，長垂飄胸，根根見肉，又黑又亮，貌相甚是清癯，一身葛巾野服，芒鞋布襪，淨無纖塵，直似畫中人物，知是村主蒲蘆，以前雖沒聽師長說過，照着當晚經歷，對方決非庸流，不等蒲氏弟兄引見，趕即搶前跪拜，口稱村主老前輩在上，後生小輩馬琨拜見，蒲蘆冷冷的說道，不要多禮，起來說話，馬琨仍叩了幾個頭，謝過收留解救之恩，方始垂手起立，蒲蘆隨就旁設竹椅坐下，叫客也坐，馬琨爲對方儀表所懾，再四謙謝，蒲青復說，家祖性喜疎放，不願見人拘束，我們都坐，馬兄還是坐吧，馬琨這才偏身就坐，蒲氏弟兄，也各坐下，蒲蘆隨問，聽你說由湖北黃崗拜壽回來，幾時起身的，馬琨說了，蒲蘆又問道，如此說來，你們想是給莫家拜壽去，你兩方是什交情呢，馬琨暗查語氣，無什憎惡，自己又是適在樓下，說到黃崗拜壽，才命入見的，料定他和莫老，必有淵源，本意借此拉攏，忽想起前爲好勝說誑，吃了大虧，師父的旗號，從未響過，陳業打的旗號，

又沒明說，對方細底未摸清前，先不抬出師父，留個退步，過後見事行事，如是莫全好友，陳業身後那人，必與有交，早晚陳業，自會說出，愛屋及烏，一樣也受厚待，如是師父老友，更無容說，反正總有一面，暫時以含混一點爲是，便照實答道，後輩與莫老前輩，並無淵源，祇爲盟弟陳業，他有一位師長，是莫老前輩的好友，奉命前往拜壽，弟子慕名同往，陳業與後輩，原是患難至交，這次不知何故，始而不令同行，後見無法推託，雖然答應，命他代往拜壽的師長名姓，却未言明，他爲人謹慎忠厚，料有礙難，也就沒有深問，到了莫家，祇他一人，和莫老前輩，密談過一兩次，後輩祇是隨衆行禮祝壽，聽戲吃酒，並未交談，過了正日，就起身回浙江，陳業始終未提前事，不料山行迷路，誤往賊家投宿，被賊放出惡狗傷人，苦苦追逼，定要置人於死，後輩實氣不過，將狗殺死，陳業竟爲狗爪抓傷，多蒙老前輩搭救，感恩不盡，蒲蘆忽道，這就是了，莫家我也曾有人去，不知何故，今尙未到，那裏人多，你也許不會交談，你們所遇惡賊，老巢不在此地，這裏祇是他屯糧之所，本意除他，一則我已歸隱，不願再管閒事，二則他在本山，人不犯他，從不輕易害人，近年賊頭在山口外，置了一處外家，養有兩條西藏來的豺種惡狗，雖傷過幾次人，也都有因，並非無故尋人晦氣，三則又略看他師父一點情面，反正早晚有人除他，既知怕我，也就未爲己甚，此賊疑心特大，性更懼內，置下外家，恐有人勾引，特地在山

口僻處，建了房子，另外再養下兩條惡狗，又恐孤懸野外，除那美妾之兄外，俱是女流，萬一受什外人欺侮，在樓角懸上兩盞號燈，他那惡狗，深通人性，除他當面招呼過的，無論生熟，見面就咬，狗嘴和四爪，都有奇毒，遇上十有九死，他每隔些日，假着巡查，來此一次，滿以為防閑緊密，不料那看守本山糧食的兩小頭目，俱和他美妾有奸，妾兄圖財，恐事敗失了衣食父母，勾串一氣，那兩盞紅燈，反做了通奸私會的信號，狗雖猛惡，因受妾兄管理日久，和對賊頭一樣聽話，全沒用處，他們雖然凶惡，却不敢越橋一步，你二人在此無妨，不過你那同伴，傷勢太重，便捨殘廢，也須過了夏天，才能痊愈，此時他尚不能言動見人，等過幾日，體力稍復，你們見面，再定行止好了，說罷，轉喚青孫，你領他到下面，找個住處去，逕自起身入內，馬琨忙即起立，還想探詢陳業並請見上一面，人已步進隔斷以內，馬琨假作相送，偏頭往裏一着，裏牆並無門戶，竟不知適才祖孫二人，由何處走出，蒲蘆坐在書案前，正取紙筆，似要寫信，不便再為偷覷，蒲氏弟兄，又在旁邀客同行，祇得一同走出，蒲紅到了樓梯，便即停步作別，馬琨藉着說客套話的閒空，暗查正房牆後，兩間小房，俱都打通，望過去一目了然，也沒見有門戶，此外更看不出有什房舍，主人偏說，陳業在此養病，好生不解，忍不住問道，這所樓房，孤懸峯腰，景緻很好，可惜地方還小一點，上下祇得七八間房子，還有此樓，離地丈高，除却像賢昆仲，

這等本領，常人就有那繩梯，也難上下，祖老太爺在此養靜，不曾帶有用人，想是下人們上不來的原故吧，蒲青知他有心探問，仍作不解道，這裏人不論老少男女，都學過幾天粗工夫，此峯祇家祖，和三家叔，能夠隨意上落，別人因為弄慣，有的還須用梯上落，好些都空手緣壁而上，下去祇要一縱，更是容易。家祖生性好潔喜靜，除偶有一二老友來訪，一住樓中，動輒一兩月外，平日也有在峯下全家同住的時候，如住峯上，便祇令孫兒們輪班服侍，就便傳授一點功課，有時高興也許把孫兒們都叫上去，住個十天半月，輕易不許下人們走上，後樓幾個小間，和下面樓房，都是愚弟兄來時，住的地方，此次許陳兄在此養病，還是自有樓房以來，頭一遭，你莫輕看了呢，馬琨聽了，好生驚異，陳業住處，終未問出，蒲青隨領馬琨，走向下面坡上，一所平房以內，說道，這裏是三家叔的房子，因三家叔好道，終身不娶，常年在外，難得回家，房子常空，去年家祖，命紅弟過繼與三家叔，才搬來此，又邀我作伴同住，今該紅弟在峯上輪值，馬兄在此，到也清靜，祇是家祖，素不願子孫安逸偷懶，下人甚少，又都各有各事，小輩享受祇管享受，一切起居飲食，却要自己下手去做，無人服侍馬兄，太已簡慢罷了，馬琨見那所房舍，建在山坡高處，一排五間，燈光下几淨窗明，素壁如雪，陳設精雅，起居用具，無不舒適清潔，不染纖塵，屋外花木蕭森，桐陰匝地，又是倚山而建，左有奇峯矗立，右有清溪映帶，時已深

夜，星月雲遮，雖看不出全景，如在日裏，這四外的山光水影，樹色泉聲，不知又有多少享受，聞言極口遜謝，稱贊不置，房是短工字，中間一長間，兩旁各一明暗間，蒲氏兄弟，因便夜談，將左邊二室打通，同住在內，在暗間雖有蓆榻，向無人住，此時用作客房，馬琨坐定，蒲青便即走去，一會，端了一大木盤，托着好些茶酒餚點進來，笑道，客來匆促，山居無什食物，家人睡得又早，適去廚下，祇取了些日裏剩下的餚點，連同二位住客，自帶食物，都帶了來，不成敬意，夜行勞頓，請用完了，安歇吧，馬琨本還有些狐疑，及見那菜餚，果然是由山外賊家，吃完上路時，包帶的餘物，這才斷定陳業，實在當地，看情景主人決無惡意，心越寬放，二人一同吃完，蒲青又將吃殘的收拾，放入託盤，作別走去，馬琨實也倦極，臥倒牀上，便自睡熟，次早起來，忽聞鳥聲關關，十分娛耳，睜眼一看，瓦窗上樹影橫斜，陽光由樹影中，透窗而入，斜射地上，重重交織，映得滿室雪亮，估量天已不早，連忙扒起，穿好衣服，走到對屋一看，蒲青已然離去，回到中間書房，才見桌上，壓有蒲青所留字條，大意是說，朝來起身，見馬琨未醒，知昨夜倦極，沒有驚動，因往半山樓，拜謁祖父傍午始回，室無僮僕，房後叢竹下，在一火爐上，有熱水晨粥，小菜兩碟，連同盥具，均在書桌，左下層抽屜內，請自取用等語，馬琨一一尋到用了，閒坐室內，久候蒲氏兄弟，無一回轉，難星已過，不由想起昨晚，蒲氏祖孫之言

，陳業被惡狗咬傷，須要醫治數月，始能痊愈，不知確否，追原禍始，又是自己惹出來的，似此曠日持久，萬一錢應泰，由新疆回來，事必洩露，如何是好，有心獨自回轉，但又一點門路沒有，不禁又急又悔，祇想不起個主意，隔窗遙望，山坡下風和日暖，水碧山青，村人不分男女老幼，俱都忙於農事，田裏稻麥，一片青綠，菜花吐蕊，燦如黃金，天明前又下了一場小雨，土脈膏腴，石苔肥潤，遙峯近嶺，山光濃粹，到處點塵不揚，清景如繪，馬琨人雖鄙俗，淑景當前，也由不得默化潛移，心襟一爽，暗忖無怪乎一干成名人物，老來都愛歸隱，這樣安閒的清福，誰人不愛，休說莫蒲二老，這兩處好地方，就是自家所居天目山中，好風景，好土地的地方，也不少，如再加點人力，開墾田畝，佈置起來，不也和這裏差不許多麼，可惜師父報仇心切，除弄些自吃的田地外，平日祇憑姨母經營，概不過問，永沒提起經營過，白那有好地方，真是可惜，此番回去，也學這兩處的樣，就勢佈置起來，招人開墾，不但住得舒服，人來看了體面，還可多進銀錢，每日無事，再下苦用功，練成本領，以便報仇洩恨，又省得異日出門，再受人閑氣欺侮，正想在有趣頭上，蒲青忽然走來，和馬琨周旋了幾句，便去當中房舍中，端了酒菜午飯前來，一同吃了，馬琨看他，也甚謙和，盡力拉攏交情，想套問當地情形，和賊黨是何路數，誰知蒲青，雖然青年和氣，却極口穩，馬琨每一發問，便笑答道，馬兄少安無躁，貴友固是傷重，不能

行動，即便能行，我們會命人出山窺探。對頭因在山內山外，緊搜馬陳二兄，沒有尋到，已然疑心我們有人收留，沒想到這次家祖也會作主罷了，今早賊頭，恰來看他愛妾，得知此事，暴怒萬分，也斷定人在這裏，有心來此討人，因恐惹翻家祖，不敢冒失，他不知陳兄，傷得這重，知道村中不留外人，又和前年那人一樣，治好了傷，便即遣走，二位早晚終留不住，爲此四下埋伏，這座九盤嶺，被他們堵個水洩不通，除非家祖，親送出山，你們插翅也難飛過，淨忙也無用啊，馬琨後又連問數次，蒲青始終守口如瓶，不特主人詳情，沒有問出，連仇敵姓名虛實，都不吐露，陳業更見不到，蒲青每日天甫黎明，便往半峯樓上，參謁祖父，除兩頓飯時，匆匆趕回陪客，吃完了飯，收完碗盞，立即辭去，歸臥都在深夜，說不幾句話，便道安置，蒲紅更從當夜分手，就未再見，馬琨每日獨自一人，枯坐室中，難受已極，有心出門走動，一則蒲青常說，仇敵近日，窺伺甚緊，頗有入村討人之勢，恐走出去，被仇敵窺見，使主人難於處置，二則村中男婦老幼，各有所事，自從來到以後，永無一人登門，偶在門外閒立，遇人走過，不等自己點頭答話，便即匆匆閃開，蒲青時道簡慢。累客悶坐，從沒請向外間隨意走動，冒昧遊行，也許不便，沒奈何祇得罷了，似這樣熬了十天，這晚天雨，蒲青下午回來，吃完夜飯，沒有再出，馬琨向蒲青商說，請向乃祖先容，求見陳業一面，蒲紅忽然冒雨奔入，先往裏房，換了衣履，再出相見，

落坐之後，蒲青便問，你那事辦得如何，蒲紅道，人已見到，祖父祇有一點料過了些，餘者都對，那人得知祖父心意，甚是感謝，有封親筆書信，和一些禮物帶回，行抵山口，竟和去時情形，大爲異樣，最可恨是，那般狗賊，竟敢盤查一樣，問我何時出山，由那裏回來，依我皮氣，真恨不能砍他幾個才稱心，祇爲祖父再三叮囑，回來必有賊黨攔路，不許一般見識，和他爭鬥，我身上又帶有那人的信，祇得騙他，說是黃崗拜壽回來，他們雖沒敢深攔，却派人尾隨下來，我過木橋時，天正下雨，叔祖說，對岸有賊窺探，叫我自走，不要回頭，由他發付，隨聽老人家喝罵之聲，也沒回看，便到峯上，祖父見我沒和賊打，甚是歡喜，看信時，却流了眼淚，神情很難過，陳兄人已清醒，毒還沒有提淨，他也想見馬兄，家祖說，今日天雨，叫我回來歇息，告知馬兄，明日午飯後同去半峯樓見面，我到正屋，和各位尊長，見了一面，更跑來了，飯還沒吃，我知哥哥，遇到這樣天氣，回來必早，必定留有酒菜點心消夜，今晚有什吃的沒有，蒲青道，你口福到真不錯，我因六弟年幼，半峯樓上，又住有病客，怕他一人照應不到，每日前往服侍祖父，早出晚歸，到家就睡，馬兄來，一直沒好待奉，正趕今早，十五叔由黃崗回來，祖父令他陪侍，談說黃崗之事，午後天雨，叫我把莫太公送的禮物，交與伯母收存，說是晚飯後，不用回去，省得樓上拖泥帶水，明早起又該十五叔的班，我趁這機會，想和馬兄，作一長夜之飲，和伯母要

了兩隻風鷄，一大塊熟鹹肉，半罈桂花酒，又去坡後，掘了幾斤嫩筍，還有晚飯時剩下的火腿肚兒燉鷄，準備夜裏消夜，剩的明日中飯，省得現做，我近來食量小了些，馬兄比我還差，適才正想這許多東西，做兩頓，兩個人吃不完，弟姪們，又不肯來，要剩到明晚再吃，就不鮮了，你來豈不好，風鷄已託人代煮，少時五姪會送來，那筍一半已放在火腿湯裏，一半想現燒來，蘸醬麻油吃，你要餓時先去做來，我們吃酒談天，也是一樣，蒲紅道，我來時祖父正吃點心，我隨着吃了好些，餓並不餓，沒吃什麼罷了，你既備有消夜，反正明日無事，自然半夜裏吃有趣，況且風鷄，也還沒送來呢，見祖父時，十五叔不在跟前，急於去見阿娘，和尋你，沒待多時，也沒聽祖父說起，怪不得那夥毛賊，聽我說是黃崗拜壽回轉，一個問我爲什麼就攔，落在後面，我不知十五叔先到，當他說俏皮話，沒好氣說，你管我哩，這山是你們的麼，走路還受你們盤查，他們見我有氣，又改笑臉，說大家鄉隣，因見小爺，由山外來，隨便談問兩句閑天，也不要緊，何必動氣，既不愛理我們，你自己請吧，等我走過，又聽一個說，看這神情不像，多少年的好鄉隣，我們平日又尊敬老先生，永沒失過什麼，怎會爲了外人，來傷和氣，那話明是說給我聽，我也沒睬，原來十五叔，竟趕在我的前頭了，蒲青道，單是兩個過路人，傷了他狗，賊頭不會如此着重，這裏頭定然還有別事，照連日緊急神情，你來時，湊巧有十五叔，到在前頭，他爲人

外表，比我們和氣得多，又認識好些賊黨，他帶有黃崗土物爲證，你說黃崗回來，好些相符，賊黨才放你過來，否則照着連日情形，賊頭已然氣極恨透，如非祖父難惹，雖斷定馬陳二兄，藏在這裏，終無一人眼見，地方既大，其勢又不能入山搜尋，暫時無可奈何，祖父料他，早晚必請同黨中能手，來此窺探虛實，決不干休，你如被他發覺形跡，且不容你脫身呢，他雖不敢明奈何你，祇用話一激，不能和么公一樣，倚老賣老，故意瘋瘋顛顛亂說，當然要說實話，祇管我們仗義救人，不算理虧，他却說我們，有心和他做對頭，事不就大了麼，祖父因已洗手多年，不到萬分不得已，決不願再惹閑事，常說有涵養才是真英雄，他老人家，打算不動聲色，把人救出險地：你沒和賊黨負氣爭鬥，話又答得合節，再好沒有，賊頭深知么公爲人和他昔年威名，老來處境，雖在我家，無殊寄居，天大的事，都由他自行打發，不和他認真，白吃虧，認了真話，打他不過，吃虧更大，這位老人家，又無理可講，徒子徒孫，成名有勢的，到處都是，稍爲出點花樣，便禁不起，枉恨得牙癢癢，不能因他傷了人，來做借口，其實借口還好，真要把兩老當做尋常人家兄弟，事情更糟，轉不如各算各賬，或者還有翻本之時，所以我們祇要不再惹事，賊黨便沒得說，祖父適才誇獎你，便由於此，蒲紅道，照此說來，么公又出手了麼，蒲青道，誰說不是，你走的那天早上，賊頭便到，聽說山內外，追尋已遍，沒將逃人追上，不由暴怒，先還慎重，

及至發下轉牌，分好幾路，四出查探，有見過，像馬陳二位，年貌裝束的沒有，回報俱是無人見到，這一帶地僻人稀，生人走過，極爲觸目，如已逃出山去，萬瞞不過人的眼目，陳兄負傷，在賊家強索食物時，又吃小賊婆看去，豺狗爪牙毒重，祇一皮破見血，多麼結實身子，縱然傷輕，也難逃出百里以外，尤其對時必死，祇我家所配靈藥，能夠起死回生，這一來，斷定人被我們救來，以爲祖父不會再管閑事，定和上次所救受傷人一樣，又是么公救下，向祖父討藥解救，始而打算先打招呼以免和上次一般，硬向他討情，將人放走，先命人來說，逃的是他生平大仇敵，所派奸細，爲了調戲他的美妾，爲狗所困，後將兩條訓練多年，萬金難買的異種猛犬殺死，逃來此地，務請看在多年鄉隣情面，將人交他，或是自行放出，由他自捉，捉不到拉倒，捉到祇要問明，不是仇敵所差，也就放脫，決不加害，你想么公嫌惡他們，已非一日，正熬不得，如何有好臉嘴，陰陽怪氣，真真假假，把來人挖苦一頓，來人識得利害，沒敢惹他，回去不知怎的，會換了個冒失鬼來，么公始而不認人在山裏，繼又答說，譬如人在山裏，交你太失面子，我姓蒲的生平沒吃過這虧，如由我放，你們不說，捉不到拉倒嗎，那就譬如捉不到好了，尋找作什，來人吃他時有時無，風風顛顛，氣得沒法，情急拚命，中了誘敵之計，追將過來，不知么公用什方法，來人才走上橋頭，木橋條地揚起，人便失足下落，偏又吃一根細麻繩，套在脚上，吊

在半懸空裏，麻繩太細，如若用力上援，非斷不可，落下去，便粉身碎骨，尤其么公養的那隻小花貓，也跟着淘氣，扒在橋上，那人一動，他便用爪亂抓麻繩，嚇得那人，不敢再動，還算學過一點輕功，提穩着氣，倒吊在那裏，上下不得，么公便叫花貓陪他，自去石室中睡午覺，直到下午，賊黨見那廝久出不歸，着人尋來，仍是乾看着急，不能救他上岸，那寬的澗岸，吊在當中，如用套索，人是可以套到，撞在崖上還不是死，無計可施，祇得忍氣高喊，說好話，有好一會，么公才半理不理的走出，大罵那廝，犯了昔年各不相犯之約，照理不是我們答應，他的人不敢過澗一步，和我們的人，不是他先答應不能踏他寨門一樣，自己失信無禮，又沒本領飛渡，以爲木橋放落，可以現成跑過，不料踏錯地方，橋自懸起，如非橋上，有這麼一根逗貓狗玩的麻繩，恰巧將他套住，掉在澗裏送命，你們頭子，還當我害他的呢，自不小心，活該現眼，怨着誰來，我老頭子孤身一人，借住在堂兄家裏，村中沒有房子可住，愛這收放本橋的小房清淨，出入方便，暫住在此，除一隻小花貓外，室中並無一人，你問這廝，是不是自己罵人，硬要過來，橋自懸起，我老頭子可會動過什手來，真要打也容易，我決不過澗來，欺負你們，橋這邊又是我堂兄地界，他愛清閒，我在此祇是借住，不能給他惹事，是人不是人，都引了來，我先將這廝救起，不管你們人多少，我祇一人，就在這橋上，分個高下，還有那橋，吃他一跳，壓住機簧，收

放不得，須先把人救起，才能放平，你們躲向旁邊，省我過來時，撞倒了你，又說我倚老賣老，以大壓小，說完，人早站在崖邊，施展他老人家當年絕技，使一個燕子抄水的身法，脚登崖口，往對岸平穿過去，飛到中心，就勢凌空撈了那斷，帶將過去，同向對崖落下，這先後來的兩個，那算是賊黨中好手。本心還想人救下後，再拚個死活，遮遮羞臉，一見那麼寬崖岸，空身飛越，已屬萬難，中途還將吊的人救下，挾起同飛，身子和箭一般平直，這等功夫，他們做夢也未見過，如何還敢動手，無奈賊頭法令太嚴，沒有落實頭緒，怎好交待，先一個連急怒帶驚嚇，目定口呆，忍氣吞聲，後一個又拉醜臉，假套交情，恭惟么公說好話，么公一味瞎說，也不說有，也不說無，二人軟硬全沒用上，含憤回去，由此連渡口帶附近一帶高處，便常有人在上，往我們這裏窺探，沒有幾天，忽有一賊，乘看陰天黑夜，由下流僻靜處，用套索偷渡過來，你想么公，是什等人物，入山又祇渡口一條必由之路，怎能瞞過，吃么公一下擒住，制了個半死，因見來人，寧死不說何人所差，是個硬漢，料是爲友而來，本非賊黨，做戒了幾句，將他放掉，么公手重，那人回去，縱不殘廢，也須將養些時，賊頭屢失面子，恨入骨髓，祇不過心中顧忌，沒敢十分叫明罷了，馬琨一聽，事正緊急，以蒲氏祖孫，都等本領，對於賊黨，尙未輕視，仇敵利害，可想而知，細查主人對待陳業，好似十分關愛，否則照蒲氏兄弟語氣，蒲老早已高

躍，不問世事，如換別人，祇管遇上，也不肯仗義援手，決不會如此盡心盡力，連蒲紅次早出走，都似於此有關，不是偶然相值。明午見了陳業，就他不肯吐露，也可看出兩分，自己久留在此，終不是事，他如真和主人，有什淵源，硬教他轉求主人，勉爲其難，好歹先把自己護送出去，一則省得強敵嚴伺，夜長夢多，一旦露出破綻，彼此都有未便，二則錢復被困日久，母姨均不知情，雖然獨自回去，無什效力，到底師父，也還有些老友，這次回去，給他一個病急投醫，亂鑽亂闖，是知道的地方，挨次尋遍，也許能夠尋出道路，天下事難說，萬一湊巧，將人救出，豈非絕妙，怎麼也比枯守這裏強些，主意打定，便向蒲青，打探出山道路，可有什隱秘捷徑無有，蒲紅笑道，馬兄想拋了陳兄，獨自抄小路，逃出去麼，怪不得有人說你，和陳兄雖是一盟結拜，心志迥乎不同呢，馬琨吃他道破心事，率性老了臉皮答道，並非不願朋友，臨難先脫，祇緣家中尙有急事，家母獨居山中，盼歸甚切，好些難言之隱，便此次誤走山路，也爲心急回家之故，不料求速反緩，惹下這場禍事，如非祖太公，和賢昆仲，仗義相救，豈能倖免，如今敵友傷重難行，外有仇敵環伺，本不應即時離去，無如家中之事，關係更重於此，明知此行險難甚大，無奈事情急如星火，也說不得了，心跡久而自明，敵友歸心之急，更勝小弟，事情本應奉告，祇爲丟臉之事，羞於啓齒，現時又係敵友一人主持，前者已爲小弟心粗糊塗，延誤至今，不堪再

誤，所以未便明言，實不相瞞，小弟身雖在此，每一想到家母，和那急事，心便如刀割，兄久居在此，不特山路熟悉，更有家傳絕藝，令祖老太公，更不容說，好在敝友託庇府上，安如泰山，小弟留此，並無益處，如蒙鼎力設法救助，使能起身回家，感謝不盡，蒲青聞言，祇望着蒲紅微笑，蒲紅初聽時，面色似稍不快，聽到後來，方始轉和，笑答道，賊黨與我們，居此山中，年月差不許多，家祖入山，算來還在他後，緣有徑捷，雙方俱都熟悉，此時防守正嚴，要想偷度陳倉，如何能行，明走到可，他和我們邪正不能並容，祇不過他們惡行雖著，本山祇供屯糧之用，素少劣跡，又知敬畏，才得容忍至今，本來一水一火，無所顧忌，也不怕他那些埋伏堵截，一則家祖說，反正他們，今秋俱當遭報，樂得聽其自生自滅，何苦多費手脚，二則馬兄的事，雖然未說，小弟年青愚直，有口無心，不怕見怪，以馬兄行逕，獨自回去，不特無什效果，或者還要因而多事，都說不定，最好少安勿躁，等陳兄傷愈，復原同行穩妥得多，荒山僻野，難留嘉客，馬兄行意已決，自然未便強留，我們既能延客人山，自會送客出去，且等明午，見了陳兄，從長計議，如真非走不可，愚弟兄自會稟明家祖，或明或暗，總使馬兄，平安出境，渡過一切難關好了，馬琨聽他語多譏諷，錢復的事，也似知底，雖然有些難堪，且喜如願相償，居然允將自己護送出門，蒲青並無異言，可知實能辦到，乃弟所說，不是大話，不禁寬心大放，暗中忻幸已

極，也無心再計及主人話中有刺，沒口稱謝不迭，正說之間，忽聽中屋外間，有人叫門，蒲青出門，一會端了一個提盒走進，蒲紅急問道，送東西的是剛姪麼，蒲青把頭一點，蒲紅忙即追出，推門喊了兩聲，並無回應，進房埋怨道，我正想見他哥哥怎不把他留住，同玩一夜多好，蒲青道，我怎沒留，他偏仍咬定那晚的話，說在平日，我們不要他，還賴在這裏呢，今夜却不願進來，隨便吃酒閒玩，不好拿出長輩架子強逼，外面雨大，周身通濕，祇得放他走了，說時，蒲紅已將提盒打開，內裏裝着兩隻新蒸就的風鷄，和大盤熱氣騰騰的筍肉包子，馬琨瞥見盤底，壓着一個紙條，上寫姪兒不願見那人，今晚恕不奉陪，明天想到西山口逗老兔子，紅叔當有此胆智也，底下還未及看清，已被蒲青一手拾起，略看了看扯碎，塞向字紙簍內，蒲紅正撕風鷄，沒什留意，笑問剛姪又有什花樣，蒲青道，總歸頑皮，他還有什好事，停歇再和你說，沒的叫外客笑話，隨對馬琨道，這是六舍姪，名叫蒲剛，年紀才得十四歲，因他小時多病，從斷奶起，便隨家祖，起臥了六年，頗得家祖鄰愛，學了一點手脚，專門愛打抱不平，他如看人不得，什頑皮事都做得出，幸是個服軟不服硬的脾氣，有那曉得他性情的，看他年青，讓他一點，也就罷了，否則鬧起來，不做到淋漓盡致，不肯歇手，後山毛賊，常吃他的苦頭，雖然暫時還不曉得對頭是我家一個頑童，我總怕他將來，撞到定頭貨，吃上苦就不小，勸

又不聽，真沒有法子，蒲紅看了馬琨一眼，笑道，其實遇上他作對，祇消服個低，不就完了麼，至於碰釘子的話，他一個小孩子家，吃點虧，也不算十分丟人，何況還有那位老人家，在後頭呢，怕點什麼，蒲青道，你還說呢，他一個人反，還不夠，都是你們老小兩個給他長的志，要不也沒這大膽子，蒲紅笑道，你說老公公，還差不多，我本事還沒他大，能長他的志麼，蒲青道，你少說，好些壞主意，不是你給他出的麼，早晚被祖父曉得，看你兩叔姪受用，蒲紅道，你當祖父，真不曉得麼，我們有件事情，能瞞得過他老人家，還不是疼愛剛姪，裝不知道罷了，蒲青微怒道，紅弟連祖父也議論起來，膽也忒大了，蒲紅臉上一紅，不再答言，這時雨勢更大，四圍竹樹，吃風雨吹打，匯爲繁喧，聒耳如潮，蒲青早把小泥風爐，搬來房內，三人一邊燒剝竹筍，撕些雞肉就酒，一邊隨口談笑，馬琨自恃能說，心欺主人年幼，不曾出山遠遊，便把近來足跡所經，當作談資，盡情加以紛飾，先說起黃岡之行，並莫家做壽盛況，漸漸談到故鄉各縣景物，蒲青還不怎樣，蒲紅祇是微笑不贊一詞，馬琨忽然警覺，想起蒲紅離山多日，看這神情，莫非所去之地，便是金華，心方一動，猛又聽得有小兒敲窗，高喚紅叔，蒲紅忙答道，剛姪怎不進來消夜，這般大雨天還不睡，雨地裏跑來跑去作什，窗外小兒道，你快出來，太公公喊你呢，蒲紅聞言，答聲你等一等，我換好雨衣就來，可要帶點吃的去，小兒答道，不要，那裏都有，傢伙却要帶

上，今晚我們就睡在那邊了，蒲青喝道，剛姪，大雨夜深，你們鬧些什麼，小孩答道，青叔你不要管，這是太公公做的事，我不過傳句話吧，說時，蒲紅已急匆匆，跑向裏間，一會穿了一身油綢子製的雨衣帽褲，背插鋼拐，腰佩鏢囊，走將出來，說哥哥陪馬兄，吃完早睡，太公公喊我有事，明日午後，半峯樓見面再說，今夜我不回來了，說罷，轉身就走，蒲青連忙追出，馬琨聽二人語聲頗低，尋一窗隙，往外一看，窗外大雨如注，由明視暗，什麼也看不見，一會微聞門響，便見一大一小，兩條黑影在窗前燈光微映中，橫越而過，其疾如飛，一閃即逝，除雨聲花花外，更聽不到別的聲音，尤其那小的一條黑影，身法更快，知是蒲剛，好生驚服，暗忖小小年紀，如此身手，蒲青弟兄的本領，雖未實地領教，看行逕也比自己，要強得多，平日自恃師傅本領，解數神奇，別有心法，妄作聰明，不肯下苦用功，連那十幾手絕招殺手，也都不曾到家，便心高氣傲，目空一切，誰知這一次走到江湖路上，到處都是荆棘，蒲氏全家老少，個個能手，師父對於江南諸名家，都常述說單沒提他，此老已隱此多年，難道師父，就會毫無所聞麼，正想着奇怪，忽聽蒲青笑道，馬兄不日便可回里，不必愁思，再吃點東西，請安歇罷，馬琨回頭一看，蒲青已早回坐原處，知被看破，自身是客，不該窺覷主人動作，隨口遮飾道，令姪一點年紀，竟有如此本領，令人佩服，小弟枉自癡長幾歲，什麼都未得着門徑，真愧殺了，蒲青笑道，令師錢老

先生，有神拳祖師之稱，馬兄是他高足至親，豈有不濟之理，舍姪算得什麼，聽說近來江浙一帶，小輩弟兄中，着實出了幾個好手，有一個外號黑摩勒的天生奇資，更是出奇，年紀也和舍姪相差不了多少，那才令人佩服呢，馬琨聽他提起錢應泰，分明自己來歷行逕，俱已深悉，祇當陳業所說，起初未打出師父旗號，不便多說，隨口敷衍過去，蒲青又說起黑摩勒的身世爲人，和那一身本領，馬琨一聽，世上竟有這等年幼的異人，越發驚奇，由此便記在心裏，談過一陣，各自安歇，次早醒來，聽中室內，有人說話，好似蒲氏兄弟之外，還有一人，語聲甚低，聽了一會，沒有聽出，蒲青忽在外喚道，馬兄醒了麼，馬琨答道，剛醒，今早又起晚了，蒲青道，晚並不晚，家十五叔來了，馬琨知來人，是蒲青的堂叔蒲江，新從黃崗回來，他拜完了壽，又耽擱這些天才起身，和莫家交情深厚，可想而知自己出醜的事，不知曉得也未，又沒不見之理，祇得應聲，趕卽扒起，穿好衣服，蒲青已把洗漱水，端了進來，馬琨慌忙接過，歉謝連聲，蒲青低語道，事也真巧，馬兄昨晚想家送你出山，雖非至難，倒底也費手脚，今早天才亮，十五叔便冒雨來此，說昨晚賊黨，要乘雨夜，偷入村中查探，馬陳二兄，如仍藏匿在此，自非大舉，約請能手，藉口與我們拚個死活不可，便不在此，祇要探出了我們放走，也是不肯干休，不知怎的被剛姪知道，將紅弟約去，同到白龍澗吊橋附近埋伏，先已吃么公擒到一個，後又來了兩個，用索抓飛渡

的，剛姪容他渡過，冷不妨搶過索抓，丟向澗底，斷了來人歸路，再和紅弟，同出動手，這時天交半夜，雨已漸住，來人武功，實是不弱，按說剛姪還可應付，紅弟却是稍差，么公皮氣，照例祇許人一對一，不許倚多爲勝，見來人祇得兩個，便在旁觀戰，沒有上前，所幸路生天雨，來人久聞家祖，和么公威名，自覺深入重地，勢孤境危，不免有點心慌胆怯，剛姪又刁又狠，和他動手的一個，才一照面便中了一三稜刺，和紅弟換了個，才得打個平手，整打了一個更次，未分勝敗，賊黨後面，還有一個望風的，不曾過澗，聞得對崖同黨喝鬥之聲，情知不妙，忙卽歸報，老賊原在附近等候，因後來這兩個，俱是他的好友路過相訪，自告奮勇前來，如若失陷，丟人不起，得信情急，忙卽率衆來救，準備與么公拚命，剛到澗邊，正待喝罵，向么公叫陣，恰值三家叔回家省親，還和一位姓甘的老前輩同來，因在路上，管點閒事耽擱，到晚了些，恰好遇上，同時么公見紅弟剛姪，久未得手也自不耐，又聽先擒那賊供說，賊頭近聽愛妾兄妹之言，說我們近年，屢屢恃強欺人，與他爲難，兩雄不能並立，必有一傷，與其等將來吃了大虧，再破臉，何如乘他隱藏逃入，其曲在彼之際，和蒲氏祖孫，分個高下，能將蒲家轟走自好，不能，率性棄了這裏，併入老巢，日後再打報仇主義，也到省心，老賊耳軟，竟信枕邊之言，連日四出，約請能人，不是同黨中，還有幾人持重作梗，早來犯了，今晚決定先探逃人下落，以定計較，就你二

位不是我們救走，人早出山，因他手下，已被么公，連傷了幾個，怎麼也要撈回一點面子才罷，反正仇怨已結，便將紅弟剛姪喝退，空手上前，將來人一齊點倒，甘老前輩，和雙方都是熟人，先遇老賊，問知細底，硬行出面打圓場，老賊久知三家叔，不但自身本領高強，又精劍術，尤其一些師友，俱是當世最負盛名的人物，真比么公，還要難惹，他不知三家叔，每年必定歸省，祇聽說出家入山，從師學劍，永無歸期，想不到會在此時回來，如非有甘老前輩同行，當晚這老賊定吃大虧，弄巧身敗名裂命都不保，起初祇當家祖不會管這類閒事，來和么公拚命，也祇憑着一時盛氣，原無把握，祇已牽衆來到，不做也得做，到時心中恐已發寒，再見三家叔，自然越發氣餒，巴不得有人出頭解圍，立即賣了面子，說了幾句場面話，意思仍想查問人在這裏也未，不交出也行，至少必須說出來人姓名來歷，看是他仇家所差不是，三家叔不知究竟裏，但知老賊，不會無因而至，他性情寬和，不輕與人爭持，又看朋友面子，與甘老前輩一同飛身過澗，見了么公，問知究竟裏，因明人不做暗事，已將二位來歷說出，告以實是路過，因賊黨故縱惡狗傷人，逼得無法，將狗殺死，現被么公救來，尙未痊愈，令老賊回去追究，如果所說不實，我們必將二人交出，不傷一年鄰里和氣，否則我們不能見死不救，濟因扶危，誰都應該，不但人不交出，還要令他，處治他那無故縱狗傷人的賊黨，老賊素性多疑，本料定你們，是他仇家所差，一聽不

是，知我們決不會假，所說如實，情理上說不過去，祇得認了晦氣答應，反是那被么公點倒的二人，不肯干休，約我們下半年，在一個地方相見，說了幾句過場話，逕和老賊，作別而去，先擒小賊，被三叔放掉，祇家祖一層，未對老賊說起，事情都推么公和紅弟所做，總算交代過去，家祖得知此事，便令十五叔傳話，說三家叔午飯後，尙須出山一行，正好送你，早點後，可往峯上，去見陳兄作別，不必等到午後了，馬琨聞言大喜，忙卽應謝，蒲青還要往下說時，馬琨洗漱早畢，覺蒲江一人枯坐外室，尙未禮見，笑問我們談得久了，十五叔在外，等我拜見之後，一同領教吧，蒲青低語道，家十五叔，性情古怪，難和生人投緣，最好不要理睬，由他去，也不可見怪，嫌他簡慢，他實是天性如此，祇一處久，就自然好了，馬兄今日要走，何必白費口舌，我尙有事，不能奉陪，你祇在房中，等吃完點心，再出去相見，少爲請教，便隨他走，十五叔也是愛乾淨，昨夜一場大雨，現仍小雨未住，多好功夫的人，上半峯樓去，也難得不會弄髒的，我如非有事覆叩，今日不該班，正好不上去，省得受十五叔的教訓，我是小輩，又沒法分辯，你沒上慣想必更難，要是一身水泥糊塗，怎見家祖，你可將我雨衣鞋帽穿去，到了上面，一齊脫下，扔將下來，回時身上濕污與否，就無關了，三家叔又不在于這些，馬琨屢聽老主人，生具潔癖，隨口謝了，時天還早，蒲青也是剛起不久，未用早點，依了馬琨，不吃就去，蒲青說是不忙，

自去端來點心，和馬琨吃完，出房一看，蒲江已早走去，蒲青取來的雨衣鞋帽，與馬琨換停當，才見蒲江走來，馬琨禮敘之後，見蒲江年比蒲青略長，身材瘦小，二目炯炯，神光足滿，通身整潔，暗忖外面雨還未住，滿地污泥，他衣服乾淨，還說，打得有傘，這鞋鞢怎會又新又乾淨，一點濕跡俱無，心中奇怪，便留了神，蒲青笑問道，祖父早課未畢，十五叔就上峯去麼，蒲江道，可令他兩個先會面，早點無妨，馬琨因有先入之言，自居後輩執禮甚恭，蒲江祇是冷冷的說得聲走，便當先出門，馬琨見他隨手在門外，拿了一樣東西跟出一看，乃是一長一短兩根木棍，長的一根，上面張着一個油布傘，一到門外，便騰身平起，脚不沾地以手代足，鶴行鷺步一般，向前走去，却不甚快，才知靴鞋不濕之故，祇不知那峯，如何上法，回顧蒲青，揮手催行，忙擇水泥較少之處，一路縱躍趕去，一會相次到了峯下，繩梯已先懸在那裏，蒲江道，我先上去等你，說罷，將左手短棍，往泥地裏一插，深入尺許，跟着身子往上一擡，輕輕落在棍頭之上，隨將傘放落少許，成了活的，不會撐滿，然後一手握着傘軸，一手握柄，條地一收一放，下面單足在棍頭上一點勁，人便凌空直起，上到三丈來高，勢子一衰，眼看快要下落，蒲江又將右脚，蹣着左腿，身子一屈一伸之間，手中傘，又是一收一放，人更高起，接連兩三下，便飛向峯上，不見人影，耳聽峯腰上喝道，你就上來好了，這類五禽輕功，馬琨雖常聽師父說天山狄家叔姪弟兄俱

精於此，但是連起來，也祇平地飛身到了空中，祇能在停處顯些解數身法，前後左右改道斜飛至多作上兩個盤旋，上時快慢由心，除狄梁公已成劍仙絕跡，飛行又當別論，如想節節升高，却是萬難，蒲江身法雖與所聞不類，似這樣祇憑一把傘便可平地升天，休說眼見連聽都未聽說過，蒲青還說他本領不過比他略強，在蒲氏全家中比起來，祇算中中，餘人可想而知，那裏還敢怠慢，聞聲立應飛步往上便縱，那繩梯最下一層，離地也有丈許，大雨之後，泥濘土軟，又滑又粘，峯腰上更掛着好幾十道大小飛瀑，風一吹過便淋漓滿身，涼氣逼人頭面，氣都快透不出，馬琨又恐把衣服弄污，越矜持越使不上勁，縱了兩次，才到梯上，冒着積溜新瀑，援梯而上，梯是軟的，下面又沒繫住，由峯腰上直垂下來，長而且仄，本來無風自搖，風勢再大，越發左右搖晃，中間好多處都扭結成條，無法解開，足不能踏，祇得用手援上，有好一會才到峯腰石崖，崖口藤草附生，水泥雜沓，等翻身而上，通體已是水泥污溼，因上時蒲江催喚，到了崖上，雨勢忽又轉大，見蒲江已早縱向樓門以內，一時疎忽，忘了蒲青之誡，冒雨往前便跑，快到樓門，還未走進，蒲江忽又跑出，低喝你快停步，這樣就往裏跑麼，馬琨這才想起，主人父子，俱有潔癖，並且雨衣帽兜，也還未往峯下扔落，不由臉上一紅，連聲道歉，自告冒失，撥頭往外便跑，才一轉身又聽蒲江喝道，回來，雨這樣大，你就落了泥衣，豈不還是淋濕，馬琨回身立定，進退兩

難，不知如何是好，蒲江仍寒着一張臉，指着左角道，那樓角底下，有一鶴柵，鶴早有事飛出，由那裏可沿樓簷進來，不走雨地，你可那邊去，將雨衣鞋套帽兜，一齊脫下，再進門來好了，馬琨陪笑道，來時青哥，叫我上峯時，把雨衣拋下，想以還要穿着呢，十五叔有傘借一把用，好麼，蒲江道，叫你脫，你就脫，那有這些囉嗦，說罷，便自回身，先往裏走，馬琨見他聲色俱厲，實是難堪，無如託庇人家簷下，無可如何，強忍着一肚子氣，轉過樓角，果有一鶴柵在彼，甚是潔淨，忙把雨衣鞋帽一一脫下，就着簷溜，略爲沖洗污泥，疊好放在棚架之上，由柵側縱向樓簷台階，再向正門繞進，因蒲江未在，人又不好相與，未便冒失亂走，佇候了半盞茶時，蒲江才由樓上走下，低語道，老太公現在習靜，不喜吵鬧，你那同伴，現在樓中屋裏，不能夠捧下樓來，你須輕腳輕手上去，說話也放低聲些，否則我這人不會客氣，莫怪我說話不好聽，馬琨一面忍氣陪笑答道，心想早起還聽他叔叔們，在外屋有說有笑，蒲青還說他從十四五歲起，便在江湖上跑，年紀不大，交遊甚廣，自己初會乍見，自居小輩，十分謙恭小心，並無一毫開罪之處，爲何這樣說話喪謗，又乾又澀，一點不近人情，蒲江說完了話，依舊先上，馬琨見他腳點輕極，知老人耳音更靈，連受叮囑，那敢大意，隨着提氣躡足而上，蒲江到頂回望，面上又帶輕鄙之容，馬琨祇一味謙恭忍耐，恨在心裏，先以爲對待陳業，必也如此，及至隨進前樓一看，仍是那晚

初會老人的一間，陳業臥在一個鋪有厚氈的小竹榻上，馬琨進門，才睜開眼，低喚了聲大哥，並未坐起，面容較前清瘦，看神氣似是大病初愈，先不在此，新由別屋搭來，蒲江對他却好，不特神情和悅親熱，招呼尤極周到，馬琨自從避難，遇救來此，和陳業尙是初見，連日暗中觀查，蒲家定是隱名前輩英俠，決非尋常人物，細底來歷，蒲青毫未吐露，自己這一面的實情，不知陳業，對人說出也未，見蒲江老在榻前盤桓，不肯離去，人又機智異常，惟恐漏口，惹出事來，正想措辭探詢，蒲江看出他遲疑神情，作色低語道，這樓上沒你多待的時候，陳世姪重傷初愈，本難見人，因他說，和你已做一路，想要回去，知你行時必有話和他說，定要見上一面，爲此才許你到此，他須保養，不能多說，也實沒什話和你說，你如無話，就該回去了，陳業見馬琨，臉帶愧色，忙代答道，世叔不要見怪，馬大哥原是聽我囑咐在先，初次見面，恐把話說錯，所以躊躇，小姪對他一說，就明白了蒲江攔道，你元氣虧耗太甚，不可再勞神耗氣，他既吞吞吐吐，我來代你說罷，陳業謝了，馬琨見陳業，祇說這幾句話，便自而紅氣喘，知道起初必甚危急，嗣聽雙方口氣，直是世交至好，自己是陳業盟兄弟，理應愛屋及烏，爲何待遇相差，如此懸殊，心正不解，蒲江道，你奇怪麼，陳世姪以前，和我們不特素昧生平，彼此連姓名都不知道，到此才論的世交，這些與你無干，不必說了，他每日祇有子時服藥後，那一會，可以多說幾句話，

你的來意，他已說了一個大概，本來不算什麼，一則事不干己，老太公近年，不願我們無故和人生事，你那老姨父，爲人又太好一點，所以不願插手，祇好等陳世姪體氣復原，再作計較了，你回去任便，不過現時江南各省，除却黃崗莫老，丐仙呂暄，南明老人，和老太公等，有限幾位，要想向花老乞婆，和老刺蝟手裏，將人要出來，不論明做暗做，全辦不到，你此番回去，最好老實一點，瞞着你母姨，靜等陳世姪回去再辦，老乞婆見小錢還有點骨頭，想磨折成他的黨羽，祇不胡亂想逃，或犯他的大忌，不過多在他家多住些日子，人決無害，你如胡亂找人，鬧出些事故來，就難說了，我們是無心相救，你不用承情，但老太公，隱居以來，最愛清靜，不喜人來走動，你不可再向外人亂說，憑你這樣，也決尋不到高人，你那姨父錢應泰，現在新疆焉耆八角窪，朋友堡中養傷，半年內，不會回家，他那兒子，也未必有什好種，就此磨練，於他反倒有益，陳世姪體復回去再辦，決來得及，話已說完，聽不聽由你，至於那賊是誰，你也應該知道，日後遇上，好有防備，我懶得說，你到下面，去問青姪吧，馬琨聽他說話，帶着教訓口吻，心雖不快，無可如何，陳業不能多言，蒲江已知己事，明說出來，再多說話，徒受搶白，便和陳業，略爲敘別，並對蒲江說，求見老村主，拜謝告辭，蒲江道，三哥未回以前，老太公本打算容你同見，現在時候提前，老太公現正用功，如等下午，三哥走得如早，沒人再送你出險了，話我替

你說到，我三哥吃完午飯，說走就走，沒有準時，你快回去，早點弄飯吃了，等着吧，馬琨原知蒲老孤僻，蒲氏全家，對已輕視，見也無益，倒是目前因殺狗而起的對頭，聲勢頗大，不知何等人物，現得蒲家護助，雖可無害，異日狹路相逢，却是吉凶難料，以前屢問蒲青，俱未明言，蒲江既令問他，想必肯說，行期匆促，實應問知細底，好作打算，隨向蒲江客套幾句，託向老村主，代為叩謝救助之德，蒲江微微點頭，便催起身，馬琨見陳業面目淒然，似頗惜別，滿肚皮話，無從發問，心裏也覺發酸，主人已示逐客，不便久留，祇得致了保重，作別下樓，先到鶴棚，見雨衣帽鞋尚在，重又穿上，走向崖口，援梯而下，回到坡上住處，蒲青已不知何往，午飯業俱已備齊，放在火旁，菜頗豐美，因想打聽山外對頭細底，不知蒲青何時歸來，蒲江恃強孤傲，乃兄本領更大，想必更難說話，方自發急無意中，推窗遙望，偶一抬頭，瞥見左側半峯樓崖上，有一條白影飛落，到地化爲兩人，一個正是蒲紅，另一人是個中等身材的白衣少年，落時直似飛仙下墮，身法之輕靈美妙，從未見過，這時雨勢又小了些，空中濕雲，似奔馬一般急馳，天色似有晴意，到處林木，烟籠霧罩，滿地都是積潦，少時落在一塊山石上面，手裏依舊挾着蒲紅，朝那無水的石地上縱去，一縱便是七八丈遠近，接連十幾縱，便到坡前，馬琨正看得出神，忽聽身後有人喚道，馬兄回來恁快，陳兄見到了麼，回看正是蒲青，隨又說道，那便是三家叔，紅弟便

過繼在他名下，有家叔護送出山，當可以放心了，馬琨便把前事說了，蒲青道，十五叔生來這樣皮氣，不似三家叔，有含養，祇一投機，頭都割得下，那人行爲，要不對他心思，不願意全擺在臉上，誰勸也無用，我們相處這些日，總算緣分，依我看馬兄爲人，不過忒聰明了些，所以容易生事，聽說陳兄人就長厚，因此到處受益，被人看重，其實我們年紀都輕，如能處處反躬自省，行事一合軌道，日久不特樣樣進境，也受人看重了，馬琨不知蒲青爲人情熱，語有深心，暗想初來不久，無什劣跡落在人家眼裏，陳業更不會背後道人短處，爲何說出這等話來，隨口應了，回看窗外，叔姪二人，已無蹤跡，笑問三叔令弟，怎未到來，蒲青雙眉微縐答道，三家叔定往中屋，去見二伯母，說話去了，須要午飯後，才能來此，我們先弄飯吃，吃時再談那老賊來歷行徑吧，馬琨也覺腹中飢餓，便幫同料理，一會盛好菜飯，蒲青又把昨晚吃剩的家釀美酒，取出同飲，一邊談那賊黨之事，馬琨才知道爲首之人，名叫胡南旺，昔年乃浙贛交界，水陸兩路的大盜，因他生來面白如玉，現年已逾六十，並未留鬚，依舊一頭黑髮，看去不過四十來歲，又練就一身好輕功，江湖上都稱他爲老玉郎，飛天神虎，近年本已算是退隱，祇爲手下人多，相從年久，徒黨不肯離去，食用浩繁，昔年所積金資，又被妻妾把住，雖有好些田莊，仍不夠用，爲此每年中，總要出兩次手，做上兩批大的才罷，九盤嶺是他根倉，他又好色好酒，老不死心，新近得了一

個美妾，因恐悍妻知道不容，在山口外置了一份外家，借着巡嶺爲名，常來盤桓，自忖年老，妾又淫蕩，越愛越不放心，特地把他兩條最心愛的豺狗弄來，又因妾兄楊和，原是心腹黨羽，便命他調養惡狗，除他以外，無論何人，祇一進門，便縱惡狗，咬殺勿論，以爲這樣，外人決難入門，誰知那妾，天生水性楊花，先見乃兄，把她獻給頭子爲妾，本已不願，祇爲從小失母，素畏楊和凶狠，不敢倔強，胡南旺雖老，身却健強，望如中年，初還相安，無如胡南旺的老巢，在雁蕩後山，相隔頗遠，不能常來相伴，山僻煩悶，漸和楊和吵鬧，要出門遊逛，楊和因妹子最得頭子歡心，不敢過於拘束，先祇陪了在附近山中遊玩，那管本山糧倉的頭目，名叫柴梁，是個色鬼，胡南旺原命他就便留心照料，並在樓角設有告急燈號，久聞妾美，心癢癢的，不得見面機會，這日聽手下人報說，看見小夫人，入山遊玩，立即備了酒食果點，往獻慇懃，就便一看如何美法，柴梁乃胡南旺的外甥，年青體健，又善巴結體貼，兩下一見，便有了心思，終於由那妾將楊和用酒灌醉，將狗鎖好與柴梁勾引成奸，等楊和知道，兩下已打得火熱，既不敢舉發，奸夫淫婦再一勢迫利誘，反被說通，拿樓角紅燈，做了通奸來往的信號，日久被蒲氏兄弟，路過探出，因蒲老不許子孫多管閒事，胡南旺愛那妾如命，上次楊和，帶着狗，隨奸夫淫婦出來閑逛，恰值一人路過，也是縱狗傷人，見不能取勝，一擁齊上，那人名叫卞真，武功頗好，寡不敵衆，落

荒逃走，吃狗追上，剛抓傷了一點臂膀，本難活命，因在無心中，驚動崖上蟠伏的一條大蟒，和二狗惡鬥起來，才得逃走，仗着受傷不久，所逃之處，正是入村路徑，村中剛有人出，潤橋放落沒有懸起，受傷不久，遇的人恰是蒲菰，偏偏湊巧，沒三天，便即治愈，二賊尋來，人未交出，硬給送出山去放掉，本已結下嫌隙，這次馬陳二人一來，結怨自然更深，現時雖畏蒲家祖孫叔姪，本領難敵，終於不肯干休，馬琨曾聽錢應泰說過胡南旺的利害，好不心驚，且喜細底得知，日後遇上，還可趨避，當時謝了指教，又託蒲青，代向蒲老諸人，一一致謝，說完，飯已用畢，馬琨終覺蒲氏全家，這好武功，定有極大名望，況且隱居江南，竟未聽人說過，枉在人家，住了這些日，名號來歷，全都茫然，豈非笑話，隨又設詞探詢，蒲青笑道，馬兄在外面，沒聽說過家祖麼，這也難怪，實不相瞞，這裏本是寒家世業，家祖同母弟兄，共是三人，家祖居長，幼年離家，遠赴巴蜀深山之中，從師習武，年滿三十，才在外走動，時值明季，逆閹柄政，爪牙密佈，流毒天下，家祖專行俠義之事，因恐連累家中，祇管威震江湖，也不回家看望，從未用過真實姓名，二位叔祖，謙和方正，治家甚嚴，全家老少男女，雖從家祖學會武功，祇用以來防身禦寇，從沒和人爭鬥，家祖夫妻，又遠居異地，江湖上祇有限幾人，知道細底，近十來年，家祖母去世，家祖才率了本房子孫歸隱，寒家人丁雖多，家祖祇生先父，和三家叔二人，先父名源，三家

叔名漪，在外也是輕易不露真名，胡南旺因是近隣，加以年老，見多識廣，才被知道幾分，倒是家族叔祖，昔年門徒甚衆，性情率直，江湖上提起蒲菰，知道的人還少，若提起天山鵬，就沒有不知道的了，馬琨一聽，那守澗橋的蒲么公，竟是當年名震西北的天山鵬，前聽師父說他，已被仇人暗害慘死，不想隱居此地，心中一震，忙接口道，么公便是當年在甘肅蘭州金天觀，雷壇大會擂場上，獨力劈四魔，飛脚踢死滾地雷，外號又叫生死鐵筆的天山大鵬，卜五先生麼，那卜五二字，一定也是同音借用的了，蒲青答說正是，馬琨連受挫折，本意回家，辦完錢復之事，便從名師，下苦習武，這一得知蒲氏諸人細底，忽想起現放着好些蓋世高人在此，爲何還要回去，捨近求遠，心方一動，又想這些人，都重孝義，方以省親爲名，求他護送，忽然中變，不好措辭，正躊躇間，蒲漪蒲江二人，已然笑語走進，蒲青忙卽起立，爲馬琨引見，蒲漪人果謙和，與蒲江判若兩人，禮敍之後，蒲漪便說要走，令蒲青借身雨衣與馬琨，將衣包取來，用油布包好，又問馬琨，盤川夠不，馬琨極口辭謝才罷，隨向蒲氏弟兄作別，隨了蒲漪走出，馬琨見蒲漪，中等身材，看去年紀不過三十來歲年紀，貌相談吐，無不文雅，一點看不出有什驚人的武藝，因和馬琨同行，穿着蒲江的雨衣，從容上路，和常人一樣，也不矜才使氣，一會走到村口危崖，先去崖上，見了蒲菰，馬琨又稱謝一番，蒲菰仍那麼老氣橫秋的，略爲應聲，轉對蒲漪道，

三姪見了那人，急速回山，我還有話，對你說呢，老賊爲人陰險，經了昨晚這一來，表面似已說開，日後終於難免生事的，天門三老，他雖相識，請來與我們爲敵，人決不肯，你父子再加上我，差一點的，那敢虎口拔牙，據我猜想，他祇有狗賊禿，和花老乞婆可請，一個有點邪門鬼道，一個自身本領，還在其次，好些老相好，都有一兩下辣手，可以轉請，弄巧他都約來，好讓我盡情跳進一回，省得精力老沒處發散，也是好事，蒲漪笑道，么叔想左了，花家老乞婆，現時有事，怎能來此，老賊禿行踪不定，聽說花家也正尋他，老賊交情，沒花家深，就肯來，也必等那羣告化子，金華北山講禮，分出勝敗之後，可是這面請有丐仙呂暄，外加那多年薪膽的仇人勁敵，如何勝得了呢，到日，我們本應前往助威，爹爹親往都說不定，這樣倒好，一舉兩便，等姪兒回來，探明老賊用意，率性兩下叫明，令他自去約人，就在化子講禮那天，分個高下好了，蒲菰又問甘老頭走了未，蒲漪笑答，這位甘朋友，真是好人，他和我做平輩相交，還可說年歲差不太多，秋來北山之行，他也要去，問是何意，他說雙方都有好些朋友，一動上手，當場不讓，兵刃又沒眼睛，一勝一敗，彼此仇怨循環，永無了結，他實不願大家，爲幾個臭叫化子失和，意欲約出幾個有名望的好老，先期趕往，能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最好，否則也釜底抽薪，得保全一個，是一個，我說花家老乞婆，人最勢利，不懂情義，此時如無查洪老刺蝟，助紂爲虐，

以老大哥的情面，或者還能說動，勸他給雙方善了，現時他已黨羽衆多，妄想藉此長他威望，你去了，不但不會聽，還許鬧個無趣呢，他祇不聽，我又不便把我父子爲何必去的事，對他明說，適才吃完了飯，由十弟和剛姪，陪他往半峯樓去，爹爹和他，倒很談得來，命我留他，住在樓上，等我回來，才定行止呢，蒲菰道，那小老頭，爲人爽直好心腸，我也喜他，今秋金華，我必前往，決不能使他偌大年紀，跌翻在老花婆手裏，蒲漪喜道，我和他道義相交，已逾十年，金華之行，我有好些事，分不開身，他又那麼性情固執，勸是不聽，其勢不能兼顧，照我猜想，他去了，非常衆受辱不可，老頭子心性剛直，受不住話，花家能手甚多，又些無賴，一動手，非吃大虧不可，以後叫他如何做人，有么叔暗往相助，再加兩個老化婆，也無足爲慮了，蒲菰見他，口角含笑，喜形於色，眼珠一轉，忽然作色道，好娃兒，我上你當了，明是你爹，恐我記着當年的事，到日不肯同去，借着姓甘的，拿話繞我，等吐口應去，再由他出面，明說差遣，是與不是，回時對你爹說，無論怎樣，我總是他兄弟，再說近年我也閑得夠了，正沒處出火去，他有什事，祇管明說，不必藏頭露尾，套我口氣，至於昔日的事，人死不結冤，並且本來是我皮氣不好，自找沒趣，不能怪人，此時爲死人出力，才是英雄行徑呢，蒲漪笑道，么叔既這麼說，那更好了，少時請么叔，到半峯樓去吧，蒲菰點首，蒲漪隨卽辭別，同了馬琨上路，那獨木

吊橋，已早放落，澗深崖陡，獨木滑仄，蒲漪笑問馬琨，你自問能走過不，如覺膽小，可由我挾你過去，馬琨暗忖，此人本領，比我強勝十倍，就有一點功夫，也不在他眼裏，何如藏拙到底，還大氣些，便笑答道，小姪初涉寶山，曾由橋上走過，一則天晴，二則追兵正緊，不曾細看，跑過之後，才見橋寬雖有尺許，並不平整，着脚一面，最多不過三寸，有一多半，還是圓的，日來大雨還更險滑難行，實在不敢自信呢，言還未了，蒲菰已在旁發話，怒道，你能過則過，不能過，我們自會送你過的，那有許多嘈嚷，三姪先走，我來送他過澗，說罷，左手一伸，便將馬琨右臂抓住，往前微送，馬琨身不由己，往前便倒，以爲蒲菰必是提送過橋，一則這樣送法，未免難看，又覺手重難禁，方喊老公，快請放手，不敢勞動時，猛覺在腿腕也是一緊，連身被人提起，往回一悠，方覺不妙，耳聽一聲不許亂動去吧，腿臂同時一鬆，竟吃蒲菰，脫手將人扔出，凌空筆直，往對岸飛去，勢急如箭，祇覺兩耳生風，頭暈目眩，兩岸相去十餘丈，下臨絕澗，對岸又是山石，不論落下，或是撞上，都是死路，暗道完了，這時休說施展身手，竟連轉念頭的功夫都沒有，心方一緊，猛又覺身子吃人把住，放立地上，兀自心顫神搖不已，驚魂乍定，睜眼一看，身已過澗，蒲漪立在面前微笑道，么叔粗魯，你受驚了吧，回望對崖，蒲菰已懶步往小屋中走去，祇得陪笑答道，小姪實沒出息，倒嚇了一大跳，蒲漪道，么叔天性如此，不要見

怪，對頭已知人在我處，話已叫明，決想不到你今天會走，這場雨下得也好，免被留心看見，否則你有我同行，當時無妨，可是難免無人尾隨，我再一離開，你就有事了，馬琨謝了救護，蒲漪道，救人危難，分內之事，何須言謝，你出道不久，諒無什多過處，以後持躬對人，祇往好處行事，到處都是康莊，就遇上事，也不愁沒有人相助，你自思忖去吧，馬琨隨口應了，那雨是大大一陣，小一陣，到處烟籠霧罩，一望迷茫，祇聽雨聲潺潺，與溪流泉瀑之聲相應，四面山道沒一個人影，馬琨隨着蒲漪，一路竄高縱矮，超越積潦，冒雨急馳，不消多時，已離來路山口不遠，正走之間，忽聽蒲漪低喝禁聲，跟着一手挾了馬琨，竟往路側一個兩丈來高的峭壁上縱去，壁上原有不少松樹，枝幹鬱茂，蒲漪放下馬琨，悄聲說道，老賊法令真嚴，這般大雨，明料你不會出山防守巡邏，依然嚴緊，今日如不是我送你，必落他手無疑，我們且待一會，等這些鼠賊過去再走，這裏地勢甚好，他們奉行故事，目力又差，絕想不到有人在上面，你隱在那株老松後面，先看東南，後看東北，就知道利害了，馬琨依言低頭，先往東南山口一看，霧沉沉的，並不見有人跡，再看東北，是條曲折的谷徑，一頭深入山中，一頭通向來路，雨雖漸小，水氣甚重，光景模糊，不能看到遠處，看了一陣，蒲漪問看見人沒有，馬琨答說，小姪目力不濟，大霧甚重，看不清楚，蒲漪笑道，他們現分兩路，一由東南山口，一由東北賊巢出來，到右面谷口會哨，再

往我們來路一帶巡邏，待一會，就看出來了，馬琨重又往下注視，一會功夫，果見有四五笠影，出沒前面烟樹之中，逐漸走向空地，現出全身，共是七個盜黨，各穿着一色又黑又亮的油綢子雨衣，手執刀槍，腰懸鏢弩等暗器，由山口一面，急行而來，走着走着，當頭一個稍長大漢，忽然撮口一聲呼哨，跟着便聽東北方，有呼哨響應，再看羊腸谷內，也有好些笠影刀光，隱現出沒，這兩撥盜黨，和走馬燈般，繞着山徑急馳，行動甚速，直似發見敵人，前往兜拿神氣，不消片刻，前撥七人，便由崖下馳過，往谷中奔去，蒲漪道，鼠賊已過，山口也許還有餘黨守望，我往前面，引開他們，你順大路快趕來吧，說罷，一同縱落，蒲漪當先急馳，其速如飛，幌眼穿林而入，不知去向，馬琨惟恐先過去的盜黨，折回追來，也忙加速前奔，行抵山口，還不見蒲漪人影，正懸着心，忽見口外，有一身揹包裹，頭戴雨笠的壯漢，迎面跑來，心中大驚，忙往路側大樹後，一閃避過，暗中拔刀戒備時，那壯漢像似趕路心急，一味超越路上積潦，竟沒看見馬琨，竟自跑過，過時馬琨覺着來人，好生面善，方自尋思，忽聽呼哨之聲，來路左側林中，又跑出兩個盜黨，手持刀槍，與壯漢做一路趕去，隨聽谷中呼哨四起，此應彼和，由遠而近，馬琨恐口外，還有盜黨埋伏，出去撞上，正在探頭張皇，舉棋不定，忽聽身後，低喝快走，回顧正是蒲漪，料已將防守人引開，驚喜交集，忙隨急馳，剛出山口，便聽山裏，隱隱喊殺之聲，回顧口

外，日前鬥狗肇事的樹林，已有紅白二旗升起，知有盜黨在內，用信號指揮，陳業未走，自己已然逃出，所格殺的，必是適見大漢無疑，邊跑邊想，一會走向山外野地，滿地水塘泥濘，樹林頗多，蒲漪又令在林中覓地少候，自向來路馳去，馬琨見那脚底，快得如飛一般，越加贊羨，在林中候有半盞茶時，才見蒲漪跑回，不等開口，便先說道，我因山口有人防守，怕你撞上，當時無妨，事後定吃追去，難免受害，已然誘開，山外恰巧來了一人，事雖合符，無如老賊心毒，那人雖還不弱，好漢終打不過人多，特意回去，看個下落，意欲爲他解圍，不料那廝，竟是來訪他們的自己人，動手不久，便自說明來意，已由盜黨引見老賊去了，白叫我空跑一趟，馬琨便說，那人看去面熟，祇想不起何處見通，蒲漪道，那人是個老江湖，你雖是老錢門下，隱居多年，初次出門，怎會相識，你除花莫兩家，還到過別處麼，馬琨聞言，忽想起那壯漢，正是黃崗拜壽，所遇刺客，自己還曾和他結拜，怎好出口，不禁面上一紅，蒲漪何等心細，見狀知有難言之隱，重又追問道，那廝自稱山東來的，姓白，要見老賊，才說來歷，必有深意在內，你既認得，如不肯說，你們與花家有仇，將來如有什事，就來不及了，馬琨暗忖此人本領，神出鬼沒，既留上心，早晚必被探明，隱瞞反誤交情，不好意思全吐，祇說此人不姓白，名叫洪明，先改姓名邱義，兄弟洪亮，改名鄒乙，曾往黃崗莫老前輩家中行刺，被莫老拿護放掉，話未說完，蒲

漪笑道，如此說來，我明白了，十五弟拜壽回來，曾說此事，洪明就是他麼，真個妙極，我們上路吧，馬琨一聽自己的事，原來人家早已知道，怪不得蒲家諸人，均多輕視，越想越覺內愧，祇得把前情，重又委曲說出，蒲漪聽了，倒不怎樣，祇道，你年輕初出，未免荒唐，以後遇事不可輕狂，就無事了，二人邊說邊走，沿途俱是荒野，極少遇到人家，盜黨亦未發覺追躡，走到黃昏，上了正路，天忽放晴，尋一鎮店，打完了尖，恰好雲開月上，重又乘月起身，馬琨佩服蒲漪本領，不住小心巴結，想要拜門領教，蒲漪總以婉言推却，祇得罷了，蒲漪道路極熟，所行多是山路捷徑，脚程又快，馬琨雖覺勞乏，也能勉強學步，半夜裏又吃了頓乾糧，略爲歇息又走，回上官道，眼看天近黎明，蒲漪忽道，日裏本該分手，因你道路不熟，沿途與老賊通氣的人家店戶頗多，以前難免不有知會，恐你遇上，又生波折，救人救澈，特意送到此地，前面乃赴臨安的大路，險境早過，我已爲你耽延好些時刻，必須分手，你到家後，最好在家奉母，聽天安命，不要輕舉妄動，胡亂尋人，陳業復原回來，自有救人之策，否則無益有害，你自上路吧，馬琨料蒲漪所去之處，也在金華蘭溪左近，路上連問兩次未說，不便再問，聞言祇得拜謝作別，蒲漪回身自行，其走如飛，晃眼無跡，這時天已向明，鎮上人烟漸動，馬琨所借雨衣，早已包好，交託蒲漪帶回，跑了這一天一夜，也實力盡精疲，又饑又渴，便往鎮上尋了一家客店，弄些早

點，飽餐之後，先睡一覺，睡到午後，方始起身，往天目山中趕去，到家一看，母姨二人，因上次陳馬二人走時，曾說不久當同錢復回家一次，人不回來，也無音信，正在懸望，馬琨不敢明言前事，仍說錢復陳業，俱在杭州，從師習武，因姨懸念，特地回家看望，兩老姊妹，俱都記着夫仇，巴不得子姪能知上進，祇囑付去時，多帶銀錢衣物備用，最好能令錢復回家一行，馬琨祇得推說，世弟因在西湖，會見好些名家，深感自身本領不濟，曾立大志，不等學有進益，決不回家，已曾勸他數次，至快也須等到冬天，把所學根基紮穩，才肯回來，大約過年時，總回家的，一番鬼話，雖將母姨二人哄信，但是錢復失陷以後，音息全無，爲日已久，欲往窺探，又覺胆怯，已說在杭從師，其勢不能在家久停，出門又沒個待處，陳業復原，尙須數月，錢應泰和陳松，新疆養傷之事，不知真假，如在此時回來，更是糟極，越想心越煩，勉強在家中，住了數日，決計仍往金華尋人，碰碰運氣，也許得到一點門路，當向乃母，取了銀兩衣物，起身到了金華江邊，擺渡過去，馬琨求救之處，一名虞幹，一名章文豹，俱是當年江南有名武師，前番往訪，章文豹山東訪友未歸，出已三月，虞幹更是出門多年，從來未回家一次，有時託人帶信，也未明言身在何處，家中祇有老妻孀媳，撫兩孤孫，虞德虞厚，年雖十三四，向不出門，什麼話都問不出來，想了想，還是章家比較有點指望，誰知到後一問，笑面虎飛又章文豹，已早到

家，偏是身染時瘟，不能見客，馬琨原料章文豹，也不是花家對手，出力無望，祇想由他指點門徑，便將自備禮物送上，假說奉錢應泰之命，前來看望，有話面陳，待了一會，文豹長子章煥出來，接到裏面，馬琨見章煥，生得一表人材，英氣勃勃，料非凡庸，便背着人，宛轉說明來意，章煥聞說，與花家結怨，人已被困多日，沉吟了一會答道，家父實是病重，不能見客，家父能了的事，小弟一樣能了，不過此事，十分棘手，尤其花家老太婆，近年似想重整旗鼓，一意孤行，他雖令你尋人說情，事隔多日，保不又出變故，虞世伯與錢世伯，當年刎頸之交，一向隱居江邊，你可曾尋過他麼，馬琨聽那口氣，虞幹在家，有心不見外人，假說尚未去過，章煥笑道，家父常說，虞世伯本領高強，還在其次，第一是機智絕倫，加以交遍天下，南北各省，到處都有知交，就許花家和老刺蝟，都能買他一個情面，祇惜歸隱故鄉之後，便洗手杜門，專一教養兩個孤兒，不問外事，見他難點罷了，你就去未必能夠見着，他長孫虞德，到常和我來往，你可住我家，等我着人請來，先請他探一探老人家的意思再說，說罷，招呼下人，爲馬琨安排住處，往外走去，馬琨聽說要請虞德到來，頗悔先不該說未去他家的話，方想措詞挽轉，章煥人已走出，隔有片時，章煥同了虞德走來，馬琨前本見過，忙起招呼，各自敘見之後，虞德笑對章煥道，（德父名幹，弟名厚章父文豹）我說是這位馬叔不是，馬琨見章煥此番回來，神情沒有初見

時親切，以爲先說假話之故，忙陪笑道，上次我曾往虞世伯家求教，沒有見着，這回還未登門，不知世伯，可在家麼，章煥道，虞世伯歸隱了多年，怎會不在家中，祇不肯見無聊的人罷了，我已將大世兄找來，你什意思，可對他說，家父正該吃藥時候，我須進去，停歇再會，說罷自去，馬琨知他不快，但也無法，便和虞德商量求助，虞德道，馬叔上次走後，家祖曾往北山，大約聽了什閒話，家祖是不會見你的了，去也見不到，章世叔這人，說一句算一句，祇應答過，多不情願，也無反悔，既允你暫住在此，最好不要離開，免得再來時，無人容留，花家人多勢衆，沒個落脚之處，易吃他虧，馬琨聽出兩家，均對己不滿，好生不解，便用甘言，套問就裏，虞德人頗爽直，笑道，你說花家是對頭，當然不說你好，這話也對，但向家祖說閒話的，不止花家，還有別人呢，不過家祖總看老友情分，雖不見你，仍就盡心，先去北山，祇聽老太婆說起，錢世叔因爲性情倔強，差點被老刺蝟，弄成殘廢，又不合屢次想逃，以致沒法侍承，本人並未見着，前日乘便又去，在花家住了一日，還帶出一封信來，那信是給一個姓陳的，家祖因他再三求說，此事不能讓他家中老人知道，姓陳的又不在此，無處投遞，祇得暗中託人照料，靜等姓陳的來了再交，如今信還在我家呢，事情不過如此，聽家祖說，除了姓陳的來，簡直誰也無法可想，就肯見你，不也無用麼，馬琨便說，陳業是盟弟，同爲錢復之事奔走，現在友人家中養病，約須

交秋，始能痊愈，自己惦念錢復，迫不及待，才趕了出來，那信想必於己有關，可否交己帶去，或是借來一看，虞德道，我起初聽說，也覺馬叔不對，今見馬叔行逕，並非無情無義，就此置身事外，可見傳言太過，那信上原提到你，等我回去，和家祖商量，再說吧，馬琨聽虞德口氣，花家起釁之事，似已盡知，錢復單給陳業一人寫信，明有怨望，信上所提，料無好話，否則虞氏祖孫，也不能如此見輕，此時如經己手，將錢復救出，或是讓人知道，自己曾出死力相救，還好，不然錢復已悟自己奸刁無義，到家向父母一說，怎得做人，到處受勞受怨，事還不容不管，不禁愧忿交集，越想越難過，假意嘆道，聽世兄的話，定是錢二弟，對我有什誤會，老世伯聽了他話，所以不願見我了，論和花家結怨，原是錢二弟，和我起的，因他先拍了胸脯，不叫我們上前，又見花家勢盛，敵他不過，三人一齊陷住，更不好辦，這才忍氣退出，這多日來，爲了請人救他，千里跋涉，受盡苦處，他反恨我，豈非冤枉，我們情同骨肉，他終年輕，心跡是非，久而自明，這時且不去管他，我總盡我心力去做好了，虞德原聽了乃祖，詳說馬琨爲人經過，見他仍自護過強辯，忍不住笑道，錢世叔不明白你的好心，我也明白，總之黃崗之行，你要不去，什事都沒有了，馬琨聽他連自己在黃崗丟醜的事，都知道，好生奇怪，方要開口，虞德又接說道，事已過去，不必提了，聽說花家還住有兩個會邪法的妖道，氣焰甚大，除非南明老人有信，

人決要不出來，便家祖也是不行，如想盡人事的話，章世叔人最熱心，少時我代你，把話說開，必能幫忙，試上一回，你看好麼，馬琨一想，已成衆惡，連錢復都在懷恨，老錢祇此一子，愛逾性命，言聽計從，老錢耳軟爲人險刻，如被說上兩句小話，以後母子二人，休想存身，祇有做些盡心盡力之事，使衆周知，以爲異日相見之地，此外更無善法，便向虞德商託，但盼錢復得解，任何勞怨譏嘲，皆非所計，虞德畢竟年輕性直，馬琨又說得懇切，竟爲所動，以爲祖父所知，尙有虛實，馬琨祇是求好太過，粗心疏忽，以致招來重謗，一會章煥走進，虞德先把他拉向旁邊，力爲解說，章煥是個直腸熱心漢子，又和虞德世交至好，也當馬琨諸多可原，心中去了厭惡，允爲幫忙，因父病重，馬琨的事，並未告知，就此未提，虞德隨回家去，又向祖父虞幹解說，虞幹雖然老成練達，明知馬琨不是善良，無如憐愛長孫太甚，又聽說馬琨爲友，實是熱腸，特細一尋思，也覺好些俱似無心之過，便對虞德道，他事那日祝三叔，和我說，已盡知悉，避重就輕，雖不義氣，也算是人之恆情，陳業黃崗之行，本可如願，他偏執意隨往，誤人誤己，爭功好勝，全出私心，也可原恕，但他好友被困，自身剛得出險，便往一娘家，調戲少女，似此爲人居心還堪問麼，我看此人，終非善類，見決不見，錢世叔人雖稍差，總是多年老友，他老來祇此一子，萬無坐視之理，起初祇是一時閒氣，便我也能將人要出，無如此子，性情忒急，老花

婆早把話說明，明知無濟，還想逃走。已覺輕率，更不該在人追急之時，放火洩忿，打傷花家好些下人，此時花家非錢應泰親自登門負荆，賠還所燒之物，當衆施責，不肯輕放，除却南明老人，和莫老親來硬要，直是休想，我如下手，未始不行，偏又身家在此，後患堪虞，不能輕舉妄動，我也不是不管，一二日內，便去花家相機而作，能救出更好，祇此子不再生枝節，陳業回來，或是等到花家今秋羣丐講理之時，也必出困無疑，事緩則圓，忙則債事，信可帶與他看，使知利害，孫兒心好，切勿受他甘言誘激，輕往犯險，要知花家，與去年孫兒去時不同，氣焰囂張，今非昔比，稍一不慎，便連我同丟大人，於事仍是無補，不可大意呢，虞德道，現時他也深知花家難鬥，祇盼祖父爲力，並沒有要孫兒和章世叔，做什險事，說他輕浮沒品，許是不错，心並不壞，祖父放心好了，隨將錢復與陳業的信索去，往見馬琨，告以祖父日內卽往北山，相機行事，馬琨已恨錢復，此時本是做作，再一看信，越發愧忿，原來錢復，在花家失陷的頭一天，已覺出馬琨膽小畏事，言行不一，及至晚來，去見查洪，仗着年少氣壯，豁出性命，一味硬上，雖然投了查洪脾胃，略吃苦頭便罷，沒受重傷，可是查洪咬定錢應泰親來陪禮，始能放人，將他交與苗秀，帶去困在花園以內，本來安居無事，偏生錢復性暴，不知身落人手，四面皆敵，萬逃不出，見居室清靜，看守人祇是兩個執役童子，以爲逃出容易，到了夜深人靜，將二童打倒綁

起，越牆逃出，走沒幾步，便被花家山口守望黨羽發見，一聲信號，人便雲集，幾個照面，立被擒住，第一次逃走，女鐵丐花四姑，還愛惜他，不會動火，祇把他受人愚弄之事說知，因此對於馬琨，逐漸想起懷恨，及至待了幾日，實待不住，又起逃意，花家對於錢復，視若嬰童，知道羅網周密，決難逃脫，除誥誡他，不許私逃，再逃捉回便即無幸外，並未十分拘束，園中各地，均可自在遊玩，這日錢復正煩急間，偶登假山遙望，見牆外不遠，有一草塚，忽然想用調虎離山之計，夜裏又把看守人綁起，盜了苗秀所用刀鏢，越牆逃出，先往塚上縱火，然後覓地藏起，等人往救，再行乘隙逃走，那晚恰值風高月黑，轉眼光映重霄，火勢瀰漫，連後園房舍，一齊引燃，花家果然慌了手脚，錢復見人多忙於救火，暗幸得計，一路蛇行鷲伏，往山外逃去，不料花家久經大敵，臨變一絲不亂，得報便知是他所爲，一面令人救火，一面暗中派人，去往各出口堵截，錢復逃到山口，伏兵忽起，知道這次擒回，必吃苦頭，情急拚命，連用鋼鏢，打傷了三四個，眼看可以突圍而出，猛覺背上奇痛，周身發麻，不能動轉，等被擒住才看出是老刺蝟查洪，突然出現，回到花家，那火救到天明才滅，老花婆年老吝財，不似昔年慷慨，雖未用刑拷打，却是怒極，把錢復辱罵了一頓，說小狗不宜好待承，燒的房舍什物，等老狗回來，領人時，定令加倍賠償，一面把人，困在山石洞裏，外有鐵柵封鎖，衣食起居如常，祇能隔着柵門，和

防守小童說話，看看當前園景，一步也不能走出，這已夠受，還有被擒時，被老刺蝟，用了分筋錯骨法，下手又重，脊骨本已受傷，老花婆忿怒之下，祇顧亂罵，忘了解開，容到想起，已過了兩三個時辰，如今背脊常痛，氣血凝滯，又生背瘡，痛得眠食不安，自又負氣好強，不願找仇人醫治瘡傷，越來越重，痛苦萬分，直到日前，虞幹探明細底，入園看望，見錢復面容消瘦，忍痛流汗，背人詢問，自述姓名來意，始行告知，夜來私往送藥，老花婆爲錢復，本備有書籍筆墨紙硯，供他寫讀解悶，以示管教故人之子，未懷惡意，錢復早寫有一信，準備買通守童，代爲送出，恐有差遲延未敢發，便向虞幹哭訴，求其相救，一而在信上，添了些話，託其轉交陳業，除非自己遇害，祇可照老花婆的話，尋人解救，千萬不可使家中父母知道，即使父親日後回來，也祇可說是遇見異人拜師，現已從師遠遊在外，惟恐母親懸念，故未實說，此外歷述馬琨，平日如何引誘同玩，不肯用功，教他賣藝惹事，臨到出了事，又拿話激他上前，自己却置身事外，去之惟恐不速，深悔當初不聽陳業之言，吃這大虧等語，馬琨看完一想，怪不得虞章諸人，看輕自己，原來聽了錢復之言，強壓忿怒，長嘆道，錢二弟真個小孩脾氣，他平日和我至厚，所以責備我也最甚，他祇見我營救無信，以爲置身事外，那知這些日來，爲他受的苦呢，日久見人心，他既這麼說，如真不能將他救出，自有明心之法，總使知道，我不是壞人便了，章煥人最忠實

經虞幹一解說，馬琨做作又好，也就不再嫌惡，由此馬琨在章家，住長下去，虞幹和花四姑，原本相熟，曾和花四姑明說，自己和錢應泰，是老朋友，他子在此，雖因所行不善，不使求情放他，但應常來看望，錢復的瘡傷，也是虞幹和花四姑說了，才行延醫診治，自馬琨到後，又連去了幾次，因見錢復，終日煩燥，忿急成病，日漸消瘦，氣惱過度，瘡傷也是時發時愈，恐他少年人，氣盛心仄，因而傷生，便向花四姑，婉言勸解，說錢應泰，歸期遙遠，小娃兒家，何必和他一般見識，况已折磨些日，意欲將人領走，等錢應泰回來，必令其登門負荆，至於燒燬的房舍財物，由己先代賠墊，花四姑始而推在查洪身上，等虞幹二次勸說，恰值花家，來了錢應泰兩個對頭，花四姑受了慫恿，不但未允所請，反而口出不遜，說了好些不中聽的話，兩下幾乎變臉，鬧得虞幹，也不能再去花家看望，想要硬來，又以花家黨羽雲集，人多勢衆，萬敵不住，祇得罷休，過了些日，恐久不去，錢復失望憂急，冒着奇險夜往，北山，暗晤錢復，明告以此時無法，非等秋後，不能脫身，勸以耐心靜守，不可憂急，話完歸途，幾被花家查覺，幸得一異人暗助，才免失陷，花家也有了警兆，沒料是虞幹所爲，當是對頭，入山訪聽虛實，防備漸嚴，馬琨在章家，總算已知利害，還能安分，未出什事，光陰易過，一晃經秋，這日虞幹得那異人相助，又往花家訪看，錢復已是骨瘦如柴，問知花家自從虞幹失和去後，相待日酷，有一次苗氏兄弟，

陪了兩客來看，俱是錢應泰的對頭，免不了指着錢復，大罵數說，錢復自覺給老父丟人太甚，怒極欲和來人拚命，無奈鐵柵堅牢，折毀不能，平白多吃對頭來頓譏嘲，行時怒說，此時錢復已是花家籠中之鳥，不與一般見識，打落水狗，祇等老錢到來，向花家磕頭陪禮之後，再行處治，非令老賊絕後不可，錢復見來人年老，相貌彷彿像是孿生兄弟，疑是昔年爲父親大仇人，福建名武師，林飛虎飛彪兄弟，連聲怒喝，老賊留名，小爺祇有三寸氣在，果不與你們這般狗男女干休，來人連理也未理，便被苗氏弟兄勸走，後來盤問看守小童，必是林氏兄弟，想起所受屈辱，憤不欲生，一場大病，幾乎危殆，近日方始痊愈，人却憔悴異常，隨說花家來了不少黨羽，不時同了苗氏兄弟，來圍習武，老少人等，個個狂傲異常，迥與初來時，神情不類，因已秋深，算計陳業將回，盼望愈切，再四泣求虞幹，和那同去異人相助，虞幹去的一晚，正是苗秀壽日，花四姑設筵慶賀，連日各地新來人多，值天陰雨，錢復所居山洞，偏居園中西北山脚下，地甚僻靜，二人便由洞後削壁飛落，一到先由那異人，將防守小童，暗中點了啞穴，走時才行解開，二童本已入睡，有一個醒的，也當夢魔混過，假使錢復能夠攀越那洞後百丈高下的危壁，便毀柵將人救走，也是易事，花家這次，本來不會警覺，同行異人，偏行痛恨花家當晚剛到的黨羽，小飛燕吳祿，先助虞幹，援上危壁，重又設詞，縱落下去，暗入客廳，將吳祿喚醒點倒，用刀挖斷脚

筋，仍由危壁逃走，因此將隣室黨羽驚動，追將出來，仗着藝高人胆大，上下危壁，捷逾猿鳥，敵人又誤以爲後園無路，齊向圍外山口一帶追逐，沒被追上，可是花家能手甚多，事後一查問，便知敵人來路，不由山口，鬧到天明，終於發現泥中脚印，和壁上痕跡，百餘丈高的峭壁，來人竟能上下自如，又驚又怒，總算沒想到錢復身上，還是幸事，異人下手時，帶有面具，吳祿是個淫賊，仇敵太衆，也沒斷定仇人是誰，花家自覺丟人，一面給吳祿醫傷，一面加緊戒備，除了手下徒黨，連外來賓客中能手，俱都派了職司，晝夜巡守，插翅也難深入了，馬琨聞說，方恐錢復，憂急病死，自身脫不了干係，每日愁急，無計可施，陳業忽然趕到，好似一切均已前知，逕住章家相陪，略問前情，便同往南明山去，行時虞幹深知南明老人，厭恨錢應泰，並已立誓，不見外人，不問世事，明求必然不允，反到絕望，祇有出其不意，將老人刻有山居的竹牌信符盜出，立即趕往花家，向老刺蝟要人，或者還能有望，便對陳馬二人，告以機宜，馬琨爲表義氣，立拍胸脯，身任其難，不料竹令符，又被小鐵猴侯紹取走，白吃了多日辛苦，想起北上羣丐講理，會期在即，花家如勝，至不濟還可熬到錢應泰回來，忍辱領子，否則林氏兄弟，恨錢應泰入骨，又有老賊應使絕後之言，見勢不佳，必對錢復，暗下毒手，爲此惶急萬分，明知侯紹難惹，但也無法，祇得尾隨下去，本商量將牌盜到了手，立去金華北山，救出錢復後即行奉

還，以侯紹爲人，這類事，如與明說，未始不可暫借一用，偏生胆小怯敵，又恐江湖上人，多通聲氣，事由侯紹口中洩露，立成畫餅，這一起意偷盜，累得馬陳二人，白吃了許多的虧，最終雖然將牌偷到手，又吃黑摩勒，截住奪走，侯紹見黑摩勒，手持竹牌，誤以爲有心作鬧，一把奪過，正在埋怨，黑摩勒忽然省悟，那盜牌的紅臉少年，尙在林內，連忙追入，人已逃走，（事詳前文本書第五集）歸途各敘經過，侯紹才知黑摩勒，和江明，也是追賊的，祇不知這兩少年盜牌詳情，侯紹隨說昔年曾和錢應泰相識，擒到馬琨以後，經他哀求苦告，也就放了，不想他同伴陳業回來，將牌盜去，其實借他一用無妨，就此被他盜走，却是丟人不起，何況我還要他用他應急呢，江明便把樊秋走時情景，對侯紹說了，侯紹喜道，照此一說，他既和老偷兒作上對，沒個交代落場，是不會來了，何況寶物又被令師携走了呢，這南明老人的竹令符暫時已無用處，還是拿去還他，以後要用，再借的好，那盜牌少年，正是陳業，黑摩勒天生俠腸，先受他騙，也頗有氣，及聽侯紹，將馬琨口裏所得，大概情形說出，不由感動，覺着陳業爲友義氣，又想起適才受擒時，誠懇之狀，忽然心動，笑道，四叔現既無用，我看陳馬二人，甚是可憐，何時成全他們朋友義氣呢，侯紹笑道，錢應泰爲人，該遭此報，馬琨我也見過，更是陰毒險狠，江湖上敗類，他師徒兩個的一家人，不會有什好物事，陳業却像是個好人，老刺蝟出了名的不好惹，祇南明老人竹

令符，能夠將人救出，此外別無法想，而且我知林氏兄弟與老錢有殺妻之恨，曾經立誓，一旦報仇，必殺老錢全家，自從在武夷山，練成了兩件暗器，已尋老錢好幾年，不料老錢，自從敗在天山狄遁手裏，一直隱居天目山中，難得出門，也不與昔日朋友見面，一點不知仇人尋他，林氏兄弟，也訪他不到，難得他子被困花家，正好借此引老錢上門，連父帶子，一齊下手，如無南明老人令符，小錢固然早晚不保，就用令符，老刺蝟向例要做就做，林氏兄弟多不願意，也必攔他不得，真要硬攔，老刺蝟必然變臉，說人是我擒來的，現在並不知他家住何方，我現看老友情面放掉，你尋他父子報仇，我不管，是好的，須等他走沒了影，你自設法尋訪，才夠交代，要打我老查手裏，趁現成，他家大人又不在，你休說不是丈夫所爲，我這裏先辦不到，林氏兄弟，嘴和手都吃他不消，又在花家作客，白碰一鼻子灰，自然更恨，當時由他放走，必定隨後尾隨下來，或是就手殺死，或是將人擒去，要老的出面來索，那日子就更難過了，我們打算救人，就當救徹，固然林氏兄弟，不是好東西，如非當年叔姪三人在福州稱霸，橫行欺人，也不致吃錢應泰的大虧，但是我和老錢無此交情，人又不好，此時自家受人重託，在此熬日子，何苦管這閒事呢，江明道，那年錢應泰，霸佔我師兄申林的山洞，狄師叔往報不平，便有師父在場，聽師父說，他陰刁耳軟，武功頗好，人還無什大惡，四叔怎這恨法，侯紹道我最恨不義氣，和陰刁人，所以

我和他熟識好多年，見面老談不到一氣，他也厭我，祇不敢招惹罷了，黑摩勒笑道，不久各南省惡丐，均往金華北山講理，聽說丐仙呂師伯，也要到場，就這機會，前往湊個熱鬧，不也好麼，侯紹笑道，我知你救人尚在其次，實想淘氣，趁熱鬧，對不對，你不說他們義氣麼，這樣辦，他們除此無路，如真義氣，逃必不遠，定還尾隨下來，或是二次再來偷盜，並且我也有話想問，他祇要有此胆子毅力，爲友不避艱險折辱，不得不止，等他來時，就借與他，否則作罷，你看好麼，黑摩勒何等機伶，聞言暗中回顧，果見身後樹林內，有人影一閃，知被料中，故意大聲笑道，這樣說來，人家不來偷時，四叔是不借的了，可是這次我和明弟，不管閒事，四叔也不許將他藏向隱處，如被偷去，便須借與。莫又說丟了四叔的人生氣呢，侯紹答道那是自然，黑摩勒因原經過的樹林，有丐仙門下五丐，在彼議事，適才斷臂丐，曾說大話，立意鬥他，此時不欲相見，特意挽了侯江二人，繞道回廟，所行俱是僻靜田野，且談且行，不覺到了三官廟門首，黑摩勒回望身後無人，廟中老道士已聞聲出迎，見三人一路，笑問侯紹，怎與兩位少爺遇見，侯紹也沒理他，逕引二人，往後院房中落坐，黑摩勒說起明日要往方岩，施散銀錢，並鬥斷臂丐事，侯紹聞言驚道，你怎如此隨便，那斷臂告化，名叫楚生，乃當年丐仙門下心愛弟子，二十年前，夜行山中，一人獨鬥四虎，虎雖殺死，一臂也因虎口咬傷，有毒斷去，重又苦練十年，練成

一身好功夫，江湖上都稱他爲獨臂金剛，丐仙昔年清理門戶，因他也曾犯有過錯，爲了是愛才，想保全他，特意事前遣往雲貴苗山之中，一去多年，今始回轉，聽說這廝，常說學無止境，生平練功夫，從未間斷過一天，至今仍是童身，丐仙格外垂青，也由於此，但是這廝記仇心重，手又狠辣，你如小敗，他覺佔了上風還可，如落下風，休想和你甘休，好鞋不踮臭屎，惹他則甚，何況黨羽又多，那鴛鴦臉的。現算丐仙嫡傳高足之一，此人性格比那廝好，本領更比他高，也不是好鬥的，令師叔和丐仙至好，本是自己人，爲了不知細底的兩句閒話，無事生非，何苦來呢，江明也從旁力勸，黑摩勒方自沉吟，老道士忽然跑進，說有一紅臉少年求見，侯紹笑道，這小孩果是不错，居然敢明來相見，叫他進來吧，道人一會領了陳業走進，告退自出，陳業隨說，後輩陳業，拜見侯老前輩，人隨拜倒，侯紹笑罵道，滾起來，我不喜歡這樣子，陳業祇得起立，因見黑江二人年青，疑是侯紹門徒後輩，口稱二位大哥，過去一揖到地，江明忙即起身還禮，黑摩勒仍坐那裏，把頭略點，笑道，我和你才第二次見面，屋裏三個人，你怎單和他一人叩頭，輕看我年紀小麼，陳業口齒本鈍，日裏又吃過黑摩勒的苦頭，聞言益發慚沮，呆在那裏，答不上話來，江明過意不去，笑道，我黑哥哥，愛說笑話，不要當真，我們都不是外人，你有什話，祇管說吧，侯紹也笑道，他叫黑摩勒，他叫江明，都是我的忘年之交，我屋裏祇一把椅子，你三人可

並排坐在床上，更要偷我東西先和我說一聲，就沒得苦吃了；江明見這老少二人，都是油嘴滑稽，鬧得陳業，滿臉慚惶，不知如何是好，心中不忍，便伸手拉他坐下道，四叔和黑哥哥，都是這樣滑稽性情，你越隨便，越好，一拘泥，就受罪了，我們已知你爲人，要不，也不請你進門了，陳業聞言，甚是感激，這才恭身說道，後輩的事，老前輩想已知道，此次並非敢於輕犯虎威，祇爲師兄錢復年青，不知利害輕重，被困金華北山，女鐵丐花四姑家中吃查洪阻住，不能脫身現染重病，又有錢家兩個仇人在彼，命甚危險，經人指點，往盜南明老人竹令符，不料被老前輩取走，一時情急無知，來此偷盜，又吃這位英雄擒住，僥倖逃脫，明知不能再盜，來必無倖，無奈別無生路，逃後並未遠去，一路尾隨下來，再盜實是不敢，迫不得已，來此跪求老前輩開恩，暫借一用，等將復錢救出，即行奉還，後輩年輕識淺，去時並望多加指教，免致誤事，感激不盡，侯紹便問，此策何人所教，陳業因和馬琨同往黃崗途中鬧出許多故事，幾乎失落銅龍符，日前回到一娘家中，大受阿婷埋怨，說他不應允許匪友同行，幾於誤人誤己，並說似此荒唐，如非蒲世伯來信，誇你，力爲解說，阿娘幾要將你逐諸門外了，陳業對於阿婷，已種情根，見她說時，滿面嬌嗔，眉目之間，隱含幽怨懊悔已極，那裏敢再洩露一字，侯紹見他答語含混，越要追問，不然符便不借，陳業細查侯紹口氣，與花四姑，似無什麼淵源，被逼無法，把一娘一節隱起，說

是虞幹和祝三立的指教，侯紹喜道，老祝是我朋友，一別多年，不通音信，竟在此麼，他爲人何等義俠，怎會與老虞這樣的自了漢一起，陳業一聽，侯祝二人至交，好生忻喜，便把相識經過，略爲說出，侯紹問道，現在花家，黨羽雲集，臥榻之側豈肯容人，難道此老還和他是隣居麼，陳業道，三叔也是偶住在那裏，祇不常在家，夏天有人勸三叔移開，三叔執意不肯，挨到上月，果然花家命人，往他所居崖洞中尋事，恰值三叔不在，第三天回來，得知此事當夜便去花家，鬧了個河翻水轉，可是花家並未再往擾鬧，聽虞幹世伯說，三叔本另有一個好住處，因防花家說三叔怕他，所以原住山洞，仍就常去，侯紹道，老祝既肯幫忙，你爲人必還不差，不過你沒人打應接，一有失錯，人救不出，連南明老人，也丟了大人，老祝是明面，我也不便出頭，最好黑江二人同去，我再教你們一套話，方得無失，林氏兄弟，見人被老刺蝟放走，必要追出生事，但有祝虞黑江四人相助，祇能在花家脫着，便無碍了，陳業聞言大喜，方欲向黑江二人懇求，黑摩勒道，這個不行，明日我還有事呢，侯紹笑道，你沒事時，找事，適才還說去湊熱鬧，現有這好的玩意，你又拿架子了，黑摩勒道，不是拿架子，一則斷臂告化，說話太狂，須給他看點顏色，二則星叔還有一字條，命他轉交丐仙，怎能丟下不管呢，可叫明弟前往，我事完再去好了，侯紹道，此事非你同行不可，再說那些化子，也算自己人，令師叔還有信，着你面交，怎再和人作鬥。

金華之行，越快越妙，不能遲延，化子們暫時又不會走，並且他們也要往北山去，不是沒見面的日子，忙他怎的，至於散錢一層，金華回來，也不爲晚，廟會期中，他們都不愁沒吃用的，你忙他作什，黑摩勒不知侯紹，暗中爲他解圍，信以爲真，暗忖斷臂丐，橫順暫時不走，金華回來，也是一樣，說要回到虞家，與江小妹等說一聲，當晚一同起身，趕往金華，次日黎明，去往花家，將人要出，歸來再往方岩，許能趕上，侯紹道，這樣不妥，就當晚起身，也是黃昏時，往花家好些，大白天裏沒個閃躲，黑摩勒祇得應了，侯紹隨即指示機宜，令江明回家，稟知母姊，黑摩勒乘有餘暇，趕往白鴈峯何家，將花家和斷臂丐事，一齊告知七指神偷葛鷹，次早逕由何家起身，與江陳二人，約地相會，到了金華，先見虞祝二老，略爲歇息，傍晚再行入山，商定，陳業謝過，便請老少三人，往酒樓同飲，侯紹道，你這算酬謝麼，他二人有好去處，我也有我的酒友，誰吃你的，各自散吧，陳業不敢再說，隨向三人，拜謝而去，侯紹也將南明老人竹符取出，交與黑摩勒，各自分手不提，黑摩勒趕往鴈白峯，見着何異，一問師父說葛鷹出遊未歸，行時說，昨夜歸途，遇見舊友，約往金華北山觀場，並說黃山蘇隱君，和門下弟子，也接有丐仙呂暄請帖，不日還要回來，黑摩勒聽出師父和蘇隱君，都與丐仙一氣，心越歡喜，知道有些日耽擱，願和江明同聚，略進飲食，又往回趕，到時天才三鼓，先去堯民家中，見曉星不在，留下一字，說明

日所命之事，須待金華回來，再往舜民後園一看，江氏母子姊弟三人，和舜民夫妻三人，正在挑燈說話，言笑方歡，消夜後，舜民夫妻告辭歸臥，小妹因江黑二人明日早起，催睡早安歇，並囑江明遇事仔細不可冒失，黑江二人同榻，天甫黎明，便即起身，小妹強留二人吃了早點，才令上路，先往昨日所約之處，陳業已同馬琨先在等候，見黑江二人走來，忙代馬琨引見，並謝相助之德，馬琨嘴甜，長於恭維，黑江二人，終是年青，同走一程，談談說說，也漸相投，四人到了金華，先去章家，見了章煥，說明來意，忙令人把虞德請來，託向乃祖先容求見，馬琨因虞幹不許相見，這次又和兩生人同來，以爲虞德不是堅拒不見，便是祇令陳業一人前往，弄巧還許別人都見，不見自己，當着外人豈不難堪，方自怙懈，不料虞德，匆匆跑回，一會祖孫二人便一同走來，黑摩勒聽說虞幹，不甚肯見外人，見時還要命人請示，心中不快，這時江明出便，未在室內，虞氏祖孫一進門，章煥首稱世伯，黑摩勒明知來人是他，故作不知，坐在一旁裝睡，陳馬二人見狀，恐虞幹生氣，忙即上前行禮，並喊黑兄，虞老前輩來了，虞幹祇向陳業，含笑點頭，略一讓手，也未理睬馬琨，便笑道，我本不來，因聽得孫說，新來兩位佳客，內有一人，是我生平知友的末傳弟子，司空老友師姪，葛老偷兒，新收高足，現在這裏麼，黑江二人，祇陳馬諸人，說過名姓，來歷根源，未吐隻字，適對虞德，也祇說是南明老人竹符，已然取到，並還約有

黑江二人相助，意欲往見商談，詳情也未說出，黑摩勒嫌虞幹倨傲作態，北山之事，並非離他不可，意欲借此，慙他斤兩，及聽說話竟是師門知友，並與司空曉星舊交，不敢怠慢，忙作驚醒起身，章陳二人，正有僂意，忙代引見，行禮之後，虞幹笑道，我聞令師仙遊以後，你隨司空老友出道，才祇一二年的功夫，便異軍突起，名滿江湖，渴欲一晤當世神童，得信便忙趕來今見賢姪，果然精氣內充奇光外蘊，不必再問學業，已知梗概了，聽說還有一位同伴，自來名駒不與劣馬並馳，想來也是良材，怎未在此，黑摩勒見虞幹白髮飄蕭，童顏溫潤，身材瘦長，筆也似直，二目神光炯炯，語言爽朗，聲如洪鐘，師門舊友，知非常人，驕慢之心，不由全數去盡，恭身答道，老前輩誇獎，實不敢當，那是盟弟江明，乃黃山蕭隱君門下，剛出解手，一會就來，說時，江明正走進屋，見了虞幹，知是老輩，未容陳章二人引見，先自禮拜，虞幹見江明英儀內蘊，而舉止端厚，彬彬有禮，不似黑摩勒，鋒鋀外露，越發驚喜，笑道，老夫奔走江湖數十年，後起人材，也見有不少，似你二人，這等資質稟賦，又這麼年青的，直是初見，適聽黑賢姪說，江賢姪乃隱君高弟，小孫又說，來客年紀，比他還輕，心還在想，陶公人最持重，小小年紀，便許出道，必有過人之資，果然所料不差，我和南明老人，曾與陶公至友，司空也是舊識，陳賢姪往求符令符，多日無信，忽與你二人同來，難道南明老人不念舊惡，惟恐老刺蝟難弄，借符之外，

還命二位賢姪來此相助麼，陳黑二人隨把來意說出，虞幹恍然道，我原料南明老人未必肯管閑事呢，果然還有許多周折，陳賢姪一片爲友血誠，居然感得侯四弟，與二位賢姪仗義相助，不特人可要出，還免却林氏兄弟尋仇加害，可稱因禍得福，祝三兄日前已有事他去，人不在此，老刺蝟心感南明老人救命深恩，常時概嘆，彼此年老，南明老人又不出問世，金珠玉帛，非其所愛，祇恐此生，永無報恩之日，一想起就難過，祇要竹符取到，休說侯四兄轉借，無殊老人同意，便是偷來，他志在報恩盡心，也認牌不認人，當時必放，就和花家變臉，也非所計了，你們祇管前去，其實連我，也無須同往不過我和花家，已早變臉，北山講禮，我也在約之一，不去將來知道，反說老夫怕他，仍照侯四弟所說做去好了，於是便照預定方略行事，飯後陳業見有餘暇，借詞欲出，馬琨因虞幹，不大理睬，一則心煩無聊，又恐時久，黑江二人，因而輕視，也想隨往，虞幹看出陳業面有難色，知他往會一娘母女，作色道，那一次都因你誤的事，當日黃昏，便須起身，陳賢姪此去，乃是入山探聽虛實，何用多人，你不在此陪客，同伴作什，馬琨知虞幹對人和易，惟獨對己深惡痛絕，背後所聞，已多難堪，初次見面，又復如此，當着衆人，懷忿交集，還不敢現於詞色，祇得陪笑道，小姪祇當三弟去買款客果點呢，不去就是，虞幹也沒再理他，逕和黑江二人敘談，語多獎贊，馬琨又是一氣，暗罵老豬狗，勢利眼，無非人家師

父，名望大些，便這等拍捧，老錢和你，還是多年患難之交呢，我那麼找你，面都不見，還說許多壞話，今日我們請得人來，手有南明老人令符，想必成功，便狗顛屁股跑來湊現成，既倚老賣老，怎又見黑江兩個小孩，就低頭呢，真不要臉，此番把小錢救出，回家有了交待，便和娘說明，另投名師，學好本領，不把你們這些老小畜生全家殺死，出我這些日來惡氣，我不姓馬，由此馬琨，與虞幹也成了不解之仇不提，陳業由章家走出，便跑向北山口外溪頭，去見一娘母女，到時蔡家餛飩，剛賣完，所居僻在村後，甚是清靜，陳業四顧無人，飛奔入內阿婷正在堂屋趕麵，見陳業滿面風塵的跑回，起身笑迎道，你從那裏來，晒得這等紅臉，吃飯沒有，陳業笑道，前在蒲老世伯家養，每日總晒兩次太陽，這回又和怎馬兒，在南明做散工，每日田裏晒秋陽，晒成這張醜臉，連自照鏡子，都認不得了，阿婷嘆道，你爲朋友，真叫義氣，看神氣，那東西想必到手，南明老人，不是好惹，必是你誠心感動，假做不知，借你一用，未必是真能偷到手的吧，陳業道，偷那有如此容易，這祇能說是上天鑒憐，遇見好人罷了，娘呢，阿婷問故，一娘也自裏屋走出，陳業拜見之後，把前事一說，一娘母女大喜道，如此說來，不特人可救出，我們還添了好些能手相助，真是快事，你上次黃崗之行，做得，不好，這次足可將功折罪了，你那同伴小賊，可知細底麼，陳業道，我已怕上當，那裏還敢大意，今日特爲抽空來見阿娘和妹妹，一會便須趕回

去，和他們同去要人呢，一娘便叫阿婷做點你哥哥愛吃的東西，少時他吃了好走，阿婷口裏答應，祇不動身，陳業力說，才吃午飯不久，無須，一娘笑道，那麼你們談天，我做好了，你這那黑摩勒，我聽你祝三叔說過，他是司空老人師姪，定知我們來歷，祇沒想到人隱此地罷了，今晚事完，能背人引他來此最妙，否則我們的事，暫時不提也好，你初見他時，如說我母女在此，司空老人，必來看望無疑，這次北山惡鬥，他們必來，有一個丐仙，已夠老花婆受的，何況還有這些老少能手，這些人平時一個也訪問不着，想不到要來都來，如此容易，這還有什說的，說罷，含笑而去，陳業便和阿婷鼓鬪，一娘把點心做好，與陳業吃了，陳業要走，阿婷說時候還早，這時正賣餛飩，外面人多，你出去萬一有花家的人看見，豈非不好，何如幫我在屋裏，忙完再走，虞世叔知你在此，到時自會走來，就晚了，他迎得上，還省得多此往返，陳業也戀着阿婷，便即應了，正在屋內說笑得高興，忽聽一娘道，兩位小官人，想必不知我們這裏規矩，既是遠來，請到裏面吃吧，我這生意，是按先來後到，不能破例的，二人暗忖，阿娘此時怎會領吃客進門，隔門偷眼一看，正是黑江二人，陳業大喜，忙和阿婷說了一娘領進黑江二人，取了包好的餛飩走去，陳業偷覷門外，無人留意，便拉黑江二人，同往裏屋落坐，又代阿婷引見，阿婷便到門外，取了兩碗餛飩進來待客，陳業一問來意，才說自他走後，虞幹最善相法，因見馬琨，

力向二人套交情，知兩小兄弟，是正路聰明，如和馬琨訂交，遲早受累，想把話說在頭裏，暗中示意章煥，將馬琨支走，把他劣跡，一一告知，二人俱是嫉惡如仇性情，聞言好生厭惡，對於陳業，益發生了好感，因久不歸，便問何往，虞章三人，知北山發難在即，一娘母女，已快出面，黑江二人，俱是同氣，不會洩漏，便即說了，二人一聽，驚喜交集，便要往尋陳業，就便拜訪一娘，以備歸時，告知曉星，虞幹攔勸不聽，話已說出，祇得囑咐二人，去時裝作城裏去的吃客，不可顯露形跡，少時便由蔡家動身，在北山口內，約地會齊，同往花家索人，率性連馬琨撇下，不令同往，二人應了，立即起來，一娘何等機智，又早聽陳業說過二人形相，見面略為問答，便引入內，阿婷聞言，笑對陳業道，我說如何，不然還跑空了呢，說罷，便商量預備晚飯，黃昏時吃了好走，黑摩勒攔道，今晚虞家備酒相請，走時太早，不餓，同時人多，來此恐被花家生疑，這餛飩好極，從未吃過，我們每人多吃兩碗，比吃飯還好呢，阿婷知是實話，笑道，這真不成敬意，那麼率性等門外人散了再吃吧，黑江二人，見阿婷秀美雋爽，談起武功，也頗有根底，甚是投機，又談片刻，一娘把生意做完，備好家常肴點，然後進屋相見，請往食用，二人也不作客套，同往外屋吃了，吃完夕陽在山，天近黃昏，黑摩勒恐虞幹先往久候，催走，一娘便令歸告司空老人，暇中來此一晤，黑摩勒應了，當下辭別起身，行抵山口，天已遲暮，陳業知道山口內

外居民，好些俱是花家眼線，一路掩飾前行，陳業舊地重遊，又經阿婷指點，人更謹細，黑江二人，俱是小孩，暮色昏黃，人家多忙於炊食，就遇一二人，也未怎注目，混進山口，到了無人之處，一同放步，往所約地點飛駛，虞幹已然在彼相待，也是剛到不久，老少四人，會合前行，直到花家村外峽谷中間，虞幹覓地藏伏，以爲接應，三人依舊前駛，眼看出谷，快到花家村口，忽見左側危崖上，有一盞紅燈，晃了兩晃後隱去，三人知是崖上瞭望人的信號燈，仍作未見，正走間，路側倏地閃出二壯漢，高喝來客何事，陳業忙照預定，搶前躬手答道，我們三人現有要事見查洪老前輩，煩勞通報一聲，兩壯漢聞言，好似有些詫異，一個將手中火摺晃燃，朝三人略爲端詳，也不再問姓名，便道請隨我來，當先引路而去，三人隨在後面，走不多遠，出了峽谷，到了村內，陳業暗中偷覷，表面仍和上次情景差不許多，祇迎面廣場中，聚着幾十人，正在搭台，添置長凳桌椅之類，到處都有燈火照耀，這時引路人，已有一個，往當中大門內，如飛跑去，三人還未走到，便見一個鬚髮如蝟的高大老頭，緩步走出，老遠便喝問是誰尋我，偏在此時惹厭，如不對路，我不把他撕成兩半才怪，黑摩勒聞言，便知金眼神蜩查洪，心中不忿，應道一聲是我，聲隨人到，相隔七八丈外，憑空一縱，便落在查洪面前，查洪正說話間，瞥見一條黑影，隨聲飛墮，也頗驚奇，疑是來了仇家，以爲善者不來，來者不善，不禁身子往後微縮，暗中戒

備，定睛一看，乃是一個瘦小孩，有些內愧，大怒道，小輩素不相識，敢來尋我，黑摩勒還未及答話，陳業惟恐債事，早拉了江明，相繼趕到，搶口說道，老前輩休要動怒，我們現奉南明老人之命來此，並有竹令符爲證，隨說隨道，黑哥哥千萬可憐小弟，把令符取出不要鬧吧，黑摩勒本不憤氣查洪狂傲，繼一想現有令符在手，查洪必定相讓，有什意思，且等過日再說，便將令符取出，交與陳業，冷笑道，世上高人，我也會過幾個，似此狂傲，倚老賣老的，還是初見，我懶得同他說話，事完我再尋他好了，說罷，叉手而立，查洪將竹牌接過，立即轉怒爲喜，黑摩勒出言無狀，竟如未聞，也不再往下說，便令先行引路人，告知裏面，說我借酒一席，款待來客，一面對三人道，小朋友不要見怪，祇老恩人派來，什事都行，你們便罵我，也不計較，請到裏面，飲酒詳談吧，黑摩勒還要想說，我們奉命辦事，事完卽行，不來攪你，因陳業已然恭身應謝，江明又在暗扯衣襟示意，祇得罷了，當下三人，隨着查洪，同進二門，往右一拐，便到一間廠廳以內，花家下人，便忙着陳列筵席，查洪原認得陳業，知爲錢復而來，進門落坐，便問你們除了要走錢復，老恩人還有別的吩咐，陳業答說，老人祇此一事，並無他言，查洪哈哈笑道，想我查洪，輕易不肯受了恩惠，不料還是免不掉，偏這兩位恩人，像莫老恩人，我雖沒直接報恩，總算還盡過一點人心，獨於南明老人，我不是他，早已身敗名裂，死不要緊，人却是丟不起的我受

他恩最重，偏沒一個報法，最難受死，他祇一位令郎，已爲賊禿大門所害，兩孫又小，我這年紀，如何等得，今天的事，雖不能說盡心，但我這老怪物，最是倔強，况我已賭過咒，不是老錢自來，叩頭服罪，當衆責子，決不輕放，除了老恩人，誰還能要得了去，你三人既能要來令牌，必和老恩人，有點瓜葛，適才怪我粗心，萬沒料到，老恩人會有人來，以致將這小朋友得罪，休看你挖苦我，似你這大胆子，和那身功夫，真不愧南明老人所差，連陳小朋友都算上，有今夜這一局，以後祇要和我遇上，無論什事，祇肯說出，我老頭子，決無推諉，來來來，酒已擺上，三位小朋友，快請入坐，一會小錢也來，吃完我自送你們出山好了，黑摩勒見查洪豪爽信義，感恩情切，誠表形外，不禁去了厭惡之想，落坐後笑道，查老先生，這等行逕，令人可佩，祇是我黑摩勒，年紀雖輕，說話算數，異日少不得，還要請求指教一回呢，查洪聞言，定睛喜視道，你就是現在傳說的黑摩勒麼，難怪有此氣慨呢，我老頭子，立誓不與老恩人的親友做對，適才怪我不好，罰酒三大杯，認輸如何，黑摩勒聞言，反覺沒趣，心中佩服，不便再往下說，正要設辭掩飾，忽一小童跑進，朝查洪附耳說了幾句，查洪立即暴怒，當時金睛怒凸，直射異光，滿頭銀髮銀鬚，根根倒豎，銀箭也似，厲聲喝道，他敢，將中手巨杯，往桌上一頓，便自離席走去，到了門口，似又想起有客在坐，重改笑容，回顧道，三位小朋友自飲，我暫失陪，一會就到，說

罷走去，滿頭臉的白鬚白髮，也自放倒，起落之間，真和刺蝟一般，三人看出查洪，動了真火，料是去放錢復，有人作梗，故而大怒，再看那隻酒杯，已然連底大半隻，嵌入桌面，表面完好，實已碎裂，因酒濺淋漓，杯又碎裂，知是激怒所致，並非有心對客炫能，俱覺此老，熱腸血性，迥勝常人，便這手底功夫，也是上乘難地步，怪多年盛名，好生贊嘆，陳業料那作梗的，必是錢家對頭，林氏兄弟，雖知查洪，是花家上客，能夠力排衆議，身在虎穴，人未出險，終拿不定，嘴裏隨聲附和，心中非常的着急，正在盤算對付，忽見查洪，帶了錢復，一同走進，陳業見錢復，半年多不見，人已憔悴異常，祇氣慨還能振作，不禁心中一酸，當着外人，不便垂淚，忙趕過去，拉手說道，我蒙黑江二兄相助，來接二哥回去，又承查老前輩相諒，一會就走了，錢復新自花園走出，知道花家，尙有不少仇敵，即便當時脫身，後患也自無窮，父親又未回來，更恐因己一走，這些仇敵，跟踪前往，自己不說，還要害及乃母，比起獨寄虎窟，還要凶險得多，心中憂疑，向黑江二人禮謝之後，故意冷笑道，這都是我年幼無能，學藝不精，受了欺侮，此番出去，決計連家都不同，便往尋師訪友，不報此仇，誓不爲人，查洪笑道，好好，這都由你，今晚且先吃我杯酒去，陳業見錢復，怒容滿面，恐他久困煩燥，把話說錯，難於轉圜，忙接口低語道，二哥，伯母正在倚閭相望，怎說這話，我們因知查老前輩，必重南明老人情面，但是這

裏，難免還有仇家，爲此與黑江二兄同來，沿途並有高人接應，決無妨害，查洪怒道，我放的人，那一個敢攔，你們雖有防備，但我須略盡主人之道，酒飯之後，我親自送行斷後，決不容人攔阻，也不許人暗中跟隨，假如你們雙方各不服氣，等我將人送上了路，事後誰尋誰爲仇，沒我相干，反正事既由我而起，便由我收，不能由我身上給小錢生事，冤有頭，債有主，既然記仇，有本領的，怎不自去尋他，要想乘人家大人不在，以大壓小，以強欺弱，還想在我，老查手裏，檢現成，直是不要面皮，在那做夢呢，邊說邊勸衆人飲酒，黑摩勒暗忖，這老頭實在不錯，適已說過大話，就不和他相鬥，也該顯點顏色他看，祇陳錢二人，本領不濟，久聞花家勢盛，能手衆多，萬一動手時，照顧不到，因我債事，不特臉上無光，弄巧多生枝節，白費心力，難得此老，能把人情賣到底，錢復此去，已無妨害，樂得借此，和江明試試身手，便笑對查洪道，查老先生，快人快語，真個英雄行逕，不是鼠竊狗偷之輩，此番我奉師叔之命來此，原知你老必重情面，交人自無庸說，但聞這裏，現有錢家仇人，知道老的不在，小的在此，正好拿他出氣，如聽放掉，必不甘休，當時攔阻不成，必要隨後跟去，暗下毒手，殺害人家，眷屬老小，這等無恥行爲，本非人類，不去管他，我們救人救徹，他有爪牙，我有手脚，怕他何來，所以特命明弟和我，保護同行，原定你老放人，便領盛情，現下任有千軍萬馬，自有我們對付，適聽你老

如此仗義，這般鼠輩，自不敢再強，可是那麼一來，顯得我弟兄因人成事，太沒出息了，倘使你老這次祇將人放出，不加護送，難道我們遇見追兵，就束手待斃，任人宰割不成，錢兄念母心切，急如星火，自然到家越早越好，老先生既有盛意，不便堅辭，就煩相送出山，那追的人，也不必去攔他，自有我小弟兄二人打發，他有本領的，不妨將我二人留下，你看如何，查洪早聽人說過黑摩勒的英名，聞言笑道，黑老弟，我知道你的心意，你這脾氣，直似我小時行逕，小小年紀，能到這樣，不枉享名，江小兄弟，我不知來歷，料也不是平常，這裏能手甚多，俱能重我情面，又與老錢，無什過節，那記仇追你們的，共是三人，一個是下江黑門中的鼠輩，你如定要斷後也可，就便我看看你的本事，黑摩勒喜道，既然如此，我等來時，已然吃飽，錢兄歸心似箭，這酒飯他也吃不下去，盛意心領，改日得便，我再陪你老痛飲，就此告辭起身如何，陳業本覺花家，不是善地，虎口之內，仇敵環伺，雖有查洪袒護，但是此老脾氣古怪，說話傷人，時候久了，保不生事，如與仇敵說翻，動起手來，即便能走，終費手脚，夜長夢多，越早離開越好，巴不得黑摩勒，如此說法，也隨聲附和，極口辭謝，話甚謙恭，查洪知他怕事胆小，笑道，我地主之誼，已然提到，既然你們不願久留，就走也好，不過黑老弟這人，我早就想見，難得相會，行逕爲人，又最投我脾胃，實在難得，沒談幾句就分手，未免可惜，來來來，且乾上兩杯再

走，黑摩勒原是好量，便和查洪謝飲，各乾了三大杯，查洪越發高興道，黑老弟，你這人太爽快了，我很想和你交個朋友，三日後，你再單人來，我和你痛飲兩天，便是老朋友花四姑的壽日，你願見她更好，不願，這裏還有一場熱鬧，看完再走如何，黑摩勒見他不甚和江明說話，便答道，這是我的結拜兄弟江明，他師父是黃山蕭隱君，想必你也知道，這裏熱鬧，早聽我新拜的師父，七指神偷葛鷹說過，到日主人不請，也來見識，況有你老下交，期前必來就是，查洪聞言，驚道，想不到你還是老葛的門下麼，十年前，我會與他相遇，他真把我氣苦了，後來成了朋友，他酒量真好，我都勝他不過，到日他能來此麼，黑摩勒道，那我不知道，我和明弟必來，可未受人約請，祇看熱鬧，到時也許手癢，逢場作戲，但決不會幫主人一面，我到你這裏作客，到時萬一和你朋友相打，你不難看麼，查洪笑道，你年紀雖輕，真個老辣，常言道得好，橋歸橋，路歸路，你是我的客，與房主無干，祇管先來好了，這位江小兄弟，原來竟是陶老先生門下，怪不得你們都有這大膽子，果然仙鶴羣裏，找不出癩母鷄來，我見他說話小心，還當小錢小陳朋友，你如不說，還真失敬了呢，江小兄弟，你我對乾一杯，算陪不是，說罷，又斟滿一大杯，一吸而盡，江明祇得陪他乾了，陳業側耳細聽，門外似有人往來走動，爭論勸阻之聲，心料查洪，怪僻孤傲，說話永不得人，林氏弟兄，吃他當面嘲弄，硬將錢復帶出，面子上太已難堪，必不甘休，見

查洪已然站起，又和黑摩勒，說之不已，心中焦急，沒奈何對黑摩勒道，天已不早，恐他們久候不耐，還是走吧，查洪先在主家席上，已有了幾分酒意，及見南明老人令符，心中一喜，又和黑摩勒，一見投緣，前後又連飲了十幾大杯急酒，花園帶人時，林氏弟兄，聞信出阻，兩下爭論，幾乎動武，氣把酒一撞，更添醉意，與黑摩勒越說越投緣，高興頭上，見陳業打岔，正要聲斥，黑摩勒看出陳錢二人，滿面憂急，江明也在示意催走，知道此老已醉，再說永無完時，搶口答道，就是這樣，過日再來赴約，有話我們走到路上說好了，查洪方始住口，令黑江二人前行，錢陳二人居中，自己斷後，緊隨同行，並囑路上如有阻攔，由他上前發付，黑摩勒道，你不是祇管送人出山麼，查洪道，出了村口峽谷，再行由你，在谷以內，我總算是主人，那能叫來客費事，說時，已然轉向中門，陳業見外面往來人衆，各佩兵刃，擦身而過，神情甚是匆迫，迥非初入門時安靜景象，料有事故，見這老少二人前呼後應，目中無人，隨口說話，暗捏一把冷汗，忍不住悄悄向前去，拍了黑摩勒一下，黑摩勒回顧，見他憂急之狀，心中好笑，便也不再多口，一同出了花家大門，越過門前廣場，俱都無人攔阻，錢陳二人，方在暗幸，忽聽身後查洪怒喝道，此事我早說過，不懂得圓什面子，和你娘說，他如念我是老朋友，不要管這閒賬，二人聞聲驚顧，正是苗秀，諾諾連聲，飛步回頭，往大門內奔去，黑江二人，頭也未回，仍自前行，跟着走

向出村峽谷，行快一半。黑江二人在前，忽聽身後一陣劈風之聲，向頭上飛過，相隔却頗高遠，疑心身後查洪和人動手，方欲回看，跟着便聽叮叮之聲，打向前側山石上面，隨又聽查洪在後怒喝，掌聲呼呼，近側山崖石地之間，叮噹連響，知有敵人隱伏崖上，用鏢弩等暗器，冷箭傷人，不由大怒，抬頭一看，右側懸崖上，已現出一個身着黑衣，身材瘦小的敵人，雙手暗器，朝着錢陳二人，一路亂打，查洪也不伸手去接，逕用劈空掌法，斜擋上去，掌擊到處，所有暗器，全都打歪，凌空自往斜刺裏墜落，撞在崖石地上，石火星飛，叮噹連響，查洪已是怒極，大罵無恥鼠輩，有本領的下來，與我見個高下，對方暗器甚多，有好幾樣中間還雜着一些石塊，一任查洪喝罵，祇將暗器亂發，不則一聲，所立之處，危崖如削，離地二三十丈，居高臨下，又是雙手道發，查洪其勢不能捨衆上去，枉自暴跳，滿頭鬚髮，倒立如蟬，兀自奈何那人不得，正令陳錢二人，挨近身側，準備仍用劈空掌，憑空遙禦，防護着衝將過去，黑江二人，已然見狀大怒，因見那人立處，地居全谷最仄之處，崖頂似甚平坦，隱現由心，又以沿崖追逐，隨心下擊，下面的人，却不能用暗器打他，極其優勝，互相一打手式，黑摩勒便喊道，查老先生，你護他們，隨後來吧，這等藏頭縮頸的小烏龜，仗着地勢，對人暗算，太不要臉，如被打中，一世做人不來，我們要先走了，說罷，各把身子往崖脚山石下一貼，那黑衣人報仇心切，認定陳錢二人亂打，先

頗自恃，所練暗器，百發百中，查洪雖連傷害，打這兩個無能之輩，一任查洪怎麼善於接收，居高臨下，雙手連發，也緩不過手來，勢無不中之理，事後查洪祇管不依，但是適才得報，早有深心。查洪和林氏弟兄爭論時，隱身一旁，並未上前，查洪所說，儘可推作未聞，至多當衆陪話，大仇已報，又有許多朋友在場，料也無可奈何，誰知查洪久經大敵，比他還精，一進谷口，便在逐步留心，一見暗器飛落，料定來人是誰，不用手接，祇用劈空掌，向上遙擊，枉自鏢弩橫飛如雨，全被老遠劈落，眼看全身暗器，用去多半，仇人衣服，也未沾上，祇得隨手拾些石塊，夾雜亂打，正在發急，忽聽前行兩小孩，出聲叫罵，越發有氣，他本不知黑江二人來歷，因聽南明老人所差，又見年幼身小，當是老人所用小童，本意不願傷害，及聞罵聲，隨手兩石塊，打將下去，人已沒入黑影之中，祇查洪恃強，仍自居中護送，不向崖脚閃躲，滿擬兩小孩，必須崖脚外跑，連擊兩石未中，不能兼顧，祇得任之，他這裏全神貫注下面，伺隙而動，沿着崖頂，連暗器帶石塊，且進且打，下面黑江二人，早讓過查洪等三人貼崖往後溜去，後退約十餘丈，打個手式，各運輕功，手足並用，援崖直上，一會上到崖頂，前望敵人，祇得一個，相隔不過二十多丈，正用石塊往下打得起勁，二人接連幾縱，便到那人身後，按照預計，一個往左，一個往右，黑摩勒首先戴上人皮面具，咕的一聲鬼叫，那人做夢也未想到，這高危崖，兩小竟會援將上來。

如非黑摩勒想擒活口，隨便一擊，便自墜崖而死了，那人聞聲失驚，方一回顧，右側江明，已如飛趕到，一指點向啞穴，當時擒往，黑摩勒便朝下喚道，查老先生，這黑烏龜已捉住了，崖太高，沒有繩子縋他，你接得住，我便丟下，不然弄死也好，查洪雖料黑江二人，必有舉動，因要防護陳錢二人，無暇回望，也沒想到這快，就會將人擒住，好生稱贊，忙答崖上附近，也許有人，快丟下來吧，黑江二人，應得聲好，先是一條黑影拋落，查洪縱身一躍十來丈，剛剛迎上，接到手裏，黑江二人，已自疾如飛鳥，凌空飛墮，恰與查洪同時落地，查洪見狀驚喜道，無怪你們胆大，果有這樣本領，這廝雖是可惡，看在主人分上，且留在這裏，等我送客回來，見了主人，再行發落吧，黑摩勒笑道，客隨主使，這個由你，不過我江家老弟，所點的穴，是蕭隱君本門傳授，另有一工，外人恐不好解呢，查洪道，你小看我了，這軒轅百十八解，我還記得，不要說了，這廝一來，前途必還有人，快些走吧，說罷，逕把那放暗器的敵人，放立大路中間，重又上路，黑摩勒道聲失陪，含笑隨衆向前馳去，剛出谷口，便見對面林內，閃出兩個手持長劍的老頭，手指查洪，發話道，老查，我讓你送小畜生出谷，已給你留下報恩情分了，我也決不傷他，祇留下小畜生作押頭，等錢應泰老賊回來，自作交代，本來等你將人送出山去，我弟兄二人，一樣也能將小畜生尋到，祇爲有人對我們說，今晚來人中，有一乳毛未乾鼠輩，口發狂言，要與我

們，見個高下，再者你適才說的那些話，太看不起人。如若任你，將人送走，再去尋捉，我們面子，也太難看了，我們讓你，也有步數，故來此地相候，如念大家交情，人已交出，並已送出谷口，心已盡到，就此罷手，免傷和氣，說時，查洪早已鬚髮蜷立，眼裏似要冒出火來，幾次想要怒聲喝罵，俱吃黑摩勒，含笑阻住，聽到末幾句，實忍不住怒火，不俟話完，劈面怒啐道，不要臉的老賊，老祖宗不屑與你廢話，快滾過來送死，說罷，縱身便要上前，林氏兄弟，雖有助手，暗藏身後，祇等查洪出語傷衆時，現身變臉理論，心終懼怕查洪氣功，急忙往旁一閃，一面暗中戒備，一面喝道，姓查的，不要倚老賣老，隨口胡噴，真要變臉成仇，等我們把話說完，動手不遲，說時，黑摩勒已將查洪，強行擋住道，難爲你，偌大年紀，說話還不算數麼你不說，橋歸橋路歸路麼。我們怎約定的，你自送他兩個出山，由我弟兄斷後，包你有趣，這也值吹鬚子麼，是好的，這兩隻老狗，又不離開花家，他如沒打短命，你回來再尋他算賬，不是一樣，查洪雖在怒極之下，因知二林既敢出面，還是適在花家，言語激烈，傷了別人，約有幫手回來，花家所約的人，除了廣潮兩幫，身居客體，不會和己爲敵，下餘主要人，俱在明後日，才能到達，目前這般人，並無一個能勝自己，但是二林如非人多，也決不敢有此舉動，一恐負了南明老人之託，二則生平言諾必踐，不能反悔，適見黑江二人，身手實是不凡，估量能夠應付一節，與其在此相

持，轉不如依照前言，分途行事，將人卽速送向山外，再行趕回，黑江二人能勝更妙，如若寡不敵，再來助他，也不爲晚，念頭一轉，哈哈笑道，小兄弟，定要這樣，我就送人出山，由你對付這兩老猪狗好了，黑摩勒聞言，立時縱向前去，笑嘻嘻對林氏兄弟道，你們聽見麼，我叫黑摩勒，他是我兄弟江明，你如有什靠山，祇管出來，把我二人擒住，走的人自會回來受綁，用不着鬼頭鬼腦，繞路到前面去攔他，再說要攔，也是白攔，如連我兩個，都打不贏，別的更不容說了，說時查洪猶笑一聲，帶了錢陳二人，道聲停歇再和你們算賬，如飛往山外走去，二林中林飛彪，心急性暴，大喝老賊慢走，身剛往前一縱，江明早一縱身，攔住去路道，我兩弟兄，也非無能之輩，有本領的，拿我們做押頭，不也一樣麼，林內兩人，原是新到，不知細底，一則不料查洪會走，再聽黑摩勒，那麼，叫陣，知道這兩小孩，非比尋常，不勝自然好笑，勝了事更不了，因與林氏兄弟，有點交情，又吃一陣明勸暗激，才允相助，本非心願，二人又都好強，暗忖查洪，未說錯話，無因可借，這兩小孩，口齒伶俐，如照年紀名望，林氏兄弟，和他交手，已覺不合，再出去兩打一，傳說出去，勝了都是笑話，如將他身後諸人引出，樹下強敵，更是不值，意欲靜以觀變，相機而作，二林見查洪已走，所約幫手，不出攔阻，又急又憤，偏生兩個小敵人，又都攔路譏罵，口出不遜，不由心頭火起，黑摩勒嘻皮笑臉，對林飛虎點手道，老東西，要動手就

動手，那有這許多囉嗦，林飛虎隨朝林內怒喝，方蘇二兄，請追老鬼，我來捉這小鬼，說時，手方一揚，黑摩勒腳點處，一縱十餘丈，到了江明身側，落地喊道，明弟，還有賊在樹林裏，做縮頭烏龜，這裏是路口，留神他們溜過去，吃老查笑話，你去對付那老賊，
個嘴邊無毛的，交我好了，林飛虎見黑摩勒，忽然往側縱退，身法那麼輕捷，心方驚奇，聞言才知黑摩勒，想將去路擋住，那地方一邊危崖刺天，一邊絕壑無地，除正對谷口，一片樹林平地外，祇當中丈許寬的山路，雖往前山必由之道，但自己已是成名多年的人物，方蘇二人，更是個中能手，這兩小孩，竟沒放在眼裏，今晚如真被他攔住，傳說出去，豈非笑話，又見黑摩勒，生得那麼瘦小枯乾，不禁又好氣，又好笑，怒喝無知小賊，正要追上，這時江明，已和林飛彪動上手，聽黑摩勒一說，應道依你，便捨敵人，朝前縱去，林飛虎祇知黑摩勒，近在江湖上，異軍突起，對江明未怎留意，剛將縱起，去追黑摩勒，脚才離地，猛覺月光底下，一條小黑影，弩箭脫弦般，迎面撞來，不由大驚，兩下勢子都是迅疾非常，身又懸空，變招換勢，均來不及，自恃武功，更不躲閃，百忙中運足氣功，雙掌運力，順水推舟，朝前一擋，喝聲道着，方以爲對方一個小孩，休說被雙掌打中，就這一下硬撞，不死也必重傷，說時遲，那時快，眼看雙掌，快要打上，猛覺小孩頭往下一低，雙掌同時打空，方覺不妙，噹的一聲，胸腹間已被小孩的頭撞上，直似着了一下千斤鐵

鏗，當時眼花口鹹，兩太陽直冒金星，頭重脚輕，身子凌空，往前一撲，奇痛昏眩中，還在妄想用殺手，順勢將敵人雙足打折，敵人已在上面，擦身飛過，兩條小鐵腿，一曲一伸之際，借勢又在林飛虎前膀骨間，踹了兩脚，雖因去勢已成強弩之末，無什力量，一樣也是難禁，身不由己，直竄出去三丈遠近，才行墮落，雖在重傷之後，因恐跌撲地上，更是丟人，勉強提着氣，將身一個翻折，仍用原式縱落，身在空中，以爲一時疎忽，誤中暗算，雖覺受傷、輕，爲了半世英名，還想強打精神，遮遮體面，落地便尋敵人，將他碎尸萬段，以洩忿恨，創鉅痛深，神志已亂，竟忘了內腑受傷，用不得力，當時祇顧體面，未計利害，這一落地，便覺頭昏眼花，手軟筋麻，胸頭作惡，口裏發鹹，哇的噴出滿口鮮血，立時天旋地轉，再也立脚不住，想起前情，不由急怒攻心，狂吼一聲，鮮血似泉湧般噴出，就此暈死過去，原來江明，從小便在黃山苦練，深得師門真傳，尤其練就一雙神眼，敏銳異常，所習百禽身法，尤其無窮變化，人又持重慮後，不似黑摩勒輕率，自覺身在虎穴龍潭不可絲毫大意，貽羞師門，雖隨黑摩勒行動，一言不發，心中常自戒懼，林氏弟兄出面，知道敵不止此，暗忖敵衆我寡，上來如不倒倒兩個，少時即能脫身，也是丟人，再和林飛彪動手，便知不是易與，越發小心，和黑摩勒一換，正想給敵人一個下馬威，一眼瞥見林飛虎，待要縱身追來，正和心意，忙把兵器腰間一圍，覷準敵人發脚，縱

身迎上。林飛虎那知他是黃山蕭隱君愛徒，習百禽身法，變化無方，妄想以硬功取勝，致有此失。如非武功精純，就這一下，當時便斃命了。江明心善，落地回顧，敵人落地便倒，又覺於心不忍，忙卽縱回。朝林飛彪喝道，你那同伴弟兄，起意不良，害人反害己，身受內傷甚重，我懷裏帶有傷藥，你還不看看去，黑哥哥他們也打我們不過，沒人再出來，我們也走吧。林飛彪瞥見乃兄倒地，知道受傷不輕，手足情長，又恐敵人乘機趕來傷害，無如身被黑摩勒絆住，休想走脫，正在又痛又急，聞言祇當仇敵有心說便宜話，方欲切齒喝罵，黑摩勒已接口道：我們照例不打死狗，那老頭想是你哥哥，快去看吧，如要藥時，我這兄弟，帶有蕭隱君自配靈藥，給你一塊也行，說罷，身剛往側一縱，出了圈外，那林中隱伏的方蘇二人，聽黑摩勒攔路喝罵，心中有氣，本要出來，將林氏弟兄喚下，給黑摩勒一點利害，忽見林飛虎受傷倒地，林飛彪也非黑摩勒對手，越覺面子難堪，心中有氣，剛奔出，正聽尾句，心內一驚，忙喝你二人誰是陶老前輩門下，林飛彪不料敵人鬆手，救兄情切，不顧答言，已向林飛虎身前跑去，黑摩勒明見林中二人奔出，身法絕快，知是勁敵，表面故作未見，暗中準備迎敵，出語譏嘲，未及開口，來人已先發話，江明最敬師執一聽方蘇二人，口稱陶老前輩，知非外人，恐黑摩勒說話難聽，忙迎上前去道，祇我江明便是，二位貴姓，方蘇二人，定睛朝江明，細看了看，同失驚道，原來是你，十年不

見，竟有這等本領，可佩服了，我二人名叫方倬，蘇振春，當年曾在始信峯見過，那時老弟還小得很呢，這次花家的事，陶老前輩，也要來麼，江明也想起二人來歷，隨口答道，我們受人之託，來此祇爲救人，

還珠樓主：大俠狄龍子	一	冊
還珠樓主：蜀山劍俠傳	五	十冊
還珠樓主：青城十九俠	二	十五冊
還珠樓主：蠻荒俠隱	五	冊
還珠樓主：雲海爭奇記	一	冊
還珠樓主：邊塞英雄譜	一	冊
還珠樓主：冷魂峪	二	冊
還珠樓主：峨嵋七矮	三	冊
還珠樓主：柳湖俠隱	六	冊
還珠樓主：武當異人傳	一	冊
還珠樓主：黑孩兒	三	冊
還珠樓主：青門十四俠	三	冊
還珠樓主：虎爪山王	一	冊
還珠樓主：俠丐木尊者	一	冊

正氣書局出版

民國三十七年九月放

武俠長篇 雲海爭奇記 第六集

基本定價金圓

著者 還珠樓主

出版者 正氣書局

發行者 正氣書局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電話：九三〇六三

電報掛號 國內五三〇〇六六 國外 CHENZHIBOO

特約發行地址

常州青年書局	蕪湖環球書局
廣州興華書局	天津正心書局
長沙興華書局	杭州武林書局
開封明善書局	漢口青黎書局
徐州新新書局	

紐約特約所 71 MOTT STREET, NEW YORK 13, N. Y.

KIN KWOK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版

翻印必究

定價

還珠樓主著

正氣書局印行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版權所有

109/8-30